名著名译

# 少年维特的烦恼 赫尔曼和多罗泰

〔德〕歌德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歌德文集

DUXIU.COM

6

I516.14
G259-3

郑州大学 *04010229470T*





# 少年维特的烦恼　亲和力

杨武能　等译

# 歌德文集

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G259-3

# 译　本　序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决定把《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与《亲和力》合成一集推出，想必不只是因为它们体裁相同，篇幅适当，而是还考虑到这两篇一样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同属歌德的重要作品之列，也即他自己所说的“一部巨大的自白”的精彩“片断”。的确，同时阅读《维特》和《亲和力》，把这两部在表面上颇为相似，事实上也存在渊源关系但又差异极多的杰作摆在一起来比较、研究和欣赏，会让我们有许多新的、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所谓帝国自由市法兰克福，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魏玛逝世。他在世的八十二年的漫长岁月，正值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持续不断的巨变，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渐渐败亡，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取得的胜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北美独立等一系列具有全欧和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还有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的重大发现及进步，歌德都要么是目击者，要么是参加者。然而十分遗憾，偏偏歌德出生和生活的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却在飞速前进的大时代中远远落在后边：封建势力顽固而强大，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名为帝国，实际上分裂成了数十乃至数百个小邦。恩格斯把当时的德国形象地比作“只不过是一个粪堆”，说那儿“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认为在德国历史上，“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

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而歌德，正是这可耻的时代和落后的国度产生的伟大文学的最杰出代表。

歌德出身富有的市民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教养和文学艺术熏陶，八岁时便写了第一首诗。十六岁以后在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上大学，受到赫尔德尔、斯宾诺莎等先进思想家的影响，成为七十年代初在德国掀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一七七五年以后他脱离这一运动，在小小的魏玛公国做了十年权臣。为了摆脱宫廷的羁绊，寻回他诗人的自我，歌德不辞而别，只身去意大利住了近两年。回魏玛后他不再做官，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研究。一八九四年，歌德与另一位德国大诗人兼剧作家席勒结下亲密友谊。两人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不仅使歌德的文学生涯迎来了继狂飙突进时期之后的第二个春天，而且造成了整个德国文学长达十年之久的辉煌灿烂的古典时期。一八〇五年，爱友席勒逝世，加之拿破仑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和随后出现在欧洲的反动复辟，使歌德的创作出现了二十年的相对沉寂。直到一八二四年，他的创作力才再度旺盛起来，终于在逝世前一年完成了自己最主要作品诗剧《浮士德》。

的确，主要是这部用八十年的人生体验和六十年的心智劳作熔铸成的不朽巨著，这部“德国人世俗的圣经”(海涅：《论浪漫派》)，为歌德赢得了世界文学史上继但丁和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崇高的地位。当然，除去《浮士德》，他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还完成了数以百计的杰出诗作和近十部剧本，以及两大卷同样成为传世佳作的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以及难以数计的自传、游记等等。然而使歌德一举成名，成为在欧洲家喻户晓的作家并且享誉终生的，仍是我们眼前这个集子里所收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不仅

如此，随着“维特热”之席卷欧洲，一向被人瞧不起的德国文学才令人刮目相看，第一次取得了与英法等富于文学传统的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

《维特》初版于一七七四年。与歌德的所有重要作品一样，它也是诗人自身的生活和思想的写照。具体讲，是一七七二年年轻的歌德在威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时的亲身经历，是他与天真美丽的少女夏绿蒂·布甫的不幸爱情，为小说提供了主要的素材和人物原型。而一位替贵族当秘书、遭遇与维特相似的朋友之死，则最终促使歌德提起了笔。关于《维特》的成书经过，歌德在晚年完成的自传《诗与真》第十三卷作了如下回忆：

“因苦恋朋友的妻子而自杀的耶路撒冷之死，从梦中撼醒了我。我不仅对他和我过去的遭遇进行思索，也分析眼下刚碰到的使我激动不安的类似事件，这一来，我正在写的作品便饱含着火热的情感，以致无从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起来，杜门谢客，集中心思，排除一切与此无关的杂念……我奋笔疾书，四个礼拜便完成了《维特》，而且事先并不曾写下全书的提纲或者内容的一部分……我像个梦游者似的，在差不多是不自觉的情况下写成了这本小册子……”

歌德还在晚年对他的秘书爱克曼讲，《维特》乃是他“用自己的心血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出自我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

读了歌德上边的自述，我们就不难明白他这部小说怎么能写得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它的主人公为什么一个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它为什么篇幅如此短小，内涵却异常丰富，异常耐人寻味，发人思索。

当然，并不能因此认为，《维特》只是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只是一部个人的恋爱悲剧。它孕育在市民之子青年歌德的头脑里，诞生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高潮中，因此很清晰地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印记。十九世纪的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正确地指出，它的价值在于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烦恼、憧憬和苦闷。这个时代，在欧洲正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而身处腐朽落后的德国却又软弱无力的市民青年，经受的烦恼和痛苦尤为深重和难以消除排解。所以在维特的多愁善感、愤世嫉俗、悲伤哭泣以至于愤而自杀的后边，实际上可以看到对于“感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渴求，可以听见反抗封建压迫的呼唤和呐喊。

谈及《维特》的思想内涵，历来中外学者包括笔者本人都特别强调它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这无疑是对的。不过，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便留下了不足和遗憾。因为，书中的主人显然还是一位敏锐而深刻的思想者。他对于自然、人生以及死亡的种种思考，他之以“自然”为检验一切的准绳，他视自杀为回归“自然”父亲的怀抱，都赋于了小说以丰富的哲学意义。这一点，既反映青年歌德所受斯宾诺莎自然哲学的影响，也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承袭卢梭“反归自然”学说并予以发扬实践紧密关联。

尽管内涵深刻丰富，时代精神强烈，《维特》这部小说却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惊心动魄的故事，写的多半只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以及主人公对这些现象和事件的观察、思考和心理反应。相较而言，《维特》更重在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抒写他的情感：或欢欣陶醉，或苦闷不满，或向往憧憬，或愤懑绝望。天才的作者为此恰到好处地选取了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小说这种样式，很好地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协调统一。此外书前再煞有介

事地冠以“编者”的引言，结尾添上一大段《编者致读者》，便把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变化有致。读着读着，我们仿佛就变成了收信者，变成了可怜的维特的朋友，眼前出现了他的音容笑貌，耳际听见了他的涕泣悲叹，思想感情不由得与他产生强烈的共鸣，心灵受到剧烈的震撼。除此而外，《维特》还诗意浓郁，被人们誉为一篇优美动人的“散文诗”。所有这些特点，使《维特》成为一件玲珑剔透、美不胜收的艺术品。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以爱情为题材的各类作品数不胜数，《维特》之能脱颖而出，之能在问世后的两百多年中于不同的国度掀起一阵阵“维特热”，倾倒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不朽的经典，原因就在于它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和相得益彰吧。

《亲和力》出版于一八〇九年，比《维特》晚三十五年。歌德也是在按捺不住的狂热和创作冲动中，仅仅用七周时间就写成了这部篇幅比《维特》多一倍的小说。写作的动因，同样是为了克服一场无望的爱情在诗人心中造成的巨大痛苦：一八〇七年冬天，年已五十八岁的歌德对十六岁的少女米娜·赫尔茨丽卜一见倾心，但自知年龄悬殊，好事难成，只得强忍伤痛不辞而别。而且，《亲和力》一问世，也和《维特》一样，在当时的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致书店门前“热闹拥挤”得“简直就跟灾荒年间的面包铺一样”。社会反响和评论同样莫衷一是，甚至各走极端，爱它者称之为“一件含义无穷的艺术杰作”，“只有歌德才能写出来”；卫道士们却骂它是“一部不道德的书”，“有伤风化”，等等。《亲和力》与《维特》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内容的丰富深刻也不亚于《维特》，但在后世所受的重视和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却

难以与之相比。

说《亲和力》的内涵深刻丰富，是我们同样可以从深浅不等的多层面上去理解它，对它作出从爱情小说到伦理小说以至于命运悲剧甚或其它更多的阐释和界定。笔者以为，仅仅说它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有失牵强肤浅；它事实上更多地探讨了人生的局限，表现了人——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人类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带有宿命色彩的命运悲剧。歌德用化学里的亲和力现象作为譬喻，书名也题作《亲和力》，就意在强调婚姻与爱情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悲剧无法避免和难以抗拒。尽管如此，作者所肯定和颂扬的却是如爱德华似的“无条件地在爱”的人，那种既藐视当时的婚姻制度也敢于抗拒命运的人——小说本身表现的褒贬爱憎，可以证明此言不虚。相反，有的学者说《亲和力》宣扬的是“节制”和“断念”，则似乎有失偏颇，缺少真正的依据。

年近六旬的歌德比起青年时代确实有所节制，但这节制只反映在《亲和力》的艺术表现中，即多了冷静的叙述描写和理性的思辨，少了维特似的激情澎湃和痛哭流涕。至于思想观念，应该说《亲和力》一点儿也不节制，倒是大大地超前于它的时代，超出于大多数德国读者的理解。它之不能如《维特》似的引发阵阵狂热，原因也在这里；只是到了现代，它才受到足够的重视。

歌德说过“至少要读三遍”，才能看清他藏在《亲和力》中的许多东西。这篇短短的序言实难说透它的方方面面。相信读者会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发现，只要您细心地阅读，并且利用这个集子提供的方便，把它与出于同一作者笔下的《维特》进行比较。这样作了，您不但会更好地认识歌德，您的阅读也将更加有趣。

杨武能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四川大学

# 少年维特的烦恼

杨武能译

关于可怜的维特的故事，凡是我能找到的，我都努力搜集起来，呈献在诸位面前了；我知道，诸位是会感谢我的。对于他的精神和性格，诸位定将产生钦慕与爱怜；对于他的命运，诸位都不免一洒自己的同情泪。

而你，正感受着与他同样烦恼的善良人呵，就从他的痛苦中汲取安慰，并让这本薄薄的小书做你的朋友吧，要是你由于命运的不济或自身的过错，已不可能有更知己的人的话。

# 目　次

少年维特的烦恼 …………………………………………………… 1
　第一编 …………………………………………………………… 1
　第二编 …………………………………………………………… 60
　编者致读者 ……………………………………………………… 99

亲和力 ……………………………………………………………… 137

# 第　一　编

##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我多高兴啊，我终于走了！好朋友，人心真不知是个什么东西！我离开了你，离开了自己相爱相亲、朝夕不舍的人，竟然会感到高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命运偏偏让我结识了另外几个人，不正是为了来扰乱我这颗心么？可怜的蕾奥诺莱！但我是没有错的。她妹妹的非凡魅力令我赏心悦目，却使她可怜的心中产生了痛苦，这难道怪得着我？然而——我就真的完全没有错吗？难道我不曾助长她的感情？难道当她自自然然地流露真情时，我不曾沾沾自喜，并和大家一起拿这原本不可笑的事情来取笑她么？难道我……？唉，这人啊真是一种惯会自怨自责的怪物！而我，亲爱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改弦更张，绝不再像已往那样，总把命运加给我们的一点儿痛苦拿来反复咀嚼回味；而要享乐眼前，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是的，好朋友，诚如你所说：人们要是不这么没完没了地运用想象力去唤起昔日痛苦的回忆——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把人造成这个样子——，而是多考虑考虑如何挨过眼前的话，人间的痛苦本来就会少一些的。

劳驾告诉我母亲，我将尽力料理好她那件事，并尽快回信给她。我已见过我姑妈了，发现她远非我们在家所讲的那么个刁婆子，而是一位热心快肠的夫人。我向她转达了我母亲对于扣下

一部分遗产未分的不满；她则对我说明了这样做的种种理由和原因，以及要在什么条件下，她才准备全部交出来，也就是说比我们要求的还多……简单讲，我现在还不想具体谈什么；请转告我母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在这件小小的事情上，好朋友，我再次发现误解与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比诡诈与恶意更多的过错。至少可以肯定，后两者要罕见一些。

再就是我在此间非常愉快。这个乐园一般的地方，它的岑寂正好是医治我这颗心的灵丹妙药；还有眼前的大好春光，它的温暖已充满我这颗常常寒栗的心。每一株树，每一排篱笆，都是繁花盛开；人真想变成一只金甲虫，到那馥郁的香海中去遨游一番，尽情地吸露吮蜜。

城市本身并不舒适，四郊的自然环境却说不出的美妙。也许这才打动了已故的M伯爵，把他的花园建在一座小丘上。类似的小丘在城外交错纵横，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丘与丘之间还构成一道道幽静宜人的峡谷。花园布局单纯，一进门便可感觉出绘制蓝图的并非某位高明的园艺家，而是一颗渴望独享幽寂的敏感的心。对于这座废园的故主人，我在那间业已破败的小亭中洒下了不少追怀的眼泪；这小亭子是他生前最爱待的地方，如今也成了我留连忘返的所在。不久我便会成为这花园的主人；没几天工夫看园人已对我产生好感，再说我搬进去也亏不了他。

## 五月十日

一种奇妙的欢愉充溢着我的整个灵魂，使它甜蜜得就像我所专心一意地享受着的那些春晨。这地方好似专为与我有同样心境的人创造的；我在此独自享受着生的乐趣。我真幸福啊，朋

友，我完全沉湎在对宁静生活的感受中，结果我的艺术便荒废了。眼下我无法作画，哪怕一笔也不成；但尽管如此，我现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配称一个伟大的画家。每当我周围的可爱峡谷霞气蒸腾，杲杲的太阳悬挂在林梢，将它的光芒这儿那儿地偷射进幽暗密林的圣地中来时，我便躺卧在飞泉侧畔的茂草里，紧贴地面观察那千百种小草，感觉到叶茎间有个扰攘的小小世界——这数不尽也说不清的形形色色的小虫子、小蛾子——离我的心更近了，于是我感受到按自身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上帝的存在，感受到将我们托付于永恒欢乐海洋之中的博爱天父的嘘息，我的朋友！随后，每当我的视野变得朦胧，周围的世界和整个天空都像我爱人的形象似地安息在我心中时，我便常常产生一种急切的向往：啊，要是我能把它再现出来，把这如此丰富、如此温暖地活在我心中的形象，如神仙似的呵口气吹到纸上，使其成为我灵魂的镜子，正如我的灵魂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镜子一样，这该有多好啊！——我的朋友！——然而我真去做时却会招致毁灭，我将在壮丽自然的威力底下命断魂销。

## 五月十二日

不知是附近一带有愚弄人的精灵呢，还是我自己异想天开，竟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如乐园中一般美好。就在城外不远有一口井，我真像人鱼美露西娜①和她的姊妹似地迷上了它。——下了一座小丘，来到一顶凉棚前，再走下二十步石阶，便可见大理石岩缝中涌出一泓清澈的泉水。那绕井而筑的矮墙，那浓荫匝

① 美露西娜是法国民间传说中的美人鱼。她的故事后来流传到德国，收进了民间故事书中。

地的大树，那井泉周围的清凉，这一切都有一股诱人的力量，令人怦然心悸。常有城里的姑娘们来打水，这是一种最平凡又最必要的工作，古时候连公主们也亲自做过的。每当我坐在那儿，古代宗法社会的情景便活现在我眼前，我仿佛看见老祖宗们全聚在井泉边，会友的会友，联姻的联姻；而在井泉四周的空中，却飞舞着无数善良的精灵。呵，谁若无此同感，谁就必定从不曾在夏日的长途跋涉后，把令人神怡气爽的清泉啜饮。

## 五月十三日

你问需不需要寄书给我？——好朋友，我求你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再拿它们来烦扰我吧。我不愿意再被指导，被鼓舞，被激励；我这颗心本身已够不平静的了。我需要的是催眠曲；而我的荷马①，就是一首很长很长的催眠曲。为了使自己沸腾的血液冷静下来，我常常轻声哼唱这支曲子；要知道你还不曾见过任何东西，像我这颗心似地反复无常，变化莫测哟，我的爱友！关于这点我对你毋须解释；你不是已无数次地见过我从忧郁一变而为喜悦，从感伤一变而为兴奋，因而担惊受怕过么？我自己也把我这颗心当作一个生病的孩子，对他有求必应呐。别把这话讲出去，传开了有人会骂我的。

## 五月十五日

本地的老乡们已经认识我，喜欢我，特别是那班孩子们。起

① 荷马相传为公元前八世纪前后的希腊盲诗人，他的作品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维特读的是后者。

初，我去接近他们，友好地向他们问这问那，他们中有几个还当我是拿他们开心，便想粗暴地打发我走。我并不气恼；相反只对一个我已多次发现的情况，有了切身的体会。就是某些稍有地位的人，总对老百姓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似乎一接近就会失去什么来着；同时又有一些轻薄仔和捣蛋鬼，跑来装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模样，骨子里却想叫穷百姓更好地尝尝他们那傲慢的滋味。

我清楚地知道，我与他们不是一样的人，也不可能是一样的人；但是，我认为谁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

最近我去井边，碰到了一个年轻使女，见她把自己的水瓮搁在最低的一级台阶上，正在那儿东瞅瞅，西望望，等着同伴来帮助她把水瓮顶到头上去。我走下台阶，望着她。

"要我帮助你吗，姑娘？"我问。

她顿时满脸通红。

"噢不，先生！"她道。

"别客气！"

她放正头上的垫环，我便帮她顶好水瓮。她道过谢，登上台阶去了。

## 五月十七日

我已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但能作伴的朋友却仍没交上一个。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们那么多人都喜欢我，愿意与我亲近；而惟其如此，我又为我们只能同走一小段路而感到难过。你要是问这儿的人怎么样，我只能回答：跟到处一

样！人类嘛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多数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忙忙碌碌，花去大部分时间；剩下一点点余暇却使他们犯起愁来，非想方设法打发掉不可。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啊！

此地的人倒挺善良！我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他们一起共享人类还保留下来的一些欢乐，或围坐在一桌丰盛的筵席前开怀畅饮，纵情谈笑，或及时举行一次郊游、一次舞会，等等这些，都对我的心境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只可惜偶尔我不免想起，我身上还有许多其它能力未能发挥，正在发霉衰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唉，一想到这一点，我的整个心就缩紧了。——可有什么办法！遭人误解，这便是我们这种人的命运。

可叹呵，我青年时代的女友已经死了！可叹呵，我曾与她相识！——我真想说："你是个傻瓜！你追求着在人世间找不到的东西。"可是，我确曾有过她，感到过她的心，她的伟大的灵魂；和她在一起，我自己仿佛也增加了价值，因为我成了我所能成为的最充实的人。仁慈的主呵！那时难道有我心灵中的任何一种能力不曾发挥么？我在她面前，不是能把我的心用以拥抱宇宙的奇异情感，整个儿抒发出来么？我与她的交往，不就是一幅不断用柔情、睿智、戏谑等等织成的锦缎么？这一切上面，全留下了天才的印记呀！可而今！——唉，她先我而生，也先我而去。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她，不会忘记她那坚定的意志，不会忘记她那非凡的耐性。

几天前，我见过一个叫V的青年，为人坦率，模样儿长得也挺俊。他刚从大学毕业，虽说还不以才子自居，却总以为比别人多几分学问。我从一些事情上感觉出，他人倒勤奋，一句话，也有相当知识吧。当他听说我会画画，还懂希腊文——这在此间可

算两大奇技——，便跑来找我，把他渊博的学识一古脑儿抖搂了出来，从巴托① 谈到伍德②，从德·俾勒③ 谈到温克尔曼④，并要我相信他已把苏尔泽⑤ 的理论的第一卷通读过一遍，他还收藏有一部海纳⑥ 研究古典文化的手稿呢。对他的话我未置一词。

我还结识了一位很不错的男子，是侯爵给本城任命的法官，为人忠厚坦诚。据说，谁要看见他和他的九个孩子在一块儿，谁都会打心眼儿里高兴；尤其对他的大女儿，人家更是赞不绝口。他已邀请我上他家去，我也打算尽早前往拜访。他住在侯爵的猎庄上，离城约一个半小时路程；自从妻子亡故以后，他住在城里和法院里都心头难受，便获准迁到猎庄去了。

此外，我还碰着几个怪人，一举一动都叫你受不了，尤其是他们的那股子亲热劲儿。

再谈吧！这封信你一定喜欢，它完完全全是纪实啊。

##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如梦，这是许多人早已有过的感受；而我呢，到哪里也

---

① 巴托（Abbe Charles Batteux，1713—1780），法国美学家，法国艺术哲学的奠基人。

② 伍德（Robert Wood，1716—1771），英国著名荷马研究家。

③ 德·俾勒（Roger de Piles，1635—1709），法国画家和美术理论家。

④ 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kel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古代艺术史家。

⑤ 苏尔泽（Johann Georg Sulzer，1720—1779），瑞士美学家。

⑥ 海纳（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古希腊文学研究家。

会生此同感。我常常看见人的创造力和洞察力都受到局限；我常常看见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这些需要除去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存，本身又毫无任何目的；临了儿，我还发现，人从某些探索结果中得到的自慰，其实只是一种梦幻者的怠惰，正如一个囚居斗室的人，把四面墙壁统统画上五彩缤纷的形象与光辉灿烂的景物一般——这一切，威廉哟，都令我哑口无言。我只好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发现一个世界！为此又更多地依靠预感与朦胧的渴望，而不依靠创造与活力。这一来，一切对于我的感官都是游移不定的；我也如在梦里似的，继续对着世界微笑。

大大小小的学究们一致断定，小孩儿是不知何所欲求的；岂只小孩儿，成人们还不是在地球上东奔西闯，同样不清楚自己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同样干起事来漫无目的，同样受着饼干、蛋糕和桦木鞭子的支配。这谁都不肯相信，但我想却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我知道你听了会说些什么，我乐于向你承认：我认为，那些能像小孩儿似地懵懵懂懂过日子的人，他们是最幸福的。他们也跟小孩儿一样拖着自己的洋娃娃四处跑，把它们的衣服脱掉又穿上，穿上又脱掉，不然就乖乖儿围着妈妈藏甜点心的抽屉转来转去；终于如愿以偿了，便满嘴满腮地大嚼起来，一边嚷嚷着：还要！还要！——这才是幸福的人啰。还有一种人，他们给自己的无聊勾当以至欲念想出种种漂亮称呼，美其名曰为人类造福的伟大事业；他们也是幸福的。——愿上帝赐福给这样的人吧！可是，谁要虚怀若谷，正视这一切将会有怎样的结果；谁要能看见每一个殷实市民如何循规蹈矩，善于将自己的小小花园变成天国，而不幸者也甘负重荷，继续气喘吁吁地行进在人生的道路上，并且人人同样渴望多见一分钟阳光——是的，谁能认

识到和看到这些，他也会心安理得，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并且为生而为人感到幸福。这样，他尽管处处受着限制，内心却永远怀着甜滋滋的自由感觉；因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离开这座监狱。

## 五月二十六日

你一向了解我这个人的居住习惯，只要有个安静角落，便可建所小屋住下来，其它条件概不讲究。在此地我也发现了这么个对我有吸引力的所在。

它离城约一小时路程，地名叫瓦尔海姆*，坐落在一个山岗旁，地势颇为有趣。沿岗子上的小路往村里走，整个山谷便尽收眼底。房东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殷勤豁达，她斟出葡萄酒、啤酒和咖啡来请我喝。但最令我满意的，是两株大菩提树，只见它们挺立在教堂前的小坝子上，枝叶扶疏，绿荫映罩，四周围着农家的住屋、仓房和场院。如此幽静、如此宜人的所在，实不易得，我便常常把房里的小桌儿和椅子搬到坝子上，在那儿饮我的咖啡，读我的荷马。头一次，在一个风和日暖的午后，我信步来到菩提树下，发现这地方异常幽静。其时人们全下地了；只有一个约莫四岁的小男孩，盘腿席地坐在坝子上，怀中还搂着个半岁光景的幼儿；他用自己的双腿和胸部，给自己的弟弟做成了一把安乐椅。他静悄悄地坐着，一对黑眼睛却活泼泼地瞅来瞅去。我让眼前的情景迷住了，便坐在对面的一张犁头上，兴致勃勃地画起这小哥儿俩来。我把他们身后的篱笆、仓门以及几个破车轱

* 读者不必劳神去查考书里这些地名；编者出于无奈，已将原信中的真地名改掉了。（作者注）

辘也画上了，全都依照本来的顺序；一小时后，我便完成了一幅布局完美、构图有趣的素描画，其中没有掺进我本人一丁点儿的东西。这个发现增强了我今后皈依自然的决心。只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只有自然，才能造就大艺术家。对于成法定则，人们尽可以讲许多好话，正如对于市民社会，也可以致这样那样的颂词一般。诚然，一个按成法培养的画家，决不至于绘出拙劣乏味的作品，就像一个奉法惟谨的小康市民，决不至于成为一个讨厌的邻居或者大恶棍；但是，另一方面，所有的清规戒律，不管你怎么讲，统统都会破坏我们对自然的真实感受，真实表现！你会讲："这太过分啦！规则仅仅起着节制与剔除枝蔓这样一些作用罢了！"——好朋友，我给你打个比方好吗？比如谈恋爱。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个姑娘，整天都厮守在她身边，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产，只为时时刻刻向她表示，他对她是一片至诚啊。谁知却出来个庸人，出来个小官僚什么的，对他讲："我说小伙子呀！恋爱嘛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必须跟常人似地爱得有个分寸。喏，把你的时间分配分配，一部分用于工作，休息的时候才去陪爱人。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吧，除去生活必需的，剩下来我不反对你拿去买件礼物送她，不过也别太经常，在她过生日或命名日时送送就够了。"——他要听了这忠告，便又多了一位有为青年，我本人都乐于向任何一位侯爵举荐他，让他充任侯爵的僚属；可是他的爱情呢，也就完啦，倘使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完啦。朋友们啊！你们不是奇怪天才的巨流为什么难得激涨汹涌，奔腾澎湃，掀起使你们惊心动魄的狂涛么？——亲爱的朋友，那是因为在这巨流的两边岸上，住着一些四平八稳的老爷，他们担心自己的亭园、花畦、苗圃会被洪水冲毁，为了防患于未然，已及时地筑好堤，挖好沟了。

# 五月二十七日

我看我讲得高兴，只顾打比方，发议论，竟忘了把那两个孩子后来的情况告诉你。我在犁头上坐了将近两小时，完全沉醉在作画里；关于当时的心情，昨天我已零零碎碎向你谈了一些。傍晚，一个青年妇女手腕挎着个小篮子，向着一直坐在坝子上没动的小孩子走过来，老远就嚷着："菲利普斯，真乖啊！"——她向我问好，我说了谢谢，随后站起来，走过去，问她是不是孩子的妈妈。她回答"是"，一边给大孩子半个白面包，一边抱起小孩子，满怀母爱地亲吻着。——"我把小弟弟交给我的菲利普斯带，"她说，"自己跟老大一块儿进城买面包、糖和熬粥的砂锅去了。"——在她那掀开了盖子的提篮中，我看见了这些东西。——"我打算晚上给咱汉斯（这是最小那个孩子的名字）熬点粥。我那老大是个淘气鬼，昨儿个跟菲利普斯争粥脚子吃，把锅给砸啦。"——我问她老大现在何处，她回答在草地上放鹅；然而话音未了，他已一蹦一跳地跑来，给他大弟弟带来了一根榛树鞭子。我继续和妇人闲聊，得知她是一位教员的闺女，丈夫为着承继一位堂兄的遗产，出门上瑞士去了。——"人家想骗他，"她说，"连信都不给他回，所以只好亲自跑一趟。他一点消息也没有，但愿别出什么事才好呵。"——和妇人分别时，我心情颇沉重，便给了小孩儿们一人一枚银毫子，此外再给了一枚给他们的妈妈，请她下次进城时买个白面包回来，拿给最小的孩子和粥一块儿吃。随后便分了手。

我告诉你，好朋友，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只要看见这样一个心平气和的人，便可安定下来。这种人乐天知命，过一天是

一天，看见树叶落时，只会想“冬天快到啦”，除此就别无思虑。

从那次以后，我常常出去。小孩子们都和我混熟了，在我喝咖啡时得到糖吃，傍晚与我一块儿分享黄油面包和酸牛奶。每逢礼拜天，我总给他们银毫子，即使做完弥撒我没回家，我也请房东太太代为分发给他们。

他们都信赖我，什么话都对我讲。每逢村里有更多小孩聚到我这儿来，玩得兴高采烈，有什么愿望都径直表露的时候，我更是快活得什么似的。

孩子的母亲总担心“他们会打搅少爷”；我费了老大的劲，才打消了她的疑虑。

## 五月三十日

不久前我对你讲的关于作画的想法，显然也适用于写诗；诗人要做的只是发现美好的事物，并大胆地表达出来。此话说来诚然简单，含义却很深长。今天我见了一个场面，只要照实写下来，便可成为世间最美的一首田园诗。然而诗也罢，场面也罢，田园牧歌也罢，统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亲身经历了自然现象还不够，还非得来一个依样画葫芦不可么？

听了这段开场白，要是你指望后面会有什么高见宏论，那你又上当了。使我这么大发感慨的，仅仅是一个青年农民罢了。——我跟往常一样，会讲得不好；而你也跟往常一样，我想，会认为我夸大其词。还是在瓦尔海姆，总是在瓦尔海姆；在这个地方，稀罕事可算层出不穷呢。

有一伙人聚在坝子里的菩提树下喝咖啡。我不太喜欢他们，便找个借口坐到了一边。

这当儿，从旁边的农舍中走出来个青年，在那里修理我曾经画过的那张犁。他的模样给我的印象不错，我于是和他拉话，打听起他的境况来。不多时，我俩已经熟了，而且按我与这类人打交道的习惯，立刻便无话不谈。他告诉我，他在一位寡妇家里当长工，主人家待他非常好。提起他的女东家，他就滔滔不绝，满口称赞，我马上看出，他对她已倾倒得五体投地。她已不很年轻，他说，由于受过丈夫的虐待，不准备再嫁人了。从他的言语间，我明显感觉出，她在他眼里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动人，他非常非常希望她能选中他，使他有机会帮她抹去她那前夫所留下的遗恨。要对你描述出这个人的倾慕、痴情和忠心，必须逐字逐句重复他的话。对，还必须具有最伟大诗人的才分，才能绘声绘色地描述出他那神态表情，他那悦耳的嗓音，他那火热的目光。不！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现出他的整个内心与外表所蕴藏的柔情；经我重述，一切都会变得淡而无味了。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那样担心我会对他和她的关系产生想法，怀疑她的行为端正。当他讲到她的容貌，讲到她那虽已不再具有青春的诱惑力，但却强烈吸引着他的身段时，他的神情更是感人，我惟有在自己心灵深处去体会，去重温。如此纯洁的爱恋，如此纯洁的渴慕，我在一生中从未见过，是的，也许可以讲，连想也不曾想过，梦也不曾梦过。请别骂我，要是我告诉你，当我回忆起这个真挚无邪的恋人来时，我自己心中也热血沸腾，眼前便随时出现一个忠贞妩媚的倩影，仿佛我也跟着燃烧起来，害起了如饥似渴的相思。

我现在渴望尽快见到她；或者不，仔细考虑之下，我又想避免见她。通过他情人的青眼去看她，岂不更好；她要真来到我面前，也许就不再如我眼下想象的样子，我又何必破坏这美的形象呢？

## 六月十六日

我干吗久不给你写信?——你提这个问题，想必也变成一位老学究了吧！你应该猜想到，我过得很好，好得简直……干脆告诉你吧，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使我无心他顾了。我已经……叫我怎么说好呢。

要把认识这个最可爱的人儿的经过有条不紊地告诉你，在我将是困难的。我快乐而又幸福，因此不能成为一位好小说家。

一位天使!——得！谁都这么称呼自己的心上人，不是吗?可我无法告诉你她有多么完美，为什么完美;一句话，她完全俘虏了我的心。

那么聪敏，却那么单纯;那么坚毅，却那么善良；那么勤谨，却那么娴静……

我讲的全是些废话，空空洞洞，俗不可耐，丝毫没反映出她的本来面目。等下次……不，不等下次，我现在立刻对你讲她。我现在要不讲，就永远别想讲了。要知道，我坦白告诉你，在开始写这封信以后，我已经三次差点儿扔下笔，让人给马装上鞍子，骑着跑出去了。不过我今天早上已起过誓不出去;只是仍时不时地跑到窗前，看太阳还有多高，是不是……

我到底没能克制住自己，我非去她那儿不可啊。这会儿我又坐下来，一边吃黄油面包当夜消，一边给你，威廉，继续写信。当我看见她在那一群活泼的孩子中间，在她的八个弟妹中间，我的心是何等欣喜啊。

倘使我继续这么往下写，到头来你仍然会摸不着头脑的。听着，我要强迫自己详详细细地把一切告诉你。

不久前我说过，我认识了法官S先生，他曾邀请我尽快去他的隐居所，或者说他的小王国作客。我呢，却把这件事拖了下来；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那密藏在幽谷中的珍宝，我没准儿永远也不会去。

此间的年轻人在乡下举办一次跳舞会，我也欣然前往参加了。事前，我答应了本地一位心地善良、长相也俊、除此便不怎么样的姑娘的邀请，并已商定由我雇一辆马车，带我这舞伴和她表姐一起出城去聚会地点，顺道儿还接一接S家的夏绿蒂。

"您将认识一会漂亮小姐呐，"当我们的马车穿过砍伐过的森林向猎庄驶去的时候，我的舞伴开了口。

"不过您得当心，"她的表姐却说，"可别迷上了她呀！"

"为什么？"我问。

"她已经许了人，"我的舞伴回答，"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眼下不在家，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去料理后事，顺便谋个体面的职务。"

这个消息在我听来是无所谓的。

我们到达猎庄大门前的时候，太阳还有一刻钟光景便要下山了。其时天气闷热，姑娘们都表示担心，说那四周天边的灰白色云朵要是酿出一场暴雨来，那可就煞风景了。我摆出一副精通气象学的架势来安慰她们，其实自己心中也开始预想到，我们的舞会将要扫兴的。

我下了马车，一名女仆赶到大门口来请我们稍等一会儿，说小姐她马上就来。我穿过院子，走向那建筑得很讲究的住屋。就在我上了台阶、跨进门去的当儿，一幕我见所未见的最动人的情景，映入了我的眼帘。在前厅里有六个孩子，从十一岁到两岁，大的大，小的小，全都围着一个模样娟秀、身材适中、穿着雅

致的白裙、袖口和胸前系着红色蝴蝶结儿的年轻女子。她手里拿着一个黑面包，按周围弟妹的不同年龄与胃口，依次切给他们大小不等的一块；她在把面包递给每一个孩子时都那么慈爱，小家伙们也自自然然地说一声：谢谢！不等面包切下来，全都高擎着小手在那儿等。而眼下，又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一边按照各自不同的性格，有的飞跑到大门边，有的慢吞吞地踱过去，好看一看客人们，看一看他们的绿蒂姐姐将要乘着出门去的那辆马车。

“请原谅，”她说，“劳您驾跑进来，并让姑娘们久等。我换衣服和料理不在家时要做的一些事情，结果忘了给孩子们吃晚餐了。他们可是除我以外谁切的面包也不肯吃啊。”

我略微客套了两句；我的整个心灵都让她的形象、她的声音、她的举止给占据了。直到她跑进里屋去取手套和扇子，我才从惊喜中回过神儿来。小家伙们都远远地站在一旁瞅着我；我这时便朝年龄最小、模样儿也最俊的一个走过去，可他却想退开。

“路易斯，跟这位哥哥握握手。”这当儿绿蒂正好走进门来，说道。

小男孩于是大大方方把手伸给我，我忍不住热烈吻了他，虽然他那小鼻头儿上挂着鼻涕。

“哥哥？”我问，同时把手伸给她，“您真认为，我有配作您亲眷这个福分么？”

“噢，”她嫣然一笑，说，“我们的表兄弟多着哩。要是您是其中顶讨厌的一个，那我就遗憾啦。”

临走，她又嘱咐她的大妹妹索菲——一个约莫十一岁的小姑娘，好好照看弟妹，并在爸爸骑马出去散心回来时向他问安。

她还叮咛小家伙们要听索菲姐姐的话，把索菲当作就是她一般。几个孩子满口答应；可有个满头金发、六岁光景的小机灵鬼却嚷起来："她不是你，绿蒂姐姐，我们更喜欢你嘛。"

这其间，最大的两个男孩已经爬到马车上；经我代为求情，她才答应他俩一块儿坐到林子边，条件是保证不打不闹，手一定扶牢。

我们刚一坐稳，姑娘们便寒暄开了，并品评起彼此的穿着，特别是帽子来，还对即将举行的舞会，作了一番挑剔。正讲在兴头上，绿蒂已招呼停车，让她的两个弟弟下去。小哥儿俩却要求再亲亲她的手。大的可能有十五岁，在吻姐姐的手时够彬彬有礼的；小的则毛毛躁躁，漫不经心。绿蒂让他俩再次问候小弟妹们，随后车又开了。

表姐问，绿蒂有没有把新近寄给她的那本书读完。

"没有，"绿蒂说，"这本书我不喜欢，您可以拿回去了。上次那本要好看些。"

我问是怎样的书，她回答了我，令我大吃一惊……*我从她的所有谈吐中都发现她是那样有个性；每听她讲一句，我都从她的脸庞上发现了新的魅力，新的精神光辉。渐渐地，这张脸庞似乎更加愉快和舒展了，因为她感觉到，我是理解她的。

"当我年纪还小那阵子，"她说，"我什么也不爱读，就爱读小说。礼拜天总躲在一个角落里，整个心分担着燕妮姑娘① 的喜怒哀乐。上帝知道我当时有多幸福啊。我不否认，这类书对我仍有某些吸引力。可是，既然眼下我很少有工夫再读书，那我读

---

* 为了不给谁发怨言的机会，编者被迫删去了一段；尽管从根本上讲，任何作家都不会在乎这个姑娘和那个青年对他是如何评论的。（作者注）

① 燕妮姑娘是一部当时流行的感伤主义小说的女主人公。

的书就必须十分对我的口味。我最喜欢的作家必须让我能找到我的世界，他书里写的仿佛就是我本人，使我感到那么有趣，那么亲切，恰似在我自己家里的生活，虽然还不像天堂那么美好，整个看来却已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幸福的源泉啊。”

听了这番议论，我好不容易才隐藏住自己的激动。这局面自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一听她顺便提到了《威克菲牧师传》①以及……＊竟谈得那样有真知灼见，我便忘乎所以，把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讲啊讲啊，直到绿蒂转过头去和另外两位姑娘搭讪，我才发现她俩呆瞪着眼睛，在那儿坐冷板凳。表姐还不止一次地对我做出嗤之以鼻的样子，我也全不介意。

话题转到了跳舞的乐趣上。

“就算这种爱好是个缺点吧，”绿蒂说，“我也乐于向您们承认，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跳舞更好的了。有时候我心头不痛快，可只要在我那架破钢琴上弹支英国乡村舞曲，便一切都忘了。”

谈话间，我尽情地欣赏她那黑色的明眸；我整个的魂魄儿，都让她那活泼伶俐的小嘴与鲜艳爽朗的脸庞给摄走了！她的隽永的谈吐完全迷醉了我，对于她用些什么词我也就顾不上听了！——你该想象得出当时的情形，因为你了解我。简单讲，当马车平稳地停住在聚会的别墅前，我走下车来已经像个梦游者似的，神魂颠倒，周围朦胧中的世界对我已不复存在，就连从上面灯火辉煌的大厅中迎面飘来的阵阵乐声，我也充耳不闻。

---

① 《威克菲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 1766) 是英国著名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的一部小说，歌颂朴实自然的田园生活，在当时的德国很受欢迎。

＊ 此处也删去了几位本国作家的名字。因为谁能得到绿蒂的赞赏，他一读这段话心中便自有所感；而局外人则谁也勿须知道。(作者注)

两位先生，奥德兰和某某，——谁记得清这许多名字呵！——一位是表姐的舞伴，一位是绿蒂的舞伴，赶到车边来迎接我们，各人挽住了自己的女友，我也领着我的舞伴，朝上面大厅走去。

大伙儿成双成对地旋转着，跳起了法国牟涅舞；我依次和姑娘们跳，最讨厌的偏偏最不肯放你走。后来，绿蒂和他的舞友跳起了英国乡村舞；在轮到她来和我们交叉的一刹那，你想想我心里是如何美滋滋的哟。看她跳舞真叫大饱眼福！你瞧，她跳得那么专心，那么忘我，整个身体和谐之极。她无忧无虑地跳着，无拘无束地跳着，仿佛跳舞就是一切，除此她便无所思，无所感似的；此刻，其它任何事物都在她眼前消失了。

我请她跳第二轮英国乡村舞；她答应第三轮陪我跳，同时以世间最可爱的坦率态度对我说，她可爱跳德国华尔兹舞了。

“本地时兴跳华尔兹舞时原配伴当继续一起跳，”她说，“只是我的Chapeau（法语：舞伴）华尔兹跳得太糟，巴不得我免除他这个义务。您的小姐跳得也不好，并且不喜欢跳；我从您刚才跳英国舞看出，您的华尔兹准不错。要是您乐意陪我跳的话，那您就去请我的对手同意，我也找您的小姐说说。”

我一听便握住她的手。这样，我们便谈妥了，在跳华尔兹舞时，由她的男舞伴陪着我的女舞友闲谈。

喏，开始！我俩用各种方式挽着手臂，以此开心了好一会儿。瞧她跳得有多妩媚，多轻盈啊！当时华尔兹舞刚流行，一双双舞伴转起圈儿来又跟流星一般快，所以真正会的人很少，一开头场上便有点乱糟糟的。我们很机灵，先让那班笨蛋们蹦够了，退了场，才跳到中间去，和另外一对儿也就是奥德兰他们在一起，大显起身手来。我从没跳得如此轻快过。简直飘飘欲仙。

手臂搂着个无比可爱的人儿，带着她轻风似地飞旋，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了，消失了……威廉哟，凭良心说，我敢起誓，我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肯让这个我爱的姑娘，我渴望占有的姑娘，在和我跳过以后还去和任何人跳呵。你理解我么！

我们在大厅中漫步了几圈，为了喘口气。随后她坐下来，很高兴地吃着我特意摆在一边、如今已所剩不多的几个橘子。这橘子可算帮了大忙。只是当她每递一片给她邻座的姑娘，这姑娘也老大不客气地接过去吃起来时，我的心都像被刀刺了一下似的疼痛。

在跳第三轮英国乡村舞时，我们是第二对。我俩跳着从队列中间穿过，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快活。我勾着她的胳膊，眼睛盯住她那洋溢着无比坦诚、无比纯洁的欢愉的盈盈秋波；不知不觉间，我们跳到了一位夫人面前。她年纪虽已不轻，然而风韵犹存，因而引起过我的注意。只见她笑吟吟地瞅着绿蒂，举起一个手指头来像要发出警告似的，并在我们擦过她身旁时意味深长地念了两次阿尔伯特这个名字。

“谁是阿尔伯特？”我对绿蒂说，“我想不揣冒昧问一下。”

她正待回答，我们却不得不分开，以便作8字交叉。可是，在我和她擦身而过的瞬间，我恍惚看见在她额头上泛起了疑云。

“我有什么不能告诉您呢？”她一边伸过手来让我牵着徐徐往前走，一边说，“阿尔伯特是个好人，我与他可以说已经订婚了。”

本来这对我并非新闻，姑娘们在路上已告诉过我了；可是经过刚才的一会儿工夫，她对我变得已如此珍贵，此刻再联系着她来想这事，我就感到非同小可了。总而言之，我心烦意乱，忘乎所以，竟窜进了别的对儿中，把整个队列搅得七零八落，害得绿

蒂费尽心力，又拉又拽，才迅速恢复了秩序。

舞会还没完，天边已经电光闪闪，隆隆的雷声盖过了音乐声。闪电是我们早看见了的，可我一直解释说，只不过天要转凉罢了。这当儿三个姑娘逃出了队列，她们的舞伴尾随其后，秩序便顿时大乱，伴奏也只好停止了。不消说，人在纵情欢乐之际突遭不测与惊吓，那印象是比平时来得更加强烈的；因为，一方面，两相对照，使人感觉更加鲜明，另一方面和更主要的，我们的感官本已处于奋张状态，接受起印象来就更快。这就难怪好些姑娘一下子都吓的脸变了色。她们中最聪明的一个坐到屋角里，背冲窗户，手捂耳朵。另一个跪在她跟前，脑袋埋在她怀中。第三个挤进她俩中间，搂着自己的女友，泪流满面。有几个要求回家；另一些则更加不知所措，连驾驭我们那些年轻趋奉者的心力都没有了，只知道战战兢兢地祈祷上帝，结果小伙子们便放肆起来，全忙着用嘴去美丽的受难者唇边代替上帝接受祷告。有几位先生偷闲到下边抽烟去了；其余的男女却都赞成聪明的女主人的提议，进到了一间有百叶窗和窗幔的屋子里。刚一进门，绿蒂便忙着把椅子排成一个圆圈。大伙儿应她的请求坐定了，她便开始讲解做一种游戏的要领。

我瞅见有几个小伙子已经尖起嘴唇，手舞足蹈，盼望着去领胜利者的厚赏了。

“喏，咱们玩数数游戏，”绿蒂说，“注意！我在圈子里从右向左走，同时你们就挨个儿报数，每人要念出轮到他的那个数目字，而且要念得飞快，谁如果结巴或念错了，就吃一记耳光，这么一直念到一千。”

这一来才叫好看喽！只见绿蒂伸出胳膊，在圈子里走动起来。头一个人开始数一，旁边一个数二，再下一个数三，依次类

推。随后绿蒂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这当儿有谁数错了，“啪！”——一记耳光；旁边的人忍俊不禁，“啪！”——又是一记耳光。速度更其加快了。我本人也挨了两下子；使我打心眼儿里满意的是，我相信我挨的这两下子比她给其他人的还要重些。可不等数完一千，大伙儿已笑成一堆，再也玩不下去了。这时暴风雨业已过去，好朋友们便三三两两走到一边，我便跟着绿蒂回到大厅。半道儿上她对我说：

“他们吃了耳光，倒把打雷下雨什么的一古脑儿忘记啦！”

我无言以对。

“我也是胆儿最小的一个，”她接着说，“可我鼓起勇气来给别人壮胆，自己也就有胆量了。”

我们踱到一扇窗前。远方传来滚滚雷声，春雨唰唰地抽打在泥地上，空气中有一股扑鼻的芳香升腾起来，沁人心脾。她胳膊肘支在窗台上伫立着，目光凝视远方，一会儿仰望苍空，一会儿又瞅瞅我；我见她眼里噙满泪花，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

“克罗卜斯托克呵！”她叹道。

我顿时想到了此刻萦绕在她脑际的那首壮丽颂歌①，感情也因之澎湃汹涌起来。她仅仅用一个词儿，便打开了我感情的闸门。我忍不住把头俯在她手上，喜泪纵横地吻着。随后我又仰望她的眼睛。——高贵的诗人呵！你要是能看到你在这目光中变得有多神圣，就太好了；从今以后，我再不愿从那班常常亵渎你的人口里，听见你的名字。

---

① 克罗卜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歌德之前最杰出的德国抒情诗人。“壮丽颂歌”指他的《春祭颂歌》(Die Frühlingsfeier，1759)。

## 六 月 十 九 日

前一次讲到哪儿，我已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上床睡觉已是午夜两点。要是我能当面和你聊聊，而不是写信，我没准儿会让你一直坐到天亮的。

舞会归来途中发生的情况，我还没有讲，今天也仍然不是讲的时候。

那正是旭日东升、壮丽无比的时刻。周围的树林挂满露珠儿，田野一片青翠！我们的两位女伴打起盹儿来。绿蒂问我，我是否也想象她俩似地迷糊一下，并说，我不用操心她。

“多会儿我看见这双眼睛睁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道，“多会儿我就不会困倦。”

这样，我俩便坚持到了她家的大门口。女仆轻轻地为她开了门，回答她的询问说，父亲和孩子们都好，眼下还全在睡觉。临别，我求她允许我当天再去看她，她也同意；过后我果然去了。自此，日月星辰尽可以安安静静地升起又落下，我却再也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周围的整个世界全给抛到了脑后。

## 六月二十一日

我过着极其幸福的日子，上帝能留给他那些圣徒们过的日子想来也不过如此吧。不管我将来会怎样，反正我不能再说，我没有享受过欢乐，没有享受过最纯净的生之乐趣。——你是了解我的，威廉；我在这儿已完全定居下来，此处离绿蒂家只有半小时路程，在这儿我才充分感觉到自身的存在以及作为一个人

所能享有的全部幸福。

过去我也曾一次次地到瓦尔海姆散步，但何尝想到它竟然离天国这么近！我在作长距离漫游的途中，有时从山顶上，有时从河对岸的平野里，不是已无数次地眺望过如今珍藏着我的全部希望的猎庄么！

亲爱的威廉，对于人们心中那种想要自我扩张，想要发现新鲜事物，想要四处走走、见见世面的欲望，我曾经考虑得很多很多；后来，对于他们的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对周围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本能，我又作了种种思索。

奇怪的是，我怎么会来到这儿的小丘上，眺望那道美丽的峡谷，那周围的景物竟是如此地吸引着我。——那儿有一座小小的树林！——你要能到林荫中去有多好！——那儿有一座高高的山峰！——你要能从峰顶俯瞰辽阔的原野有多好！——那儿有连绵的丘陵，幽静的沟壑，你要能徜徉其中，流连忘返有多好！

我匆匆赶去，去而复返，却不曾找到我所希望的东西。啊，对远方的希冀犹如对未来的憧憬！它像一个巨大的、朦胧的整体，静静地呈现在我们的灵魂面前，我们的感觉却和我们的视觉一样，在它里边也变得迷茫模糊了；但我们仍然渴望着，唉！渴望着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渴望着让那唯一的伟大而奇妙的感情来充溢自己的心。——可是，当我们真的赶上去，当那儿成了这儿，当未来的一切仍一如既往，唉！我们就发现自己仍然平庸，仍然浅陋；我们的灵魂仍然焦渴难当，切盼着吸吮那已经流走了的甘霖。

这样，浪迹天涯的游子最终又会思恋故土，并在自己的茅屋内，在妻子的怀抱里，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在为维持生计的忙碌操劳中，找到他在广大的世界上不曾寻得的欢乐。

清晨，我随日出而出，去到我的瓦尔海姆，在那儿的菜园中采摘豌豆荚，采够了就坐在地上撕去荚儿上的筋，边撕边读我的荷马。回到厨下，我又挑选一只锅子，切下一块黄油，把黄油和豆荚一块儿倒进锅中，放在炉子上炖，盖好盖儿，自己坐在一旁，时不时地把锅里的豆荚搅两下——这当儿，珀涅罗珀①那些高傲的求婚者们屠牛宰猪、剔骨烹肉的情景，便栩栩如生地让我感觉到了。感谢上帝，古代宗法社会的特殊生活习俗竟如此自然地与我的生活交融在一起，这比什么都更使我心中充满了宁贴与踏实的感觉。

我真快活哟，我的心竟还能感受到一个人将自己种的蔬菜端上饭桌来时那种纯真的欢乐；此刻摆在你面前的，可不仅仅是这么棵卷心菜啊，那栽插秧苗的美丽清晨，那洒水浇灌的可爱黄昏，所有那些为它的不断生长而满怀欣喜的好时光，统统都在一瞬间让你再次享受到了。

## 六月二十九日

前天，本地的大夫从城里来到法官家，正碰上我和绿蒂的弟妹们一起蹲在地上玩儿。他们有的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有的对我进行挑逗，我便搔起他们的痒痒来，乐得小家伙们大笑大嚷。大夫是个木头人似的老古板，一边说话一边不住地整理袖口上的绉边，把里面的一个丝卷儿拔来拔去。我从他先生的鼻子上看出来，他显然认为像我这样是有失一个聪明人的尊严的。我装着没有看见，任随他去大发他那十分明智的议论，自己却继续帮

① 珀涅罗珀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俄底修斯的妻子，她美丽聪明，以计谋战胜了无耻的追求者，一直等到丈夫归来。

孩子们搭被他们打垮了的纸牌房子。事后，他回到城里去四出诉说："法官的孩子们本来就够没教养的，这一来更让维特给全毁喽。"

是的，威廉，在这个世界上离我的心最近的是孩子们。每当我从旁观察他们，从细小的事情中发现他们有朝一日所需要的种种品德与才能的萌芽，从他们今日的固执任性中看出将来的坚毅与刚强，从今日的顽皮放肆中看出将来的幽默乐观以及轻松愉快地应付人世危难的本领，每当我发现这一切还丝毫未经败坏，完整无损，我便一次一次地，反反复复地，吟味人类的导师① 这句金言："可叹呀，你们不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然而他们，好朋友，这些我们的同类，这些本应被我们视为楷模的人，我们对待他们却像奴隶，竟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意志！——我们难道没有自己的意志吗？我们凭什么该享受这个特权呢？——因为我年长一些，懂事一些！——你天国中的仁慈上帝呵，你可是把人类仅仅分成年长的孩子和年幼的孩子的；至于你更喜欢哪一类孩子，你的圣子可已早有宣示呀。然而人们尽管信奉他，却并不听他的话——这也是个老问题！——，因而都在照着自己的模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再见，威廉！我不想再就这个问题空谈下去。

## 七 月 一 日

一个病人多么需要绿蒂，我自己这颗可怜的心已经深有所感；它比起一个呻吟病榻者来，情况还更糟糕些。绿蒂要进城几天去陪一位生病的夫人；据医生讲，这位贤慧的夫人离死已经不

---

① 指耶稣。

远，临终时刻，她渴望绿蒂能待在自己身边。

上个礼拜，我曾陪绿蒂去圣××看一位牧师；那是个小地方，要往山里走一个小时，我们到达的时候已快下午四点了。绿蒂带着她的第二个妹妹。我们踏进院中长着两株高大的胡桃树的牧师住宅，这当儿善良的老人正坐在房门口的一条长凳上，一见绿蒂便抖擞起精神，吃力地站起身，准备迎上前来，连他那树节疤手杖也忘记使了。绿蒂赶忙跑过去，按他坐到凳子上，自己也挨着老人坐下，一次又一次地转达父亲对他的问候，还把他那老来得的宝贝幺儿——一个肮脏淘气的小男孩抱在怀中。她如此地迁就老人，把自己的嗓门提得高高的，好让他那半聋的耳朵能听明白她的话；她告诉他，有些年纪轻轻、身强力壮的人不知怎么一下就死了；她称赞老人明年去卡尔斯巴德的决定，说洗温泉浴对身体大有好处；她声称，他比她上次见着时气色好得多，精神健旺得多——如此等等。威廉，你要能亲眼目睹才好呢。这其间，我也有礼貌地问候了牧师太太。老爷子真是兴致勃勃，我只忍不住夸赞他那两株枝叶扶疏、浓荫宜人的胡桃树几句，他便打开了话匣子，尽管口齿不灵，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这树的历史来。

“那株老树是谁种的，”他说，“我们已不知道了；一些人讲这个牧师，另一些人讲那个牧师。可靠后边这株年轻点的树，它和我老伴一般大，今年十月就满五十喽。她父亲早上栽好树苗儿，傍晚她就下了地。他是我的前任，这株树对他真有说不出的珍贵，而对我也一点儿不差。二十七年前，当时我还是个穷大学生，第一次踏进这座院子就看见我妻子坐在树荫下的栅木上，手中干着编织活计……”

绿蒂问起他的女儿；他回答，和施密特先生一起到草地上看

工人们干活儿去了。说完，他又继续讲起自己的故事来：他的前任及其闺女如何相中了他，他如何先当老牧师的副手，后来又继承了他的职位。故事不久就讲完了，这当儿牧师的女儿正和那位施密特先生穿过花园走来。姑娘亲亲热热地对绿蒂表示欢迎；我必须说，她给我的印象不坏，是个体格健美、生气勃勃的褐发女郎，和她一起住在乡下大概会很快乐的。她的爱人呢（须知施密特先生是立刻就这样自我介绍的），是个文雅然而却沉默寡言的人，尽管绿蒂一再跟他搭腔，他却不肯参加我们的谈话。最令我扫兴的是，我从他表情中隐隐看出，他之不肯轻易开口，与其说是由于智力不足，倒不如说是由于性情执拗和乖僻。可惜后来这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当散步中弗莉德里克和绿蒂偶尔也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位老兄那本来就黢黑的面孔更明显地阴沉下来，使绿蒂不得不扯扯我的衣袖，暗示我别对弗莉德里克太殷勤。我平生最讨厌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折磨了，尤其是生命力旺盛的青年，他们本该坦坦荡荡，乐乐呵呵，实际上却常常板起面孔，把仅有的几天好时光也彼此给糟蹋掉，等到日后省悟过来，却已追悔莫及。我心头不痛快；因此傍晚，我们走进牧师住的院子，坐在一张桌旁喝牛奶，当话题转到人世间的欢乐与痛苦上来的当儿，我便忍不住抢过话头，激烈地批评起某些人的乖僻来。

“我们人呵，”我开口道，“常常抱怨好日子如此少，坏日子如此多；依我想来，这种抱怨多半都没有道理。只要我们总是心胸开阔，享受上帝每天赏赐给我们的欢乐，那么，我们也会有足够的力量，承担一旦到来的痛苦。”

“不过我们也无力完全控制自己的感情呀，”牧师太太说，“肉体的影响太大了，一个人要身体不舒服，他到哪儿也感到不

对劲儿的！”

我承认她讲得对，但继续说：

“那我们就把性情乖僻也看成一种疾病，并且问是不是有办法治它呢？”

“这话不假，”绿蒂说，“我至少相信，我们自己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有切身的体会：每当什么事使我厌烦，使我生气，我便跑出去，在花园里来回走走，哼几遍乡村舞曲，这一来烦恼就全没了。”

“这正是我想讲的，”我接过话头道，“乖僻就跟惰性一样，要知道它本来就是一种惰性呵。我们生来都是有此惰性的，可是，只要我们能有一次鼓起勇气来克服了它，接下去便会顺顺当当，并在活动中获得真正的愉快。”

弗莉德里克听得入了神；年轻人却反驳我说，人无法掌握自己，更甭提控制自己的感情。

“此地说的是令人不快的感情，”我回敬他，“这种感情可是人人乐于摆脱的哩；何况在不曾尝试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可不是吗，谁生了病都会四处求医，再多的禁忌，再苦的汤药，他都不会拒绝，为的是得到所希望的健康。”——我发现诚实的老人也竖起耳朵，努力在听我们谈话，便提高嗓门，转过脸去冲着他接着往下讲。——“教士们在布道时谴责过那么多种罪过，”我说，“我却从来不曾听到有谁从祭坛上谴责过坏脾气*。”

---

* 关于这个题目，我们听拉瓦特尔①神父作过一次出色的布道，他顺便还谈到了《约拿书》②。（作者注）

① 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1741—1801），瑞士神学家和哲学家，歌德的好友。作者注指的是他题名为《克服不满和乖僻之方法》的布道文。

② 《约拿书》是基督教圣经《旧约》的一部分。

“这事得由城里的牧师去做，”老人说，“乡下人没有坏脾气。当然，偶尔在这儿讲讲也无妨，至少对村长先生和他夫人是有好处的。”

在场的人全笑了，他自己也笑得咳起嗽来，使谈话中断了好一阵。后来，是年轻人又开了口：

“您称乖僻是罪过，我想未免太过分吧。”

“一点不过分，”我回答，“既然害己又损人，就该称作罪过。难道我们不能使彼此幸福还不够，还必须相互夺去各人心中偶尔产生的一点点快乐么？请您告诉我有哪一个人，他性子很坏，同时却有本领藏而不露，仅仅自苦，而不破坏周围人们的快乐呢！或者您能够说，这坏脾气不正表现了我们对自己的卑微的懊丧，表现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不满，而且其中还掺杂着某种由愚蠢的虚荣刺激起来的嫉妒么？要知道看见一些幸福的人而这些人的幸福又不仰赖于我们，是够难受的呵。”

见我们争得这么激动，绿蒂冲我微微一笑；可弗莉德里克眼里却噙着泪水，使我讲得更来劲儿了：

“有种人利用自己对另一颗心的控制力，去破坏人家心里自行产生的单纯的快乐，这种人真可恨。要知道世间的所有礼物，所有的甜言蜜语，也补偿不了我们顷刻间失去的快乐，补偿不了被我们的暴君的嫉妒所破坏了的快乐哟。”

说到此，我的心一下子整个充满了感慨，往事一桩桩掠过脑际，热泪涌进眼眶，不禁高呼起来：

“我们应该每天对自己讲：你只能对朋友做一件事，即让他们获得快乐，使他们更加幸福，并同他们一起分享这幸福。当他们的灵魂受着忧愁的折磨，为苦闷所扰乱的时候，你能给他们以点滴的慰藉么？

“临了儿，一当最最可怕的疾病向那个被你葬送了青春年华的姑娘袭来，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目光茫然地仰望天空，冷汗一颗一颗地渗出额头，这时候，你就会像个受诅咒的罪人似的站在她床前，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心中感到深深的恐惧与内疚，恨不得献出自己的一切，以便给这个垂死的生命一点点力量，一星星勇气。”

说着说着，我亲身经历过的这样一个情景便猛然闯进我的记忆。我掏出手帕来捂住眼睛，离开了众人，直到绿蒂来唤我说：“咱们走吧！”我才恍如大梦初醒。

归途中，她责怪我对什么事都太爱动感情，说照此下去我会毁了的，要我自己珍惜自己！——天使呵，为了你的缘故，我必须活下去！

## 七 月 六 日

她仍然待在自己病危的女友身边，始终如一地服侍着她，又细心又温柔，单单让她看上一眼，病人就会减少痛苦，变得幸福。昨天傍晚，她领着玛莉安娜和玛尔馨出外散步，我听说后赶去追上了她。在一块儿溜达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才转身往城里走，到了那眼对我十分珍贵的井泉边。如今，它对我又增加了一千倍的价值。绿蒂在井垣上坐下来，我们站在她跟前。我环顾四周，啊，我的心十分孤寂的那段时间的景象，重又活现在我眼前。“亲爱的井泉呀，”我说，“我好久没来你这儿乘凉啦，有时匆匆走过你身旁，竟连看都不曾看你一眼！”我往台阶下望去，却见玛尔馨小心翼翼地端着一杯泉水爬上来。——我凝视着绿蒂，心中感觉到了她对于我的全部价值。这当儿玛尔馨端着水走近了，玛莉安

娜伸出手去想接。

“不，不!”小姑娘模样儿甜甜地嚷道，“绿蒂姐姐，你得先喝!”

她说得如此天真、可爱，令我大为激动，以致一时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竟从地上抱起小姑娘来死劲儿亲了几下，她马上就又哭又闹起来。

“瞧您闯祸啰，”绿蒂说。

我不知所措。

“过来，玛尔馨，”她拉住小妹妹的手，领她走下台阶，继续说，“快，快! 快用清亮的泉水洗一洗。这样就不要紧啦。”

我却站在一旁，看着小姑娘急急忙忙地捧起水来擦洗自己的脸蛋儿，一副深信不疑的神气，以为真的只有用这神奇的泉水一洗，脸上才不会长出丢人而丑陋的胡须①。尽管绿蒂说洗够了，小姑娘仍一个劲儿洗呀洗呀，仿佛多洗总比少洗好一些。——告诉你，威廉，我还从来不曾怀着更深的虔敬参加过一次洗礼哩。当绿蒂上来以后，我真恨不得扑到她的脚边，就像跪在某个用神力禳解了一个民族的孽债的先知跟前一样。

晚上，我心里太高兴了，便忍不住把这件事讲给一位我认为还算通达人情的男子听，因为他人挺聪明的；谁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他道，绿蒂的做法很欠妥，对小孩子可不能弄什么玄虚；这样一搞会滋长种种错觉和迷信，而孩子却必须从小就不让他们受坏影响才是。——听了他的话我才想起，此人是一个礼拜前受的洗礼，因此就不以为怪，只是在心中仍坚信这个真理：我们对待孩子们，也该像上帝对待我们一样，当上帝让我们沉醉在愉快

---

① 当时西方有一种迷信，认为处女被青年男子吻了，嘴上便会长出胡须。

的幻觉中的时候，他就是给了我们最大的幸福。

## 七月八日

我真是个孩子呵！我竟如此地看重那青眼之一瞥！我真正是个孩子！

我们去瓦尔海姆郊游。姑娘们是乘车去的。后来在一块儿散步时，我总觉得在绿蒂乌黑的眸子中带着些……我是个傻瓜，原谅我吧！你真应该瞧瞧它们，瞧瞧她这双眼睛！——我想写简单点，我困得眼皮都快合拢了。喏，姑娘们上了车，而我们——青年W·塞尔斯塔特以及奥德兰和我，却围着马车站在那里。这当口，她们便从车帘中探出头来，跟送别的人闲聊，小伙子们自然一个个都是够快活的。我极力捕捉绿蒂的目光；唉，它们却望望这个，又瞅瞅那个！看着我呀！看着我呀！看着我呀！我把整个身心全贯注于你们，你们干吗还逃避我哟！——我的心对她道了千百次再见，可她却连瞅也不瞅我！马车开过去了，我眼中噙着泪水。我目送着她，在车门旁看见了她的帽子，啊，她转过头来了！是在看我么？

好朋友啊，我的心至今仍七上八下，怀着这个疑问。唯一的安慰是，她回过头来也许是看我吧！也许！……

晚安！呵，我真是个孩子！

## 七月十日

每当在聚会中听见人家谈起她，我便会变得傻痴痴的，那模

样你要能看见就好了！特别是有谁问我“喜不喜欢她”的时候！——“喜欢”！这个词儿简直让我给恨死了。一个人要不是全部知觉、全部感情都充满对她的倾慕，而仅仅是喜欢她，这还成个什么人呢？哼，“喜欢”！最近又有谁问我“喜不喜欢莪相①”！

## 七月十一日

M夫人已危在旦夕。我为她的生命祈祷；因为绿蒂心里难过，我也同样难过。我很少到M夫人处去看绿蒂；今天她却给我讲了一桩很奇特的事情：

M这个老头子是个刮皮到了家的吝啬鬼，一辈子把自己的老婆折磨和克扣得够戗，可她偏偏却有办法对付过来。几天前，医生断定她已活不久了，她便让人找来她的丈夫（绿蒂也在房里），对他讲：“我必须向你交待一件事；不然，我死以后，家里会出乱子和麻烦的。我操持家务直到今天，凡事都尽量做到井井有条，能节省就节省。可是，你要原谅我，我这三十年一直欺骗你。我们刚结婚时，你规定了一个小小的数目，作为伙食和其它家用。但到后来，家大业大，花销多了，你却死也不肯相应增加每周的开支。简单讲，你自己也明白，在那些花费最大的时期，你却要求我每周只支用七个古尔盾。我接过这点钱来也总没吭声，不足部分就只好去柜上拿，因为谁想得到，身为太太竟会做小偷呢。我丝毫不曾浪费，就算不向你承认这些，也尽可以心安

① 莪相相传为苏格兰古歌者。1762至1763年间，苏格兰诗人麦克菲生(James Mecpherson，1736—1796)发表了两组假称是“莪相的歌”的“英译”，一时风行于世。歌德一度也被迷惑，并译过“莪相的歌”。

理得地闭上眼睛；可是在我之后来管这份家的那个女人，她却没办法对付呵。而你到时候却会一口咬定，你的前妻都是这么撑过来的。”

我和绿蒂谈到人心的虚妄真是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明明看见花销大了一倍，却偏偏只给七个古尔盾而心安理得，全不想到这后面必定另有隐情。此外，我自己还认识一些人，他们会把先知的“长明灯”毫不惊奇地接回家去供起来。

## 七月十三日

不，我不是自己欺骗自己！我在她那乌黑的眼睛里，的的确确看到了对我和我的命运的同情。是的，这是我心中的感觉；然而，在这一点上，我可以相信我的心不会错……我感觉：她……呵，我可以，我能够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无上幸福么？——这句话就是：她爱我！

她爱我！——而我对于自己也变得多么可贵了呵，我是多么——这话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能够理解它——多么崇拜自己了呵，自从她爱我！

也不知是自己想入非非，还是对情况的正确感觉？我不了解那个使我为自己在绿蒂心中的地位担心的人。可是，尽管如此，每当她谈起自己的未婚夫来，谈得那么温柔，那么亲切，我心中就颓唐得如一个丧失了所有荣誉与尊严的人，连手中自卫的宝剑也被夺去了。

## 七月十六日

每当我的指尖儿无意间触着她的手指，每当我俩的脚在桌子底下相互碰着，呵，我的血液立刻加快了流动！我避之唯恐不及，就像碰着了火似的。可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又在吸引我过去……我真是心醉神迷了！

可她却那么天真无邪，心怀坦荡，全感觉不到这些亲密的小动作带给我了多少的痛苦！尤其当她在谈心时把自己的手抚在我的手上，谈高兴了更把头靠近我，使我的嘴唇感觉到了从她口里送来的天香，此刻，我真像是让闪电给击中了，身子直往下沉，脚下轻飘飘地完全失去了依托……！威廉啊，要是我啥时候能冒险登一登天堂，大胆地去……你理解我指什么。不，我的心还没有这么坏！它只是软弱，很软弱罢了！而软弱还并非坏吧？

她是圣洁的。一切欲念在她面前都会沉默无言。每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如何，仿佛所有的神经和官能都错乱颠倒了。——她喜欢一支曲子，常常在钢琴上弹奏它，弹得如天使一般动人，单纯，富于情感！这是她心爱的曲子；每次只要她弹出第一个音符，我的一切痛苦、烦恼和古怪念头便烟消云散。

这支单纯的曲子令我大为感动，任何关于音乐的古老魅力的说法，在我听来都不再不可信了。而且，每每在我恨不得用子弹射穿自己脑袋的时候，她都弹起这支曲子来，我心中的迷茫黑暗顿时消散，呼吸重新又自如了。

## 七 月 十 八 日

威廉，你想想这世界要是没有爱情，它在我们心中还会有什么意义！这就如一盏没有亮光的走马灯！可是一当放进亮光去，白壁上便会映出五彩缤纷的图象，尽管仅只是些稍纵即逝的影子；但只要我们能像孩子似地为这种奇妙的现象所迷醉，它也足以造就咱们的幸福呵。今天我不能去看绿蒂，有一个免不掉的聚会拖住了我。怎么办？我派了我的佣人去，仅仅为了在自己身边有一个今天接近过她的人。我急不可耐地等着佣人回来，一见到他就有说不出的高兴！要不是害臊，真恨不得捧住他的脑袋亲一亲！人们常讲电光石的故事，说它放在太阳地里便会吸收阳光，到了夜间仍旧亮华华的。这小伙子对于我也就如电光石。我感到，她的目光曾在他脸上、面颊上、上衣纽扣以及外套的绉领上停留过，这一切因此对我也变得十分神圣、十分珍贵了！此刻，就是给一千银塔勒，我都不肯把这小伙子让给谁的。有他在跟前，我心里舒畅。——上帝保佑，你可别笑我啊。威廉，难道令我心中舒畅的东西，还会是幻影么？

## 七 月 十 九 日

“我将要见到她啦！”清晨我醒来，望着东升的旭日，兴高采烈地喊道，“我将要见到她啦！”除此我别无希求；一切的一切，全融汇在这个期待中了。

## 七月二十日

你劝我跟公使到×地去的想法，我还不打算同意。我不大喜欢听人差遣，加之此公又是位众所周知的讨厌的人。你信上说，我母亲希望看见我有所作为。这使我感到好笑。难道我眼下不也是在做事么？归根到底，不管我是摘豌豆还是摘扁豆，不也一样么？世界上的一切事情，说穿了全都无聊。一个人要是没有热情，没有需要，仅仅为了他人的缘故去逐利追名，苦苦折腾，这个人便是傻瓜。

## 七月二十四日

你那么担心，生怕我把画画给荒疏了，我本想压根儿不提此事，免得告诉你说，近来我很少画画。

我从来还不曾如此幸福过；我对自然的感受，哪怕小到一块石头，一根青草，也从来还不曾这么充实，这么亲切过。可是——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才好——我的想象力却这么微弱，一切在我心里都游移不定，摇摇晃晃，我简直抓不住任何轮廓。不过我仍自信，我要是手头有黏土或者蜡泥，我也会塑造出点什么来的。要是黏土保存得更久，我就取黏土来捏，即便捏出些饼子也好。

绿蒂的肖像我已画过三次，三次都出了丑。这事令我极为懊恼，尤其因为我前些时候一直很成功。后来我就画了一张她的剪影像聊以自慰。

## 七月二十五日

好的，亲爱的绿蒂，我将一切照办，一切办妥；你只管多多给我任务吧，常常给我任务吧！可有一件，我求求你，以后千万别再往你写给我的字条上撒沙子①。今天我一接着它就送到嘴上去吻，结果弄得牙齿里全嘎吱嘎吱的。

## 七月二十六日

我已经下过几次决心，不要经常去看她。是啊，可谁又能做得到呢！日复一日，我都屈服于诱惑，同时又对自己许下神圣的诺言：明天说什么也不去啦。

可明天一到，我总又找得出一条无法辩驳的理由，眼一眨又到了她身边。这理由要么是她昨晚讲过："你明天还来，对吗？"——而谁又能不来呢！——要么是她托我办件事，我觉得理应亲自去给她回个话；要么是天气实在太好，我到瓦尔海姆去了，而一到瓦尔海姆，离她不就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吗！——周围的气氛，使我感觉她近在咫尺，于是一抬腿，便到了她跟前！记得我祖母曾讲过一个磁石山的故事，说的是海上有一座磁石山，船行太近了，所有铁器如钉子什么的便会一下子被吸出来，飞到山上去；倒楣的船夫也就从分崩离析的船板中掉下去，惨遭没顶。

---

① 往信上撒沙子是为了使墨迹快一些干。

## 七月三十日

阿尔伯特已经回来，而我就要走了。尽管他是一位十分善良、十分高尚的人，尽管我在任何方面都准备对他甘拜下风，可眼睁睁看着他占有那么多完美的珍宝，我仍然受不了！——占有！——一句话，威廉，未婚夫回来啦！倒是个令你不能不产生好感的能干而和蔼的男子。幸好接他那会儿我不在，不然我的心会被撕碎了的！阿尔伯特也真够正派，当着我的面从来没有吻过绿蒂。上帝奖励他吧！为了他对姑娘的尊重，我不能不爱他。他对我也很友善，我猜想这更多出于绿蒂的调弄，他的本心则少一些。要晓得女士们都精于此道，而且也自有她们的道理；只要她们有本事使两个崇拜者和睦相处，那么好处总归是她们的，尽管要做到绝非容易。

话虽如此，我仍不能不对阿尔伯特怀着敬重。他那冷静的外表，与我不安的个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不安我怎么也掩饰不了。他感觉敏锐，深知绿蒂非常爱他。看起来他没有什么坏脾气；而你知道，我是最恨人身上的脾气不好这种罪恶的。

他认为我是个有头脑的人；我对绿蒂的倾慕，对她一言一行的赞美，都只增加了他的得意，使他反倒更加爱她。他是否偶尔也对她发发醋劲儿，我暂且不问；至少我要是他，就难保完全不受嫉妒这个魔鬼的诱惑。

不管怎么讲吧，我在绿蒂身边的快乐反正是吹啦！我不知该叫这是愚蠢呢，还是头脑发昏？——名称又有何用，事实就是事实！——现在我知道的一切，在阿尔伯特回来之前我就知道了。我知道，我没权要求绿蒂什么，也不曾要求什么。这就是说，尽

管她那么迷人，我也竭力使自己不产生欲望。可而今另一个人真的到来，夺走了姑娘，我却傻了眼。

我咬紧牙关，两倍三倍地更加鄙视某些个可能说我应该自行退出的人；他们会讲，别无他法了嘛。——让这些废物见鬼去吧！——我成天在林子里乱跑一气。每当去到绿蒂那儿，发现阿尔伯特和她一起坐在园子里的凉亭中，我就脚下生了根，模样变得傻不愣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

“看在上帝份上，”绿蒂今天对我说，“我求你行行好，别再像昨儿傍晚似地做戏行不行！您那副可笑的样子真要命。”

坦白说，我一瞅见阿尔伯特不在，嗯地一下就跑了去。一当发现只有她一个人，我的心啊，总是乐滋滋的。

## 八 月 八 日

我请你原谅，亲爱的威廉！我把那些要求我们服从不可抗拒的命运的人骂作废物，的的确确并非指你。我实在没有想到，你也会有类似想法。当然，从根本上讲，你是对的。不过，好朋友，世上的事情很少能要么干脆这样，要么干脆那样。人的感情和行为千差万别，正如在鹰钩鼻子与塌鼻子之间，还可能有各式各样别的鼻子。

你别见怪：我承认你的整个论点，却又企图从“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这个空子中间钻过去。

你说什么，“要么你有希望得到绿蒂，要么根本没有。好啦，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你就努力实现它，努力满足自己的愿望；否则，你就振作起来，摆脱那该死的感情，要不然它一定会把你的全部精力都吞掉。”——好朋友，说得动听！说得容易！

可是，对于一个受着慢性病摧残而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人，难道你能要求他拿起刀来，一下子结束自己的痛苦么？病魔在耗尽他精力的同时，不也摧毁了他自我解脱的勇气么？

当然，你满可以用下面这个贴切的比喻来反驳我：谁不宁愿牺牲自己的一条胳膊，而是迟疑犹豫，甘冒丢掉生命的危险呢？

叫我怎么说好呢？——还是让我们别用这些比喻来伤彼此的脑筋吧。够了。

是的，威廉，我间或也在一瞬间有过振作起来、摆脱一切的勇气，然而……要是我知道往哪儿去的话，我早就走了！

## 傍　晚

我的日记本好些时候以来给丢在一边，今天又让我无意间翻了开来。我很惊异，我竟是这样睁着眼睛一步一步地陷进了眼前的尴尬境地！我对自己的处境一直看得清清楚楚，可行动却像个小孩子似的；现在也仍然看得十分清楚，但就是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 八 月 十 日

我若不是个傻瓜，我本可以过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像我目前所处的这样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环境，是很不容易凑齐的。是啊，常言道得好：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我是这个和睦家庭中的一员，老人爱我如儿子，孩子们爱我如父亲，而且还有绿蒂！就说诚恳的阿尔伯特吧，他也不以任何乖僻来破坏我的幸福，而是以其亲切友善来拥抱我；对于他说来，除去绿蒂我就

是世界上最亲爱的人了。——威廉，你听听我俩散步时是怎样谈绿蒂的吧，这会叫你愉快的。在世间，恐怕找不出比我们这种关系更可笑的了；然而我却常常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

阿尔伯特曾对我讲绿蒂可敬的母亲，讲她临终前如何把自己的家和孩子们托付给了绿蒂，如何又叮嘱他对绿蒂加以关照；讲到自那以后，绿蒂如何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兢兢业业执掌家务，对孩子们爱护备至，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操劳，俨然是一位母亲；但尽管如此，又从来未改活泼愉快的天性。我和阿尔伯特并肩走着，不时地弯下腰去采摘路旁的鲜花，用它们精心扎成一个花环，然后——我把花环抛进了从面前流过的溪水里，目送着它缓缓向下游漂去……

我记不清有没有告诉你，阿尔伯特将留下来，在此间的侯爵府中获得一个待遇优厚的差事；侯爵府上的人很器重他。像他这样办事精细勤谨的人，我见得不多。

## 八月十二日

的确，阿尔伯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昨天，在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一桩不寻常的事。我去向他告别，因为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骑马到山里去；而眼下我便是从山里给你写信的。我在他房中来回踱着，目光偶然落在了他的手枪上。

“把手枪借给我旅途中用用吧，”我说。

“好的，”他回答，“要是你不怕麻烦，肯自己装装药的话。它们挂在那儿只是pro forma① 罢了。”

---

① 拉丁文：形式上，做做样子。

我从墙上摘下一支枪，他这时继续说道：

“我自从粗心大意，出过一回岔子，就不愿再和这玩艺儿打交道了。”

我颇好奇，急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又讲：

“大约三个月以前，我住在乡下一位朋友家里，房中有几支小手枪，尽管没装药，晚上我也睡得安安稳稳的。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坐着没事干，不知怎么竟想到我们可能遭到坏人袭击，可能需要用手枪，可能……这样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于是把枪交给一名下人，叫他去擦拭和装药。这小子却拿去和使女们闹着玩儿，吓唬她们，却不知扳机怎么一弄就滑了，而通条又还在枪膛里，结果一下子飞出来，射中了一名使女的右手，把她的大拇指戳得稀烂。这一来我不仅挨抱怨，而且还得付医药费，从此我所有的枪都不再装药了。好朋友，小心谨慎又有什么用？危险并非全都可以预料啊！虽然……”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人，除去他的“虽然”。不错，任何常理都容许有例外。可是他却太四平八稳！一当觉得自己言辞过激、有失中庸或不够正确，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对你进行修正、限定、补充和删除，弄得到头来什么意思也不剩。眼下阿尔伯特正是越讲话越长，临了儿我根本没有再听他讲些什么，而是产生了一些怪念头，举起手枪来用枪口对准自己右眼上方的太阳穴。

“呸！”阿尔伯特叫起来，夺去了我手中的枪，“你这是干吗呀？”

“没装药哩，”我回答。

“就算没装药也不该胡闹！”他不耐烦地说，“我真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愚蠢到去自杀；单单这样想都令我反感。”

“你们这些人呵！”我提高嗓门道，“你们一谈什么都非得立

刻讲：这是愚蠢的！这是明智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为此你们弄清了一个行为的内情吗？探究过它何以发生，以及为什么必然发生的种种原因吗？你们要这样做过，就不会匆匆忙忙地下断语了。”

“可你得承认，”阿尔伯特说，“某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罪过，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

我耸了耸肩，承认他有道理。

“可是，亲爱的，”我又说，“这儿也有一些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行；然而，一个人为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致眼睁睁饿死而偷盗，这个人是值得同情呢，还是该受惩罚呢？一位丈夫出于义愤，杀死了不贞的妻子和卑鄙的奸夫，谁还会第一个捡起石头来砸他①吗？还有那个在幽会的欢乐中一时控制不住自己而失身的姑娘，谁又会谴责她呢？我们的法学家们都是些冷血的老古板；可就连他们也会被感动，因而不给予惩罚的。”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伯特反驳说，“因为一个受热情驱使而失去思考力的人，人家只当他是醉汉，是疯子罢了。”

“嗨，你们这些明智的人啊！”我微笑着叫道，“热情！迷醉！疯狂！你们如此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真是些好样的道学先生！你们嘲骂酒徒，厌恶疯子，像那个祭师②一般从他们身边走过，像那个法利赛人③似地感谢上帝，感谢他不曾把你们造成一名酒徒，一个疯子。可我呢，却不只一次迷醉过，我的热情从来都是离疯狂不远的；但这两点都不使我后悔，因为我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一切杰出的人，一切能完成伟大的、看似不可能的事

---

① 古代中东有以石头投掷淫妇的习俗。此处意即谴责。

② 祭师指见死不救的假善人，典出《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

③ 法利赛人指伪君子，典出《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业的人，他们从来总是给世人骂成酒鬼和疯子的。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只要谁的言行自由一些，清高一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就会听见人家在他背后叫：‘这家伙喝多了！这家伙是个傻瓜！’——真叫人受不了。真可耻，你们这些清醒的人！真可耻，你们这些智者！”

“瞧你又胡思乱想开了，”阿尔伯特说，“你这人总是爱偏激，这回竟把我们谈的自杀扯到伟大事业上去，至少肯定是错了；因为自杀怎么也只能被看作软弱。与坚定地忍受充满痛苦的人生相比，死显然轻松得多喽。”

我已经打算中止谈话；要知道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他却用陈词滥调来进行反驳，真令我再生气不过。可是，这种话我听得多，气生得更多，所以仍能控制自己，兴致勃勃地反问他道：

“你称自杀为软弱？可我请你别让表面现象迷惑了啊。一个在暴君残酷压迫下呻吟的民族，他们终于奋起挣断枷锁，能说是软弱么？一个人面临自己的家被大火吞没的危险，鼓起劲来扛走他在冷静时根本搬不动的重物；一个人在受辱后的狂怒中，竟和六个人交起手来并且战胜了对方，这样的人能称为软弱么？还有，好朋友，既然奋发可以成为刚强，干吗亢奋就是它的反面呢？”

阿尔伯特凝视着我，说：

“你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个例子，在我看来根本文不对题。”

“可能是吧，”我说，“人家也曾常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和推理方式近乎古怪。好，那就让我们看能不能以另一种方式，想象一个决定抛弃人生的担子的人——这个担子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愉快的——他的心情会怎样。要知道只有我们有了同样的感受，我们才具备资格谈一件事情。

“人生来都有其局限，”我继续说，“他们能经受乐、苦、痛到一定的限度；一过这个限度，他们就完啦。这儿的问题不是刚强或者软弱；而是他们能否忍受痛苦超过一定的限度。尽管可能有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之别，但是，正如我们不应该称一个患寒热病死去的人为胆小鬼一样，也很难称自杀者是懦夫。”

“荒唐，十分荒唐！”阿尔伯特嚷起来。

“才不像你想的那么荒唐哩，”我回答说。“你也该承认，当一种疾病严重损害我们的健康，使我们的精力一部分消耗掉了，一部分失去了作用，没有任何奇迹能再使我们恢复健康，重新进入日常生活的轨道，这样的疾病便被我们称为‘死症’。

“喏，亲爱的，让我们把这种推理用到精神方面，来瞧一瞧人的局限吧。一个人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便会产生固定的想法，到最后有增无已的狂热夺去了他冷静的思考力，以至于毁了他。

“一位清醒的明智的人可能对这个不幸者的处境一目了然，可能去劝他，但是白费力气。这正如一个站在病榻前的健康人，他丝毫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力输送进病人的体内一样。”

阿尔伯特觉得这种说法仍太空泛。我便让他想想前不久从水塘中捞起来那个淹死了的少女，又对他讲了一遍她的故事。

“一个可爱的姑娘，生长在家庭的狭小圈子里，一礼拜接一礼拜地做着同样的家务，唯一的乐趣就是礼拜天用渐渐凑齐的一套好衣服穿戴打扮起来，和女伴一块儿出城去溜达溜达，逢年过节也许还跳跳舞，要不就再和某个邻居聊聊闲天，诸如谁跟谁为什么吵架啦，谁为什么又讲谁的坏话啦，如此等等，常常谈得专注而热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可是后来，她火热的天性终于感到有了一些更深刻的需要，而一经男子们来献殷勤，这些需要

便更加热烈。从前的乐事已渐渐使她兴趣索然；临了儿，她到底碰着一个人，某种从未经历过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她吸引到了此人身边，使她将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以致忘记自己周围的一切，除了他，除了这唯一一个人，她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她所思所想的就只有他，只有这唯一一个人。她不为朝三暮四地卖弄风情的虚假欢乐所迷惑，一心一意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执意要成为他的，在与他永结同心之中求得自己所缺少的幸福，享受自己所向往的全部欢乐。反复的许诺使她深信所有希望一定会实现，大胆的爱抚和亲吻增加了本已充满她心中的欲望。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全部的欢乐，预感到了全部的欢乐，身子于是飘飘然起来，心情紧张到了极点。终于，她伸出双臂去准备拥抱自己所渴望的一切。——可她的爱人却抛弃了她！她四肢麻木，神智迷乱，站立在深渊边上；她周围是一片漆黑，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安慰，没有了预感！要知道，他抛弃了她，那个唯一使她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意义的人抛弃了她。她看不见眼前的广大世界，看不见那许许多多可以弥补她这个损失的人；她感到自己在世上孤孤单单，无依无靠。被内心的可怕痛苦逼得走投无路了，她唯有闭起眼来往下一跳，以便在死神的怀抱里窒息掉所有的痛苦。——你瞧，阿尔伯特，这就是不少人的遭遇！难道能说，这不也是一种疾病么？在这混乱的、相互矛盾的力的迷津中，大自然也找不到出路，人就唯有一死。

“罪过啊，那种冷眼旁观，并且称她为傻瓜的人！这种人可能讲什么：她应该等一等，让时间来治好她的创伤，日子一久绝望定会消失，定会有另一个男子来给她以安慰。——可是，这不正像谁说：‘傻瓜，竟死于寒热病！他应该等一等，一当力量恢复，

液体改善①，血液循环平稳下来，一切都好了，他就能活到今天！’”

阿尔伯特还是不觉得这个例子有说服力，又提出几点异议，其中一点是：我讲的只是个单纯的女孩子；可要是一个人眼光不这么狭隘，见多识广，头脑清楚，那他就不理解这个人怎么还能原谅。

“我的朋友，”我嚷起来，“人毕竟是人呵！一当他激情澎湃，受到了人类的局限的压迫，他所可能有的一点点理智便很难起作用，或者说根本不起作用。况且……以后再谈吧。”我说着，一边就抓起了自己的帽子。唉，我当时的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慨！我和阿尔伯特分了手，但谁也没能理解谁。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真难于相互理解啊。

## 八月十五日

显然，在世界上，只有爱才能使一个人变得不可缺少。我从绿蒂的情况感觉出，她非常不愿失去我；孩子们心中更是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明天一定还会去。今天我去为绿蒂的钢琴校音，但老动不了手，因为小家伙们一个劲儿地缠着我，要我给他们讲故事，而绿蒂自己也说，我应该满足他们的愿望。晚餐时，我给他们切面包，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接过去吃起来，就像从绿蒂手中接过去的一样。然后，我给他们讲了那个得到一双神奇的手帮助的公主的故事，这是他们最爱听的。在讲的过程中，请你相信，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感到惊讶，这个故事竟给他们留下了如

① 在近代医学发达以前，欧洲人认为生病的原因是身体中的液体变坏了。

此深刻的印象。因为每当我把一个细节忘记了，不得不自行编凑时，他们立刻就嚷起来：上次讲的可不是这样呵！弄得我现在只好反复练习，直至能一字不差地用唱歌的调子进行背诵。从这件事我得到一个教训：一位作家把书中的情节修改再版，即使艺术上出色得多了，都必然会给作品带来损害。我们总乐于接受第一个印象；人生来如此，即使最荒诞离奇的事，你都能叫他信以为真，并且一下子便记得牢牢的；而谁想去挖掉这个记忆，抹去这个记忆，谁就自讨苦吃！

## 八月十八日

能使人幸福的东西，同时又可以变成他痛苦的根源，难道就非得如此么？

对于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我心中曾有过强烈而炽热的感受，是它，曾使我欢欣雀跃，把我周围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天国；可而今，它却残忍地折磨着我，成了一个四处追逐我的暴虐的鬼魅。想当初，我曾从高崖上眺望河对岸那些丘陵间的富庶峡谷，看见面前的一切都生意盎然，欣欣向荣。我曾看见群山从山脚到峰顶都长满高大茂密的树木，迂回曲折的峡谷都覆盖着可爱的绿荫，河水从发出絮语的芦苇间缓缓流去，轻柔的晚风吹动着天空中冉冉飘过的白云，白云向河水投下倒影；接着，群鸟在林间发出晚噪，亿万只小昆虫在火红的夕晖中纵情舞蹈，落日的最后一瞥解放了草丛里的蟋蟀，它们唱起了歌；我周围的嗡嗡嘈嘈声使我低下头去看着地上，注意到了从坚硬的岩石里摄取养料的苔藓以及由干燥的沙丘上蔓生垂挂下来的藤萝，它们向我揭示了大自然内在的、炽烈而神圣的生命之谜。这一切的一切，我全包

容在自己温暖的心里，感到自己像变成了神似地充实，辽阔无边的世界的种种美姿也活跃在我的心灵中，赋予一切以生机。环抱着我的是巍峨的群山，我脚边躺着道道幽谷，一挂挂瀑布飞泻而下，一条条小溪流水潺潺，树林和深山里百鸟声喧——这种种秘不可知的力量，我目睹它们在大地的怀抱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除此而外，在地球上，天空下，还一代一代繁衍着形形色色的生命。一切一切，应有尽有，千姿百态，最后还有人，他们为求安全而聚居在小小的房子里，却自以为能主宰这大千世界！可怜的傻瓜，你把一切都看得如此渺小，因为你自己就很渺小！——从高不可攀的群山，越过人迹未至的莽原，到世所不知的大洋的尽头，到处都有造物主的精神在空中流动，并为每一丁点能感知他的微末的生命而高兴。——唉，那时我是多么经常地渴望着，渴望借助从我头顶掠过的仙鹤的翅膀，飞向茫茫海洋的岸边，从那泡沫翻腾的无穷尽的酒杯中，啜饮令人心醉神迷的生之欢愉，竭尽自己的胸中有限的力量，感受一下那位在自己体内和通过自己创造出天地万汇的伟大存在的幸福，哪怕仅仅在一瞬间！

朋友，单单回忆起过去的这些时光，我心中便很快乐；甚至想重新唤起和说出这些无法言说的感情的努力，便净化了我的灵魂；但是，接下来，也使我倍加感到自己目前处境的可怕。

仿佛有一面帷幕从我面前拉开了，广大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张开着大口的墓穴。你能说："这存在着"吗！唉，一切都在消失，一切都像闪电般一晃而逝，要么被洪流卷走、沉没，要么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很难真正耗尽各自的生命力。没有一个瞬间，不是在吞噬着你和你周围的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一个破坏者，不得不是一个破坏者：一次最无害的散步，将夺走千百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投足，就会毁坏蚂蚁们辛辛苦苦营建

起来的巢穴，把一个小小的世界踏成一片坟墓。嗨！使我痛苦的，不是世界上那些巨大但不常有的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没你们城市的地震；戕害我心灵的，是大自然内部潜藏着的破坏力，这种力量所造就的一切，无不在损害着与它相邻的事物，无不在损害着自身。想到此，我忧心如焚。环绕着我的是天和地以及它们创造生命的力量；但在我眼中，却只有一个永远不停地在吞噬和反刍的庞然大物而已。

## 八月二十一日

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伸出双臂去拥抱她，结果抱了一个空。夜里，我做了一场梦，梦见我与她肩靠肩坐在草地上，手握着手，千百次地亲吻；可这幸福而无邪的梦却欺骗了我，我在床上找她不着。唉，我在半醒半睡的迷糊状态中伸出手去四处摸索，摸着摸着终于完全清醒了，两股热泪就从紧迫的心中迸出，我面对着黑暗的未来，绝望地痛哭。

## 八月二十二日

多不幸啊，威廉，我浑身充满活力，却偏偏无所事事，闲得心烦，既不能什么不干，又什么都不能干。我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对自然界的敏感，书籍也令我生厌。一当我们失去了自主，也便失去了一切。我向你发誓，我有时甚至希望当个短工，以便清晨一觉醒来，对未来的一天有个目标，有个追求，有个希望。我常常羡慕阿尔伯特，看见他成天埋头在公文堆中，心里就想，要是我能像他有多好啊！有几次我已动了念头，想给你和部长写信，

请他把公使馆的差事留给我。如你所说，他是不会拒绝我的，我也这么相信。部长多年来就喜欢我，总是劝我找个事情做做；有一阵子我也认真准备这么办。可是事后再一考虑，我便想起了那则马的寓言，说的是它自由自在得不耐烦了，便请人给它装好鞍子，套上缰绳，结果让人骑的累得半死。这一想，我又不知如何是好了。——好朋友，我这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望，莫不就是到处追逼着我的内心的烦躁不安吧？

## 八月二十八日

真的，如果我的病还有希望治好的话，那就唯有他们来医治。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大早我便收到了阿尔伯特差人送来的一个包裹。打开包裹，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儿立刻跃入我眼帘。这是我初见绿蒂时她曾佩戴在胸前，以后我又多次请求她送给我的那个蝴蝶结呵！此外，包里还有两本六十四开的小书，威特施坦袖珍版的《荷马选集》，也是我久已想买的本子，以免在散步时老驮着埃尔涅斯特版的大部头。瞧，他们总是不等我开口就满足了我的愿望，总是想方设法向我作出友谊的表示。对我说来，这些小小的礼品比那种灿烂夺目的礼物贵重一千倍，因为后者只表明赠予者的矜夸，却贬低了我们的人格。我无数次地吻着那个蝴蝶结，每吸一口气，都吸到了对那为数不多的、一去不复返的日子用来充溢我身心的幸福的回忆。威廉啊，生活就是这样；而我也不抱怨，生命之花只是过眼烟云而已！多少花朵凋零了，连一点痕迹也不曾留下！能结果的何其少，果实能成熟的就更少了！不过，尽管如此，世间仍存在足够的果实；难道，我的兄长，难道我们能轻视这些已成熟的果实，对它不闻不问，不去

享受它们，任它们白白腐烂掉么？

再见！此间的夏季很美，我常常坐在绿蒂家的园子里的果树上，手执摘果用的长杆，从树梢上钩梨子。她站在树下，摘掉我钩给她的果实。

## 八月三十日

不幸的人呵！你可不是傻子吗？你可不是自我欺骗吗？这无休止的热烈渴慕又有何益？除了对她，我再不向任何人祷告；除了她的倩影，再没有任何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周围世界的一切，在我眼里全都与她有着关系。这样的错觉也曾使我幸福了一些时候，可到头来仍不得不与她分离！威廉呵，我的心时时渴望到她身边去！

我常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坐在她身旁，欣赏着她优美的姿态举止，隽永的笑语言谈，所有的感官渐渐紧张到了极点，直至眼前发黑，耳朵任何声音都再听不见，喉头就像给谁扼住了似的难受，心儿狂跳着，渴望着使紧迫的感官松弛一下，结果反倒使它们更加迷乱。威廉啊，我这时常常不知道，我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时候，抑郁的心情占了上风，要不是绿蒂允许我伏在她手上痛哭一场以舒积郁，从而得到可怜的一点点安慰的话，我就一定得离开她，一定得跑出去！随后，我便在广阔的田野里徘徊，攀登上一座座陡峭的山峰，踯躅在没有路径的森林里，穿过满是荆棘的灌木丛，让它们刺破我的手脸，撕碎我的衣履！这样，我心中会好受一点儿！但也就是一点儿而已！有时，我又渴又累，倒卧途中；有时，在深夜寂静的林间，我头顶一轮满月，坐在一棵弯曲的树干上，让我磨伤了的脚掌得到些许休息，接

着，在黎明前的朦胧晦暝中，由困人的寂寥送入梦乡，沉沉睡去。威廉，修道士寂寞的斗室，赎罪者羊毛织成的粗衣和荆条编成的腰带，现在才是我灵魂渴求的甘露啊！再见了！我看这眼前的悲苦是无休无止，除非进入坟墓。

## 九月三日

我必须走了！谢谢你，威廉，是你坚定了我的决心，使我不再犹豫。十四天来，我就在转着离开她的念头。我必须走了。眼下她又在城里照护她的女友。而阿尔伯特……还有……我必须走了！

## 九月十日

那是怎样一个夜晚哟，威廉！现在我一切都可以克服了。我不会再见到她！此刻，我恨不得扑到你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向你倾吐我激动的情怀，我的好友！我坐在这儿，为使自己平静下来而一口一口地吸着长气，同时期待着黎明快快来到；太阳一出，我的马匹就备好了。

唉，她会睡得很安稳，不会想到再也见不着我了。我终于坚强起来，离开了她，在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丝毫不曾泄露自己走的打算。上帝呵，那是怎样一次谈话啊！

阿尔伯特答应我，一吃完晚饭就和绿蒂一起到花园里来。我站在高高的栗子树下的土坡上，最后一次目送着夕阳西下，沉落到幽静的山谷和平缓的河流背后去。我曾多少次和她一起站在这儿，欣赏着同一幕壮丽的景色呵；然而现在……

我在那条十分熟悉的林荫道上来回踱着；早在认识绿蒂以前，这条路便对我产生了某种神秘的吸引力，使我经常在此驻足；后来，在我俩认识之初，我们便发现彼此对这个地方都有着相同的爱好，当时那欣喜之情简直难以言说。这条林荫道，的确是我见过的一件最富浪漫情调的艺术杰作。

你一直要走到栗子树间，眼前才会豁然开朗。——啊，我想起了，我已经对你描写过许多次，告诉你那些高耸的山毛榉树怎样像墙一般把人围在中间，那林荫道怎样被两旁的小丛林遮挡着，显得越发幽暗，直到最后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寂静凄清，令人悚然。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在正午走进去时的奇异心情；我当时隐隐约约预感到，这将是一个既让人尝到许多幸福，又让人体验无数痛苦的所在。

我怀着令人销魂的离情别绪，在那儿沉思了约莫半个小时，便听见他们从土坡下走来了。我跑上前去，在拉住她的手时不由一怔，但还是吻了吻。我们再登上土坡去时，月亮也刚好从树影森森的山岗后面升了起来。我们谈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觉已走到黑魆魆的凉亭前面。绿蒂跨进去坐下来，阿尔伯特坐在她身边，我也一样。然而，内心的不安叫我没法久坐，便站起身，走到她跟前，在那儿踱了一会儿，最后又重新坐下，那情形可真令人难受啊。这当儿，她让我们注意到美丽的月光，只见在我们面前的山毛榉树墙的尽头，整个土坡都被照得雪亮，加之是被包围在一片深邃的幽静中，那景象就更加鲜明悦目。我们全沉默无语，过了好一阵她才又开口道：

“每当在月光下散步，我总不免想起自己已故的亲人，对死和未来的恐惧就一定会来袭扰我。我们都一定会死啊！”她声音激动地继续说，“可是维特，你说我们死后还会不会再见呢？见

着了还能相互认识么？你的预感怎么样？你能说些什么？”

“绿蒂，”我说，同时把手伸给她，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们会再见的！在这儿和那儿都会再见！”

我讲不下去了。在我满怀离愁的时刻，威廉，难道她非这么问不可么！

“我们已故的亲人，”她继续问，“他们是否还记得我们呢？他们能不能感觉到，我们在幸福的时刻，总是怀着热爱想念他们呢？常常，在静静的夜晚，我坐在弟妹中间，像当年母亲坐在她的孩子们中间一样，孩子们围着我，像当年围着他们的母亲一样，这时候，我面前每每就会浮现出我母亲的形象。我呢，眼含渴慕的热泪，仰望空中，希望她能哪怕只看我一眼，看看我是如何信守在她临终时对她许下的诺言，代替她做孩子们的母亲的。我激动得几乎喊出声来：“原谅我吧，亲爱的妈妈，要是我没能像您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唉，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照顾他们穿衣，照顾他们饮食，更重要的，还保护他们，爱他们。亲爱的神圣的妈妈呀，你要能见到我们多么和睦就好了！你将怀着最热烈的感激之情赞美上帝，赞美你曾以临终的痛苦泪水，祈求他保佑你的孩子们的主……”

她这么讲啊讲啊，威廉！谁能够把她讲的都复述出来呢？这冷漠的、死的文字，怎能表达那灵智的精髓呵！

阿尔伯特温柔地打断了她：

“你太激动了，亲爱的绿蒂！我知道，你心里老惦着这件事，不过我求你……”

“呵，阿尔伯特，”她说，“我知道你不会忘记那些个晚上，当时爸爸出门去了，孩子们已被打发上了床，我俩一块儿坐在那张小小的圆桌旁边，你手头常常捏着一本书，但却很难得读一读；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和这个美丽的灵魂进行交流更重要呢？她是位秀丽、温柔、快活而不知疲倦的妇女。上帝知道，我多么经常地流着热泪跪在自己床上，乞求他让我变成像她一样！”

“绿蒂！”我叫着，同时扑倒在她跟前，抓住她的手，眼泪簌簌滴到了她的手上，“绿蒂啊，上帝时刻保佑着你，还有你母亲在天之灵也保佑着你！”

“唉，你要是认识她就好了，”绿蒂紧握着我的手，说，“她值得你认识呐！”——听到这话，我自觉飘飘然起来；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受过更崇高、更可引以自豪的称赞哩。——她继续说：“可这样一位妇女，却不得不正当盛年就离开人世，那时候，她最小的儿子才六个月啊！她没有病多久，死的时候平静而安详，只有她的孩子们令她心疼，特别是最小的儿子。弥留之际，她对我讲：‘把他们给我领来吧。’我就把孩子们领进房去，小的几个还懵懵懂懂，大的几个也不知所措，全围着病榻站着。她举起手来为他们祝福，挨个儿吻了他们，然后便打发他们出去，一边却对我讲：‘你要做他们的母亲呵！’——我向她起了誓——‘你答应了像母亲似的关心他们，照料他们，这个担子可不轻呀，我的女儿！我自己经常从你感激的泪水看出，你已体会到作个母亲多么不易。对于你的弟妹，你要有母亲的慈爱；对于你的父亲，你要有妻子似的忠实与柔顺，并且成为他的安慰。’她问父亲在哪儿。父亲为了不让我们看见他难以忍受的悲痛，已一个人出去；这个男子汉也是肝肠寸断了啊。

“阿尔伯特，你当时也在房中。她见有人走动，便问是谁，并要求你走过去。她凝视着你和我，目光安详，流露出感到欣慰的神气，因为她知道我俩将在一起，幸福地在一起。”

阿尔伯特一把搂住绿蒂的脖子，吻她，吻了又嚷：

“我们现在是幸福的！将来也会幸福！”

冷静的阿尔伯特一时间竟失去了自制，我更完全忘乎所以。

“维特呵，”她又继续讲，“上帝却让这样一位夫人离开了人世！我有时想，当我们眼看自己生命中最亲爱的人被夺走时，没有谁的感受比孩子们更痛切的了。后来，我的弟妹很久很久还在对人诉说，是一些穿黑衣的男人把妈妈给抬走啦！”

她站起身来，我才恍如大梦初醒，同时深为震惊，因此仍呆坐在那儿，握着她的手。

“咱们走吧，”她说，“时候不早了。”她想缩回手去，我却握得更紧。

“我们会再见的，”我叫道，“我们会再相聚，不论将来变成什么样子，都能彼此认出来的。我要走了，心甘情愿地走了；”我继续说，“可要我说永远离开你们，我却无此毅力。保重吧，绿蒂！保重吧，阿尔伯特！我们会再见的！”

“我想就在明天吧，”她开玩笑说。

天啦！这个“明天”多够我受！可她在抽回手去时，还压根儿不知道哩……

他俩走出了林荫道；我仍呆呆立着，目送着他们在月光下的背影，随后却扑倒在地上，痛哭失声，一会儿又一跃而起，奔上土坡，从那儿，还看见她的白色衣裙，在高高的菩提树下的阴影里闪动，可等我再伸出手去时，她的倩影已消失在园门中。

# 第 二 编

## 一七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我们昨天抵达此地。公使觉着身体不舒服，要在家里休息几天。他要是脾气随和些，就一切都好了。我发现，一而再地发现，命运总是安排种种严峻的考验给我。可要鼓起勇气啊！心情一轻松，便什么都能忍受了。好个心情轻松，这话竟然出自我的笔下，简直令人好笑！唉，岂知我只须心情稍微轻松一点儿，就可以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可不是么，别人有一点点能力，一点点才分，便到处夸夸其谈，沾沾自喜，我干吗还要悲观失望，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天赋呢？仁慈的上帝，是你赐予了我这一切；可你为什么不少给我一半才能，多给我一丁点自信与自足哟！

别急！别急！情况会好起来的。告诉你，好朋友，你的意见完全对。自从我每天在人们中间忙忙碌碌，看见他们干什么和怎么干以来，我的心绪已经好多了。的确，我们生来就爱拿自己和其他人反反复复比较；所以，我们是幸福或是不幸，全取决于我们与之相比的是些什么人；所以，最大最大的危险，就莫过于孤身独处了。我们的脑子生就是朝上想的，加之受到诗里的幻境的激发，便常常臆造出一些地位无比优越于我们的人来，好像他们个个都比自己杰出，个个都比自己完美。而且这似乎理所当然。经常地，我们感到自己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在我

们看来，我们所欠缺的，别人偏偏都有。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自己所有的品质全加在他的身上，外搭着某种心满意足。这样，一个幸福的人就完成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而已。

反之，如果我们不顾自己的衰弱和吃力，只管一个劲儿往前赶，我们常常便会发现，我们虽然步履踉跄，不断迷路，却仍比其他又张帆又划桨的人走得远——而且，一当你与其他人并驾齐驱，或者甚至超越了他们，你就会真正感觉到自身的价值。

##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开始勉勉强强适应了此地的生活。使我最高兴的，是这儿有足够的事干；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百态千姿，形形色色，恰似在对着我的灵魂演出一场热闹的趣剧。我已经结识了C伯爵，一位令我日益尊敬的博学而杰出的男子。他见多识广，所以对人就不冷漠；从他的待人接物，可以明显看出是很重感情和友谊的。我有一次奉命去他府上公干，他便表现对我有所好感，一经交谈，他便发现我们相互理解，发现他可以同我像同他的少数知心朋友似的倾谈。还有他对人态度之坦率，我怎么称赞也不为过。世间最纯粹、最暖人胸怀的乐事，恐怕莫过于看见一颗伟大的心灵对自己开诚相见吧。

##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公使给了我许多烦恼，这是我预料到的。像他似的吹毛求疵的傻瓜，世上找不出第二个。一板一眼，罗里罗嗦，活像个老太婆；他这人从来没有满意自己的时候，因此谁也甭想多会儿能

称他的心。我喜欢的可是干事爽快麻利，是怎样就怎样；他呢，却有本事把文稿退还给我，说什么“文章嘛写得倒挺好，不过您不妨再看看，每看一遍总可以找到一个更漂亮的句子，一个更适合的小品词。”——这真叫我气得要死。任何一个“和”，任何一个连词，你都甭想省去；我偶尔不经意用了几个倒装句，他都拼命反对；要是你竟把他那些长套句换了调调，他更会摆出一副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真叫受罪啊。

只有C伯爵的信任，才给我以安慰。最近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对我这位公使的拖沓与多疑也很不满。“这种人不仅自讨苦吃，也给人家添麻烦。不过，”他说，“我们必须听天由命。这就像旅行者不得不翻一座山，这座山要是不存在，路走起来自然舒坦得多，也短得多；可它既然已经存在，那你就必须翻过去！”

我那老头子心里明白，比起他来伯爵更器重我。他对此十分生气，一抓住机会就当着我的面讲伯爵的坏话；我呢，自然便要为伯爵辩护，这一来事情只会更糟。昨天我简直叫他惹火了，因为他下面的一席话，捎带着把我也给骂了进去。他说，伯爵处理起事务来还算在行，非常干练，笔头嘛也来得，可就是缺少渊深的学识，跟所有文人一样。讲这话时，他那副神气仿佛在问：“怎么样，刺痛你了吧？”我才不吃这一套哩；我鄙视一个像这样思想和行动的人，便与他针锋相对，毫不让步。我道，无论个性或是学识，伯爵都是位理应受到尊重的人。“在我所有相识者中，”我说，“没有谁像他那样心胸开阔，见多识广，同时又精于日常事务的。”——我这话在老头子无异于对牛弹琴；为了避免闲扯下去再找气怄，我就告辞了。

瞧，全都怪你们不是。是你们唠唠叨叨，劝我来戴上了这副重轭，成天价在我耳边念“要有作为呀”，“要有作为呀”。要有作

为！如果一个种出马铃薯来运进城去卖的农民，他不就已经比我更有作为的话，我也甘愿在眼下这条囚禁我的苦役船上再受十年罪。

还有那班麇集此间的小市民们的虚荣与无聊！他们是如此地斤斤计较等级，无时无刻不在瞅着抢到别人前头去一步的机会，以致这种最可悲、最低下的欲望，竟表现得赤裸裸的。比如有一个女人，她逢人便讲她的贵族血统和领地，使每个不谙内情者都只能当她是白痴，要不怎么会神经失常，把自己那点儿贵族的血液和世袭的领地竟看得如此了不起。——更糟糕的是，这个女的偏偏只是本地一名书记官的千金。——是啊，我真不明白这类人，他们怎么竟如此没有廉耻。

不过，好朋友，我一天比一天看得更加清楚，以自己去衡量别人是很愚蠢的。何况我本身有的是伤脑筋的事儿，我这颗心真叫不平静啊——唉，我真乐于让人家走人家的路，只要他们也让我走自己的路就成。

最令我恼火的是市民阶层的可悲处境。尽管我和任何人一样，也清楚了解等级差别是必要的，它甚至还给我本人带来了不少好处，可是，它却偏偏又妨碍着我，使我不能享受这世界上仅存的一点点欢乐，一星星幸福。最近，我在散步时认识了 封·B小姐；她是一位在眼前的迂腐环境中仍不失其自然天性的可爱姑娘。我和她谈得十分投机，临别便请她允许我上她家去看她。她大大方方地答应了，使我更加急不可耐地等着约定的时间到来。她并非本地人，住的是一位姑母家里。老太太的长相我一见就不喜欢，但仍然对她十分敬重，多数时间都在和她周旋。可是不到半小时，我便摸清了她的底儿，而事后 封·B小姐也向我承认了。原来亲爱的姑妈老来事事不如意，既无一笔符合身份

的产业，也无智慧和可依靠的人，有的只是一串祖先的名字和可资凭借的贵族地位，而她唯一的消遣，就是从她的楼上俯视脚下的市民的脑袋。据说她年轻时倒是很俊俏的，只是由于行事太诡，才毁了自己的一生：开始一意孤行，把不少倒霉的小青年折磨得够戗；后来上了几分年纪，就只好屈就一位软耳根的老军官啦。此人以这个代价和一笔勉强够用的生活费，和她一道度过了那些艰辛的岁月。随后他就一命呜呼，丢下了她孤零零一个人，眼下的日子同样艰辛。要不是她那外甥女如此可爱的话，谁还高兴来瞅她一瞅啊。

## 一七七二年一月八日

真不知这是些什么人，整个的心思都系挂在那种种繁文缛节上，成年累月盘算和希冀的只是怎样才能在宴席上把自己的座位往上挪一把椅子。并非他们除此别无事做；相反，事情多得成堆，恰恰是为忙那些无聊的琐事去了，才顾不上干重要的事。上星期，在乘雪橇出游时便发生了争吵，结果大为扫兴。

这班傻瓜哟，他们看不出位置先后本身毫无意义；看不出坐第一把交椅的，很少是第一号角色！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君王受自己宰相的支配，有多少宰相又为他秘书所驾驭！在这种情况下，谁是第一号人物呢？我认为是那个眼光超过常人、有足够的魄力和心计把别人的力量与热情全动员起来实现自己的计划的人。

# 一月二十日

亲爱的绿蒂，我刚才为避一场暴风雪逃进了一家乡村小客栈；只有到了这儿，我才能给你写信。多久我还困在D城那可悲的窠巢里，忙碌在那班对于我的心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人们中间，多久我的心就不会叫我写信给你。可眼下，在这所茅屋中是如此寂寞，如此湫隘，雪和冰雹正扑打着我的小窗，在这儿我的第一个思念却是你。我一踏进门，你的倩影便出现在我的眼前，唤起了我对你的回忆，绿蒂呵，那么神圣、那么温馨的回忆！仁慈的上帝，这是许久以来你赐予我的第一个幸福时刻啊！

亲爱的，你哪知道我已变得多么心神不定，知觉麻木！我的心没有一刻充实，没有一刻幸福！空虚呀！空虚呀！我好像站在一架西洋镜前，看见人儿马儿在我眼前转来转去，不禁经常问自己，这是不是光学把戏呢？其实，我自己也参加了玩这把戏，或者更正确地说，也像个木偶似的被人玩，偶尔触到旁边一个人的木手，便吓得战栗着缩了回来。晚上，我下决心要享受日出，到了早晨却起不来床；白天，我希望能欣赏月色，天黑了又呆在房中出不去。我闹不明白，我干吗起身，干吗就寝。

我的生活缺少了酵母；使我深夜仍精神饱满，一大早就跳下床来的兴奋剂已不知抛到了何处。

在此地我只结识了一个女子，一位名叫封·B的小姐；她就像你啊，亲爱的绿蒂，如果说谁还能像你的话。“哎，”你会说，“瞧这人才会献殷勤哩！”——此话倒也并非完全不对；一些时候以来，我的确变得有礼貌多了，机灵多了——不如此不行呵——，所以女士们讲：谁也不如我会说奉承话。“还有骗人的话，”你会

补充说。可是，不如此不行呵，你懂吗？——让我还是讲封·B小姐吧。她是一个重感情的姑娘，这从她那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里可以看出来。她的贵族身份只是她的负担，满足不了她的任何一个愿望。她渴望离开扰攘的人群，我不止一次陪着她幻想过田园生活的纯净的幸福，啊，还幻想过你！她是多么经常地不得不崇拜你呵。不，不是不得不，而是自愿；她非常愿意听我讲你的情况，并且爱你。

呵，我真愿能再坐在你脚边，坐在那间舒适可爱的小房间里，看着我们亲爱的孩子们在我的周围打闹嬉戏啊！要是你嫌他们吵得太厉害，我就可以让他们聚到我身边来，安安静静听我讲一个可怕的故事。

美丽的夕阳慢慢沉落在闪着雪光的原野上，暴风雪过去了，而我呢，又必须把自己关进我那笼子里去……

再见！阿尔伯特和你在一起吗？你究竟过得……？上帝饶恕我提这个问题！

## 二月八日

八天来天气坏得不能再坏，但对于我却太好啦。须知，自从我到此地以后，还没有一个天气好的日子不是让人破坏了或者搞得不痛快的。“哈，这会儿你尽管下雨、飞雪、降霜、结冰好了，”我想，“我反正呆在屋子里也不会比外面坏，或者恰恰相反，倒好一些。”每当早上太阳升起，预示着有一个好日子的时候，我便忍不住要嚷：“今儿个上帝又降了一个恩惠，好让他们去你抢我夺啦！”他们互相抢夺着健康、荣誉、欢乐和休息，而且这样做多半是出于愚昧无知和心胸狭隘；可你要听他们讲起来，存心却像是

好得不能再好了。我有时真想跪下去求他们，别这么发疯似的大动肝火好不好呵。

## 二月十七日

我担心，我的公使与我共事不长了。这个人简直叫你受不了。他办公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十分可笑，我常常禁不住要讲出自己的看法来，或者干脆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方式行事，结果自然从来不能令他满意。最近他到宫里去告了我，部长也就给了我一个申斥，虽说相当和缓，但申斥毕竟是申斥。我已准备提出辞呈，这当口却收到了他的一封亲笔信*；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呵！在它所包含的崇高、高尚和英明的思想面前，我不能不五体投地。他责备我有失偏激。他说，我对办事效率、对影响他人、对干预政务等等问题的想法，固然表现了年轻人的朝气，值得尊重，但是却操之过急；因此，他并不准备叫我打消这些想法，而只希望使它们和缓一点，引导它们，让它们发挥好影响，产生积极切实的作用。真的，有八天之久，我感到深受鼓舞，心情格外舒畅。内心的平静确是一件珍宝，简直就是欢乐本身。亲爱的朋友，要是这珍宝能既贵重美丽，又不易破碎就好喽！

## 二月二十日

上帝保佑你们，亲爱的朋友！愿他把从我这儿夺去的好日

---

* 出于对这位杰出人物的尊敬，编者从书里抽去了这封信以及后文提到的另一封信；因为编者认为，不这样未免冒失，就算能得到读者的热诚感谢吧，也仍然是不可原谅的。（作者注）

子，统统赐予你们吧。

我感谢你，阿尔伯特，感谢你瞒着我。我一直等着你们结婚的消息；我已下定决心，一当这大喜的日子到来，就将郑重其事地从墙上把绿蒂那张剪影像取掉，藏到其它画片中间去。喏，眼下你们已经成为眷属，可她的像仍然挂在这里；是的，还要让它一直挂下去！为什么不呢？我知道，我也仍然存在于你们那儿，存在于绿蒂心中，但并未妨碍你，是的，我在她心中占据着第二个位置，并且希望和必须把这个位置保持下去。呵，要是她把我忘了，我就会发疯的……这个想法太可怕，阿尔伯特。再见，阿尔伯特！再见，绿蒂，我的天使！

## 三 月 十 五 日

我触了一个霉头，看起来是非离开此地不可啦。我咬牙切齿！见鬼！事情绝无补救，而要怨就只能怨你们。是你们鼓动我，催促我，折磨我，使我接受了这份与我心情不合的差事。这下我可好了！这下你们可好了！为了不让你讲什么又是我思想偏激才把一切弄糟了的，现在我请你，亲爱的先生，听听下面这段简短有趣的故事，它将是原原本本的纪实。

C伯爵喜欢我，器重我，这你知道，我已经对你讲过上百遍了。就在昨天，我在他府上吃饭，可没想到正巧碰着个当地的贵族男女晚上要来他家聚会的日子；再说我也从来没留心，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是不容插足他们的集会的。好啦。我在伯爵府上吃饭，饭后我们在大厅中踱起步来，我和伯爵谈话，和一位后来的上校谈话，不知不觉间聚会的时候就到了。天晓得，我却压根儿没想到呵。这当口，最最高贵的封·S太太率领着自己的丈

夫老爷以及她那只孵化得很好的小鹅——一位胸部扁平、纤腰迷人的千金走进来了，并且在经过我身边时高高扬着他们那世袭的贵族的眼睛和鼻孔。我打心眼儿里讨厌这号人，因此打算一等伯爵与他们寒暄完就去向他告辞，谁知这时我那B小姐又进来了。我每次一见她总感几分欣喜，便留下来，站在她的椅子背后，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她和我交谈不如平时随便，样子也颇尴尬。我觉得奇怪。“原来她也跟那班家伙一样哩，”我暗想，不禁生起气来，准备马上走；可我仍留下了，因为我很希望是错怪了她，不相信她真会如此，希望能从她口里听见一句好话，并且……谁知还希望什么。这其间，聚会的人已经到齐：有穿戴着参加弗朗茨一世①加冕时的全套盛装的F男爵，有带着自己的聋子老婆、在这种场合被郑重地称为封·R大人的宫廷顾问R等等，此外，还不应忘记提到捉襟见肘的J，他在自己满是窟窿的老古董礼服上，打着许多时新的补丁。聚到一块儿的就是这种人物。我与其中几个我认识的攀谈，他们全都爱理不理。我想……我只留心着我的B小姐，没注意到女人们都凑到大厅的头上，在那儿叽叽咕咕地咬耳朵；没注意到，后来男人们也受了传染；没注意到，封·S夫人一个劲儿在对伯爵讲什么（这些情形全是事后B小姐告诉我的），直到伯爵终于向我走来，把我领到一扇窗户跟前。

“您了解我们的特殊处境，”他说，“我发现，参加聚会的各位对您在场感到不满。我本人可是说什么也不想……”

“阁下，”我抢过话头说，“千万请您原谅；我早该想到才是呵。不过我知道，您会恕我失礼的。我本早想告辞，却让一个恶

① 弗朗茨一世（Franz der Erste，1708—1765），“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745年加冕。

灵给留住了。"我微笑着补充道，同时鞠了一躬。

伯爵含意深长地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不声不响地出了一帮贵族聚会的大厅，到得门外，坐上一辆轻便马车，向着M地驶去。在那儿，我一边从山上观赏落日，一边读我的荷马，听他歌唱俄底修斯如何受着好客的牧猪人的款待。一切都是如此地美好啊。

傍晚回寓所吃饭，在客厅里已只剩几个人。他们挤在一个角落里掷骰子，把桌布都翻了起去。这当儿为人诚恳的阿德林走进来，脱下帽子，一见我就靠拢来低声说：

"你碰钉子了？"

"我？"我问。

"可不是，伯爵把你从集会里赶出来啦。"

"见他们的鬼去！"我说。"我倒宁肯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呐。"

"这样就好，你能不在乎。"他说，"可令我讨厌的是，眼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到这时候，我才感觉不自在起来。所有来进餐的人都盯着我瞧，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吧！这才叫恼人呵。

甚至在今天，我走到哪儿，那儿的人都对我表示同情；我还听见一些本来嫉恨我的人在洋洋得意地讲："这下瞧见了，那种妄自尊大的家伙会有怎样的下场。他们凭着点儿小聪明就自以为了不起，把一切全不放在眼中……"诸如此类的混帐话还有的是。我真恨不得抓起刀来，刺进自己的心窝里去；要知道你们尽可以说什么自行其是，不予理睬，可我倒想看看，有谁能忍受占了上风的无赖们对自己说东道西。他们的话要是凭空捏造，唉，那也倒罢了。

# 三月十六日

所有的事情都叫我生气。今天我在大街上碰见B小姐，忍不住招呼了她。一当我们离开人群远了点，我就向她发泄对她最近那次态度的不满。

“呵，维特，”她语气亲切地说，“既然你了解我的心，怎么还能这样解释我当时的狼狈不安呢？从我跨进大厅的一刻起，我就多么为你难受啊！我已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一切，话到舌头无数次，只差对你讲出来。我知道，封·S和封·T宁肯带着她们的男人退场，也绝不愿和你在一起。我知道，伯爵也不好得罪他们……眼下可热闹啦！”

“眼下怎样了，B小姐？”我问，同时掩饰着内心的恐惧；而前天阿德林给我讲的一切，此刻就像沸腾的开水似地在我血管里急速流动起来。

“你可害得我好苦呵！”说着说着，可爱的人儿眼里就噙满了泪水。

我再控制不住自己，已准备跪倒在她脚下。

“请你有话就说出来吧，”我嚷道。

泪珠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我完全失去了自制。她擦着眼泪，一点没有掩饰的意思。

“你知道我姑妈，”她开始讲，“当时她也在场，并且以怎样的目光盯着你哟！维特，我昨天晚上好不容易才熬过来，今儿一天又为和你交往挨了一顿训。我还不得不听着她贬低你，辱骂你，一点不能为你辩解，不好为你辩解。”

B小姐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剑一样刺痛我的心。她体会不

到，如果不提这一切对我来说将是多么大的仁慈。现在她又告诉我，人家还有哪些流言蜚语，以及谁谁谁将因此洋洋得意。她说，那些早就指责我傲气和目中无人的家伙，眼下对于我受的报应真是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听着她，威廉，听着她以怀着真诚同情的声调讲这些……我当时气得肺都炸了，眼下也仍然怒火中烧。我那会儿真希望有谁站出来指责我，这样我便可以一刀戳穿他；也许见了血，我的心中会好受些。呵，我曾上百次地抓起刀来，想要刺破自己的胸膛，以舒心中的闷气。人说有一种宝马，当骑手驱赶过急，它便会本能地咬破自己的血管，使呼吸变得舒畅一些。我的情形经常也就如此，真巴不得切开自己的一条动脉，以便获得永恒的自由。

## 三月二十四日

我已向宫里要求辞职，希望能得到批准；我没有事先征得你们同意，谅必你们不会怪罪我吧。我反正是非走不可了；而你们为劝我留下可能说的话，我也都知道……对了，请你把此事尽可能委婉地告诉我母亲，我自己已是无计可施，如果不能使她称心，那就只有求她原谅。自然，这必定会叫她难过：眼看自己儿子业已开始的做枢密顾问和公使的美好前程就此断送，前功尽弃！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任随想出几多我可以留下和应该留下的前提，一句话，我反正得走。为了让你们知道我的去向，我就告诉你，这儿有一位侯爵，他很乐于和我结交。当他得知我辞职的打算以后，便邀我到他猎庄上去，和他共度明媚的春天。他答应到时候让我自便，加之我们在一起还相互有某种程度的理解，我就想碰碰运气，随他一块儿去。

# 补　　记

## 四月十九日

感谢你的两封来信。我迟迟未作回答，是因为我把这封信压下了，一直等到辞呈批下来；我担心母亲会去找部长，使我的打算难以实现。眼下可好了，辞呈已经摆在面前。我不想告诉你们，上边是多么不愿意批准它，以及部长在信中写了些什么话；否则，你们又该抱怨开来。亲王赠我二十五个杜卡盾，作为解职金，我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这就是说，我不需要母亲再寄给我最近信上要的那笔钱了。

## 五月五日

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因为我的故乡离途经的某地只有六英里，我于是打算再去看看它，回忆回忆那些业已逝去的充满幸福梦想的日子。想当年，父亲故去以后，母亲领着我离开可爱的家园，把自己关进了城里；如今我又要走进她曾领着我出来的同一道门里去。再见，威廉，我在途中会给你写信的。

## 五月九日

我怀着朝圣者的虔敬心情，完成了我的故乡之行；一些意想

不到的情感曾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在出城向S地走一刻钟处的那株大菩提树旁，我叫车夫停了下来。我下了车，打发邮车继续往前走，自己准备步行，以便随心所欲地唤起对往事的回忆，尽情地加以重温。瞧我又站在这株菩提树下啦！儿时，我曾无数次地以它为散步的终点和目的。世事无常！当初，无知而幸福的我多么渴望到那陌生的世界里去，为我的心寻找丰富的营养，无尽的享受，使我郁闷焦躁的胸怀得以舒畅，得到满足；如今，我从广大的世界上归来，我的朋友啊，可希望已一个个破灭，理想也尽皆消亡！

我看见那些山峰仍兀立眼前，我曾多少次希望去攀登它们啊！我曾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这菩提树下，心儿却已飞过山去，尽情地神游在山后的森林与峡谷中；在我眼里，它们显得如此亲切，如此神秘。每当到了回家的时刻，我又多么恋恋不舍，不愿离开这可爱的所在啊！

离城渐渐近了。所有古老的、熟悉的花园小屋都得到了我的问候，而新建的却令我反感，一如其它所有由人们造成的变化。我穿过城门，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到了家。好朋友，我不想细谈；这些对我具有极大魅力的事物，讲出来却会十分单调乏味。我决定下榻在市集广场上，紧靠着我们家的老屋。我在散步时发现，我们被一位认真的老太太塞在里边度过了童年时代的教室，如今已变成一家杂货铺。我回味着在这间小屋里经历过的不安，悲伤，迷惘和恐惧。——几乎每跨一步，我都能遇上吸引我注意的事物；即使一个朝圣者到了圣城，也找不到如许多值得纪念的地方，他的心也很难充满如许多神圣的激情啊。——仅再举千百件经历中的一件为例。我沿河而下，走到了有一个农场的地方；从前我也常来这儿，我们男孩子们练习用扁平的石块在这

里的河面上打水飘儿。我还记忆犹新的是，我有时站在江边目送着江水，心中充满了奇妙的预感，脑子里想象着江水正要流去的不可思议的地域，但很快便发现自己的想象力到了尽头；尽管如此，我仍然努力想下去，直到终于忘情在一个看不见的远方。——你瞧，朋友，我们那些杰出的祖先尽管孤陋寡闻，却也非常幸福！他们的感情和诗是那么天真！当俄底修斯讲到无垠的大海和无边的大地时，他的话是那么真实、感人、诚挚、幼稚而又十分神秘。现在，我可以和每一个学童讲，地球是圆的，可这又对我有何用处呢？人只需要小小一块土地，便可以在上边安安乐乐；而为了得到安息，他所需的地方就更小了。

眼下我已住在侯爵的猎庄上。这位爵爷待人真诚随和，倒也十分好处。可在他周围，却有一些令我简直莫名其妙的人。他们似乎并非奸诈之徒，但又没有正派人的样子。有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诚实的，但仍不能予以信赖。最令我感觉不快的是，侯爵经常人云亦云，高谈阔论，讲一些听到和读到的东西。

再说，他之重视我的智慧和才气，也胜过重视我的心；殊不知我的心才是我唯一的骄傲，才是我的一切力量、一切幸福、一切痛苦以及一切一切的唯一源泉！唉，我知道的东西谁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所独有。

## 五月二十五日

我脑子里有过一个计划；但在它实现以前，我本不想告诉你。现在反正成不了功，说说也无妨。我曾经希望去从军！这个想法在我心中久已有之；我所以追随侯爵来到他庄上，主要目的也在于此，因为他是×××地方的现役将军。一次在散步时，

我把自己的打算透露给他；他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说除非我真的有此热情，而不是一时胡思乱想，否则我就必须听从他的规劝。

## 六 月 十 一 日

随你讲什么吧，反正我是呆不下去了。你要我在这儿干吗呢？日子长得叫我难过。至于侯爵，他待我要说多好有多好，可我仍然感到不自在。归根到底，我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个有理解力的人，但也仅仅是平平庸庸的理解力罢了；与他交往带给我的愉快，不见得比读一本好书来得多。我打算再呆八天，然后又四处漂泊去。我在此间干的最有意义的事是作画。侯爵颇具艺术感受力；他要是不受讨厌的科学概念和流行术语的局限，对艺术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一些。有不少次，正当我兴致勃勃地领着他在自然与艺术之宫中畅游，他却突然自作聪明，从嘴里冒出一句艺术行话来，把我直恨得牙痒痒的。

## 六 月 十 六 日

唉，我不过是个漂泊者，是个在地球上来去匆匆的过客！难道你们就不是么？

## 六 月 十 八 日

我打算去哪儿？让我对你说实话吧。我不得不在此地再逗留十四天，然后准备考虑去参观×地的一些矿井；但参观矿井压根儿不算回事，目的还是想借此离绿蒂近一些，如此而已。我自

己也不禁笑起自己这颗心来；但笑尽管笑，却仍然迁就了它。

## 七月二十九日

不，这样很好！好得无以复加！……我……她的丈夫！呵，上帝，是你创造了我，要是你还给了我这个福分，那我这一生除了向你祈祷以外，便什么也不再做。我不想反抗命运，饶恕我的这些眼泪，饶恕我的这些痴心妄想吧！——她做我的妻子！要是我能拥抱这个天底下最可爱的人儿，那我就……

每当阿尔伯特搂住她纤腰的时候，呵，威廉，我的全身便会不寒而栗。

然而，我可以道出真情吗，威廉？为什么不可以？她和我在一起会比和他在一起幸福啊！他不是那个能满足她心中所有愿望的人。他这人缺乏敏感，缺乏某种……随你怎么理解吧，总之，在读到一本好书的某个片断时，他的心不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像我的心和绿蒂的心那样；还有，经常地，当我们发表对另外某个人的行为的感想时，情况同样如此。亲爱的威廉！他虽说也专心一意地爱着她，但这样的爱尽可以获得任何别的报尝啊！

一个讨厌的来访者打断了我。我的泪水已经擦干，心也乱了。再见，好朋友！

## 八月四日

不只我一个人的处境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失望了，所有的人都遭到了命运的欺骗！我去看望住在菩提树下那位贤慧的妇

人。她的大儿子跑上来迎接我；听见他的欢叫声，母亲也走了出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她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先生，我的汉斯已经死了！"——汉斯是她最小的一个儿子。我无言以对。——"还有我的丈夫，"她继续说，"他也两手空空地从瑞士回家来，要不是遇着些好人，他不讨饭才怪哩。他在半道上得了寒热病。"——我不知对她说什么好，只送了一点儿钱给她的小孩；她请我收下几只苹果，我接过了，带着忧伤的回忆离开了那地方。

## 八月二十一日

一眨眼，我的境况完全变了。有几次，我眼前又闪现过生活的欢愉的光辉，但可惜转瞬即逝！——每当我堕入忘我的梦幻中，我便禁不住产生一个想法："要是阿尔伯特死了又将怎样呢？你会的！是的，她也会……"随后，我便跟着自己的胡思乱想追去，直至被领到悬崖边上，吓得浑身战栗着往后退。

我出得门来，循着当初去接绿蒂参加舞会的大路走啊走啊，可是光景全非了！一切已如过眼云烟！没有留下昔日世界的一丝痕迹，半缕情绪。我的心境恰似一个回到自己宫堡中来的幽灵：想当初，他身为显赫的王侯，建造了这座宫堡，对它极尽豪华装饰之能事，后来临终时又满怀希望地把它遗留给自己的爱子；看眼前，昔日的辉煌建筑已烧成一片废墟。

## 九月三日

我有时真不能理解，怎么还有另一个人能够爱她，可以爱她；要知道我爱她爱得如此专一，如此深沉，如此毫无保留，除她

以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了呵！

## 九月四日

是的，就是这样，正如自然界已转入秋天，我的心中和我的周围也已一派秋意。我的树叶即将枯黄，而邻近我的那些树木却在落叶了。我上次刚到此地，不是对你讲过一个青年农民么？这次在瓦尔海姆我又打听他的情况，人家告诉我，他已被解雇了；此外就谁也不肯再讲什么。昨天，在通往邻村的路上，我碰见他，与他打招呼，他于是给我讲了他的故事。要是我现在再讲给你听，你将很容易理解，这个故事为何令我感动不已。可是，我干吗要讲这一切，干吗不把所有令我担忧、令我难受的事情藏在自己心中，而要让你和我一样不痛快呢？干吗我要给你一次一次机会，让你来怜悯我，骂我呢？随它去吧，这也许也是我命中注定了的！

经我问起，这青年农民才带着默默的哀愁——我看还有几分羞怯——讲起他自己的事。但一讲开，他就突然像重新认识了自己和我似的，态度变得坦率起来，向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抱怨他的不幸。我的朋友，我现在请你来判断他的每一句话吧！

他承认，不，他是带着一种回忆往事的甜蜜和幸福的神情在追述，他对自己女东家的感情如何与日俱增，弄到后来六神无主，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他吃不进，喝不下，睡不着，嗓子眼好似给堵住了一样。人家不让他做的事，他做了；人家吩咐他做的事，他又给忘了，恰像有个恶灵附了体。直到有一天，他知道她在阁楼上，便跟着追了去，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吸引

了去。由于她怎么也不听他的请求，他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竟想对她动起蛮来；不过上帝作证，他对她的存心始终是正大光明的，别无其它欲念，只是想娶她做老婆，让她和他一起过日子而已。因为已经讲了相当久，他开始结巴起来，就像一个还有话讲但又不好出口的人似的。最后，他还是很难为情地向我坦白，她允许了他对自己作一些小小的亲热表示，让他成为她的知己。他曾两三次中断叙述，插进来反复申辩说，他讲这些不是想败坏她的名誉，并且表示，他仍像过去一样地爱她，尊重她，要不是为了叫我相信他并非完全是个头脑发昏的家伙，他才不会把这些事泄漏出来呐。

喏，好朋友，我又要重弹我永远弹不厌的老调了：要是我能让你想象出这当时站在我跟前、眼下也仍像站在我跟前的人是个啥样子，那该多好呵！要是我能正确地讲述一切，让你感觉出我是如何同情他的命运，不得不同情他的命运，那该多好呵！总之，由于你了解我的命运，也了解我本人，你就会十分清楚地知道，是什么使我的心向着一切不幸者，尤其是这个不幸的青年农民。

我在重读此信时，发现忘记了讲故事的结尾；而结尾如何是很容易猜想的。女东家没有同意他，她的兄弟也插了手。此人早就恨他，早就巴不得把他撵走，生怕自己姐姐一改嫁，他的孩子们就会失去财产继承权；她本身没有子女，所以他们眼下是大有望头的。这位舅老爷不久便赶走了年轻人，并且大肆张扬，闹得女东家本人即便再想找他回去也不可能了。眼下她已另雇了一个长工；而为着这个长工，据说她又和自己的弟弟吵翻了，人家断定她会嫁给他，可她弟弟却死活不答应。

我对你讲的一切绝无夸大，绝无涂脂抹粉；相反，倒可以说

讲得不好，不来劲，而且是用我们听惯了的无伤大雅的语言在讲，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情致。

这样的爱情，这样的忠心，这样的热诚，才不是诗人杜撰得出来的哩！如此纯真的情感，只存在于那个被我们称为没教养的、粗鲁的阶级中。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实际上是被教养成了一塌糊涂的人！毕恭毕敬地读读这个故事吧，我求你。今天我由于写下了它，心情格外平静；再说，你从我的字迹也看得出，我可不是像平时那样心慌意乱，信手涂鸦的呵。读吧，亲爱的威廉，并且在读的时候想着，这也是你的朋友的故事。可不是么，我过去的遭遇和他一样，将来也会一样；只是我不如这个穷苦的不幸者一半勇敢，一半坚决，我几乎没有拿自己与他相比的勇气。

## 九 月 五 日

她的丈夫在乡下办事，她写了一张便条给他，开头一句是：

“亲爱的，我的好人，你赶快回来吧，我怀着无比的喜悦期待着你。”

碰巧一位朋友带来消息，说他有些事务未了，不能马上回来。这样字条便一直摆在桌上，当晚落到了我的手里。我读着读着就微笑了。她问我笑什么。

“人的想象力真是神赐的礼物。”我脱口说出，“我有一会儿恍惚觉得，它就是写给我的哟。”

她听了不再言语，样子似乎不高兴；我也只好沉默下来。

## 九 月 六 日

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脱掉我第一次带绿蒂跳舞时穿的那件青色燕尾服；它式样简朴，穿到最后简直看不得了。我又让裁缝完全照样做了一件，同样的领子，同样的袖头，再配上一式的黄背心和黄裤子。

可新做的总不能完全称我的心。我不知道……我想，过段时间也许会好一点吧。

## 九 月 十 二 日

为了接阿尔伯特，她出门去了几天。今天我一跨进她房间，她便迎面走来，我于是高高兴兴地吻了她的手。

从镜台旁飞来一只金丝雀，落在她的肩上。

“一个新朋友，”她一边说，一边把雀儿逗到她手上，“是送给小家伙们的。你瞧多可爱！你瞧！每次我喂它面包，它都扑打双翅，小喙儿啄起来可真灵巧。它还和我接吻哩，你瞧！”

她说着便把嘴唇伸给金丝雀，这鸟儿也将自己的小喙子凑到她的芳唇上，仿佛确曾感受到了自己所享受的幸福似的。

“让它也吻吻你吧，”绿蒂道，同时把金丝雀递过来。

这鸟喙儿在她的嘴唇和我的嘴唇之间起了沟通作用，和它轻轻一接触，我仿佛就吸到了她的芳泽，心中顿时充满甜美无比的预感。

“它和你接吻并非毫无贪求，”我说，“它是在寻找食粮，光亲热一下会令它失望而去的。”

“它也从我嘴里吃东西，”她说。——她真就用嘴唇衔着几片面包屑递给它；在她那嘴唇上，洋溢着最天真无邪和愉快幸福的笑意。

我转开了脸。她真不该这样做啊！不该用如此天真无邪而又令人销魂的场面，来刺激我的想象力，把我这颗有时已被对生活的淡漠摇得入睡了的心重又唤醒！——为什么不该呢？——她是如此信赖我！她知道，我是多么爱她！

## 九 月 十 五 日

我真给气疯了，威廉，世上还有点价值的东西本已不多，可是人们仍不懂得爱护珍惜。你知道那两株美丽的胡桃树，那两株我和绿蒂去拜访一位善良的老牧师时曾在它们底下坐过的胡桃树！一想到这两株树，上帝知道，我心中便会充满最大的快乐！它们把牧师家的院子变得多么幽静，多么荫凉啊！它们的枝干是那样挺拔！看着这两株树，自然便会怀念许多年前栽种它们的那两位可敬的牧师。乡村学校的一个教员向我们多次提到他俩中一位的名字，这名字还是他从自己祖父口里听来的。人都讲，这位牧师是个很好的人；每当走到树下，你对他的怀念便会显得神圣起来。告诉你，威廉，当我们昨天谈到这两株树已给人砍了的时候，教员就已眼泪汪汪的。砍了！我气得几乎发疯，恨不能把那个砍第一斧头的狗东西给宰啦。说到我这个人，那真是只要看见自己院子里长的树中有一棵快老死了，心里也会难过得要命。可也有一件，亲爱的朋友，人们到底还是有感情的！全村老小都抱怨连天；我真希望牧师娘子能从奶油、鸡蛋以及其它东西上感觉出，她给村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因为这个

新牧师的老婆（我们的老牧师已经去世），一个瘦削而多病的女人，她有一切理由不喜欢这个世界，世人中也没有一个喜欢她；而她正是砍树的罪魁。这个自命博学的蠢女人，她还混在研究《圣经》的行列里，起劲地要对基督教进行一次新式的、合乎道德的改革，对拉瓦特尔的狂热不以为然；她的健康状况糟透了，因此在人世上全无欢乐可言。也只有这样一个家伙，才可能干出砍树的勾当来。你瞧我这气真是平不了啦！试想一想，就因为树叶掉下来会弄脏弄臭她的院子，树顶会挡住她的阳光，还有胡桃熟了孩子们会扔石头去打等等；据说这些都有害于她的神经，妨碍她专心思考，妨碍她在肯尼柯特①、塞姆勒②和米夏厄里斯③之间进行比较权衡。我看见村民们特别是老人如此不满，便问："你们当时怎么竟任人家砍了呢？"

他们回答："在我们这地方，只要村长想干什么，你就毫无办法。"

可有一点倒也公平：牧师从自己老婆的怪癖中从未得到过甜头，这次竟想捞点好处，于是打算与村长平分卖树的钱；谁知镇公所知道了说，请把树送到这儿来吧！因为镇公所对长着这两棵树的牧师宅院从来拥有产权，便将它们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树反正砍倒啦！呵，可惜我不是侯爵！否则我真想把牧师娘子、村长和镇公所统统给……侯爵！……可我要真是侯爵，哪儿还会关心自己领地内的那些树啊？

---

① 肯尼柯特（Benjamin Kennikot，1718—1783），英国神学家。

② 塞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1725—1791），德国新教神学家。

③ 米夏厄里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1717—1791），德国神学家和东方学家。

## 十月十日

每当我看见她那双黑眼睛，我的心中便十分快乐！使我感到不安的是，阿尔伯特似乎并不那么幸福，不像他希望……，不如我自以为会……，要是我……

我本不爱用删节号，但在这儿没有其它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即使如此，我想也说得够清楚了。

## 十月十二日

莪相已从我心中把荷马排挤出去。这位杰出的诗人领我走进了一个何等样的世界呵！我漂泊在荒野里，四周狂风呼啸，只见在朦胧的月光下，狂风吹开弥漫的浓雾，现出了先人的幽灵。我听见从山上送来的林涛声中，夹杂着洞穴里幽灵们的咽咽哭泣声，以及在她的爱人——那高贵的战死者长满青苔的坟茔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少女的泣诉。蓦然间，我瞅见了他，瞅见了在荒野里寻觅自己祖先的足迹的白发行吟诗人；可他找到的，唉，却只是他们的墓碑。随后，他叹息着仰望夜空中灿烂的金星，发现它正要沉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而往昔的时光便活现在他英雄的心中；要知道这和蔼的星光也曾照临过勇士们的险途。这明月也曾辉耀过他们凯旋归来时扎着花环的战船啊。在白发诗人的额间，我发现了深深的苦闷；我看见这最后一位孤独的伟人，他正精疲力竭地向着自己的坟墓蹒跚行去，一边不断从已故亲人的虚幻无力的存在中吸取令人感到灼痛的欢乐，俯视着冰冷的土地和在狂风中摇曳不定的深草，一边口里呼道："有个漂泊者

将会到来，他曾见过我的美好青春；他将会问：‘那位歌手在哪里？芬戈①杰出的儿子在哪里？’他的脚步将踏过我的坟头，他将在大地上四处将我寻索，但却找不着我。”

啊，朋友！我真愿像一位忠诚的卫士拔出剑来，一下子结果我这位君王，以免除他慢慢死去的痉挛的痛苦，然后再让我的灵魂去追随这位获得解放的半神。

## 十月十九日

多么空虚啊！我的胸口这儿觉得可怕的空虚！——我常常想，哪怕你能把她拥抱在心口一次，仅仅一次，这整个的空虚就会填满了。

## 十月二十六日

是的，好朋友，我将会确信，越来越确信，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很少的，非常非常少！一个女朋友来看绿蒂，我便退到隔壁房间，拿起一本书来读，却读不进去，随后又取过一支笔想写点什么。这当儿，我听见她们在低声交谈，相互报告一些不足道的事，无外乎谁谁结了婚，谁谁生了病、病得很重之类的本地要闻。

“她现在老是干咳，脸上颧骨这么高，还常常晕倒，我看是活不长喽，”客人说。

“那个N·N的情况也一样糟，”绿蒂应着。

“他已经浮肿了，”客人又讲。

---

① 芬戈(Fingol)相传为三世纪时的苏格兰国王，据说莪相是他的儿子。

听她俩这么聊着，我在想象中已去到那两个可怜人的病榻前，看见他们如何苦苦挣扎，留恋生命，如何……

可是，威廉呵，我这两位女士却满不在乎地谈着他们，就像谈一个素不相识者快死了似的！我环顾四周，打量着我所在的房间，打量着放在这儿那儿的绿蒂的衣物，阿尔伯特的文书，以及这些我现在已经十分熟悉的家具，乃至这个墨水池，心里不禁就想："瞧，你现在对这个家庭有多么重要啊！太太重要了！你的朋友们敬重你。你常常带给他们快乐；而你的心里也觉得，似乎离了他们你就活不下去。可是——你要是这会儿走了，从他们的圈子里消失了，他们又将多久会感到失去你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缺陷呢？多久？唉，人生才叫无常呵！他甚至在对自己的存在最有把握的地方，在留下了他存在的唯一真实印记的地方，在他的亲爱者的记忆中，在他们的心坎里，也注定了要熄灭，要消失，而且如此的快！

## 十月二十七日

人对人竟如此地缺少价值，一想起来我常常恨不得撕破自己的胸膛，砸碎自己的脑袋。唉，要是我不带来爱情、欢乐、温暖和幸福，人家就不会白白给我；另一方面，就算我心里充满了幸福，也不能使一个冷冰冰地、有气无力地站在我面前的人幸福啊。

## 同日晚

我具有再多精力，也会被对她的热情吞噬掉；我具有再多天

赋，没有她一切都将化作乌有。

## 十月三十日

我已有上百次几乎就要拥抱她了！伟大的主知道，当一个人面前摆着那么可爱的东西而又不能伸出手去攫取时，他心头会多难受。攫取本是人类最自然的欲望。婴儿不总是伸出小手抓他们喜爱的一切么？——可我呢？

## 十一月三日

上帝知道，我在上床时常常怀着这样一种希冀，是的，有时甚至是渴望：不要再醒来了吧！——因此，第二天，当我早上睁开眼睛又见到太阳时，心里便异常难受。唉，要是我在心绪不佳时能怪天气，怪第三者，怪一件没做成功的事情，那也倒好，我身上的难受劲儿定会减少一半。多可悲啊，我的感觉千真万确，一切的过错全在我自己！——不，不是过错。总之，正如一度一切幸福的根源全存在于我本身，一切痛苦的根源也在我自己身上。当初，我满心欢喜地到处游逛，走到哪儿，哪儿就变成了天国，心胸开阔得可以容得下整个宇宙，难道这个我不是同一个人么？可如今，这颗心已经死去，从中再也涌流不出欣喜之情；我的眼睛枯涩了，再也不能以莹洁的泪水滋润我的感官；我的额头更是可怕地皱起来啦。我痛苦之极；我已失去了自己生命中唯一的欢乐，唯一神圣的、令我振奋的力量，我用它来创造自己周围的世界的力量，这力量业已消逝！

我眺望窗外远处的山岗，只见日光刺破岗上的浓雾，洒布在

下面静静的草地上；在已经落叶的柳丝间，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缓缓向我流来……呵，要是这如此美好的景色已像一幅漆画似的在我眼前凝滞不动，不能再娱悦我心，使它产生出丝毫的幸福感觉，那我这整个人在上帝面前不就成了一口干涸的水井，一只破底儿的水桶么。我常常扑倒在地，泪流满面地祈求上苍，像一个头顶上是铁青色的天，四周是干裂的土地的农夫在祈雨一样。

但是，唉，我感觉到，上帝绝不会因为我们拚命哀求就赐给我们雨水和阳光！可那些我一回首就心里难过的过去的时光，它们为何又如此幸福呢？那时我是十分耐心地期待着他的精神来感召我，满怀感激地、专心一意地接受着他倾注到我身上的欢愉。

## 十一月八日

她责备我不知节制！啊，态度是如此温柔，亲切！说我不该每次一端起酒杯来就非喝一瓶不可。

“别这样，”她说，“想想你的绿蒂吧！”

“想！”我反驳道，“还用得着你叫我想吗？我在想啊！——不只是想！你时刻都在我的心中。今天，我就坐在你不久前从马车上下来的那个地方……”

她引开话题，不让我讲下去。好朋友，我算完了！她想怎样处置我，就可以怎样处置。

## 十一月十五日

我感谢你，威廉，感谢你对我真诚的同情，感谢你的忠告；我

请你放心。让我忍受下去吧，我尽管疲惫不堪，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到底。我尊重宗教信仰，这你知道；我觉得，它是某些虚弱者的拐杖，奄奄一息者的振奋剂。不过，它难道能够对人人都起这个作用么？必须对人人都起这个作用么？要是你看一看这个广大的世界，你就会发现有成千上万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宗教信仰并非如此，而且将来也不会如此，无论是旧教还是新教。难道我就非有宗教帮助不可么？圣子耶稣自己不是说过，只有那些天父交给他的人，才能生活在他周围么？要是天父没有把我交给他怎么办？要是如我的心所告诉我，天父希望把我留给自己怎么办？——我请你别误解我，别把这些诚心诚意的话看成是讽刺。我是在对你披肝沥胆，否则我就宁可沉默；因为，对于这一切大家和我一样都不甚了然的事情，我是很不乐意开口的。人不是命中注定要受完他那份罪，喝完他那杯苦酒吗？既然天堂里的上帝呷了一口都觉得这酒太苦，我为什么就得充好汉，硬装作喝起来甜呢？此刻，我的整个生命都战栗于存在与虚无之间，过去像闪电似地照亮了未来的黑暗深渊，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沉沦，世界也将随我走向毁灭；在这样可怕的时刻，我还有什么可害羞的呢？那个被人压迫、孤立无助、注定沦亡的可怜虫，他在最后一刻不也鼓足力气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上帝啊，上帝！你干吗抛弃我？"① 那么，我为何就该羞于流露自己的情感，就该害怕这位把天空像手帕一样卷起的神之子尚且不免的一刻呢？

---

① 据基督教圣经载，这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讲的话。

## 十一月二十一日

她看不出，她感觉不到，她正在酿造一种将把我和她自己都毁掉的毒酒；而我呢，也满怀欣喜地接过她递过来置我于死地的酒杯，一饮而尽。为什么她要常常——常常吗？不，也不常常，而是有时候——，为什么有时候她要那么温柔地望着我，要欣然接受我下意识的情感流露，要在额头上表现出对我的痛苦的同情呢？

昨天，当我离开时，她握着我的手说："再见，亲爱的维特！"

亲爱的维特！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她叫我做亲爱的，叫得我周身筋骨都酥软了。我把这句话重复了无数次，等到夜里要上床睡觉时，还自言自语叨咕了半天，最后竟冒出一句："晚安，亲爱的维特！"说罢自己禁不住笑起自己来。

##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不能向上帝祈祷："让她成为我的吧！"尽管如此，我却常常觉得她就是我的。我不能祈祷："把她给我吧！"因为她属于另外一个人。我常常拿理智来克制自己的痛苦；可是，一当我松懈下来，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反驳自己的理智。

##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她感觉到了我是多么痛苦。今天她对我的一瞥，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当时我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我沉默无语，她也久

久地望着我。如今，我在她身上已见不到动人的妩媚，见不到智慧的光辉；这一切在我眼前业已消失。她现在打动我的，是一种美好得多的目光，是一种饱含着无比亲切的同情、无比甜蜜的怜悯的目光。为什么我不可以跪倒在她脚下呢？为什么我不可以搂住她的脖子，以无数的亲吻来报答她呢？为了避开我的盯视，她坐到钢琴前，伴着琴声，用她那甜美、低婉的歌喉，轻轻唱起了一支和谐的歌。我从来还未看见她的嘴唇像如此迷人过；它们微微翕动着，恰似正在吸吮那像清泉般从钢琴中涌流出来的一串串妙音；同时，从她的玉口内，也发出来神奇的回响。——是的，要是我能用言语向你说清这情景就好了！——我再也忍不住，便弯下腰去发誓说：可爱的嘴唇啊，我永远也不会冒昧地亲吻你们，因为你们是天界神灵浮泛的所在啊！——然而……我希望……哈，你瞧，这就像立在我灵魂前面的一道高墙……为了幸福我得翻过墙去……然后下地狱补赎罪过！——罪过？

##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有时对自己讲："你的命运反正就这样了；祝祷别人都幸福吧——还从来没谁像你这样受过苦哟。"随后，我便读一位古代诗人①的作品，读着读着，仿佛窥见了自己的心。我要受的罪真是太多了！唉，难道在我以前的人们都这样不幸过么？

## 十一月三十日

不，不，我注定振作不起来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碰见

① 指莪相。

叫我心神不定的事情。比如今天吧！呵，命运！呵，人类！

正午时分，我沿着河边散步，没有心思回去吃饭。四野一片荒凉，山前刮来阵阵湿冷的西风，灰色的雨云已经窜进峡谷里去。远远地，我瞅见一个穿着件破旧的绿色外套的人，在岩石间爬来爬去，像是正在采摘野花似的。我走到近旁，他听见脚步声便转过头来，模样十分怪异。脸上最主要的神情是难言的悲哀，但也透露着诚实与善良。黑色的头发用簪子在脑顶别成了两个卷儿，其余部分则编成一条大辫子拖在背后，看衣着是个地位低微的人。我想，他对我去过问他的事是不会见怪的，因此便与他搭起话来，问他找什么。

“找花呗，”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可一朵也找不着。”

“眼下可不是找得到花的季节啊，”我说着微笑了。

“花倒是多得很，”他边讲边向我走下来。“在我家的园子里，长着玫瑰和两种忍冬花，其中一种是我爹送我的，长起来就跟野草一般快；我已经找了它两天，就是找不着。这外边也总开着花，黄的，蓝的，红的，还有那矢车菊的小花儿才叫美呢。不知怎的我竟一朵也找不到……”

我感到情况有些蹊跷，便绕个弯儿问：“你要这些花干吗呢？”

他脸上一抽动，闪过一丝古怪的笑意。

“您可别讲出去啊，”说时他把食指搁在嘴唇上，“我答应了送给我那心上人儿一束花。”

“这很好嘛，”我说。

“嗬，”他道，“她有好多好多别的东西，可富着呐。”

“尽管这样，她还是一定喜欢您这束花，”我应着。

“嗬，”他接着讲，“她有许多宝石，还有一顶王冠。”

“她叫什么来着？”

“唉，要是联省共和国①雇了我，我就会是另一个人啦！”他说，“可不，有一阵子，我过得挺不错。现在不成了，现在我……”

他眼泪汪汪地抬起头来望着苍空，其它一切全明白了。

“这么说，您也曾经幸福过？”我问。

“唉，要能再像那时候一样就好喽！”他回答。“那时候，我舒服，愉快，自由自在，就跟水中的鱼儿似的！”

“亨利希！”这当儿一个老妇人喊着，循着大路走来。“亨利希，你在哪儿？我们到处找你，快回家吃饭吧！”

“他是您的儿子吗？”我走过去，问。

“可不，我的可怜的儿子！”她回答，“上帝罚我背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啊。”

“他这样多久了？”我问。

“像这样安静才半年，”她说，“就这样还得感谢上帝。从前他一年到头都大吵大闹的，只好用链子锁在疯人院里。现在不招惹任何人了，只是还经常跟国王和皇帝们打交道。从前，他可是个又善良又沉静的人，能供养我，写得一手好字；后来突然沉思默想起来，接着便发高烧，高烧过后便疯了；现在便是您看见的这个样子。要是我把他的事讲给您听，先生……”

我打断她滔滔不绝的话，问：

“他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自在，很幸福，这指的是怎么一个时候呢？”

“这傻小子！”她怜悯地笑了笑，大声说，“他指的是他神志昏

① 联省共和国（die Generalstaaten），即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尼德兰（今荷兰），当时在德国人心目中是最富有的国家。

乱的那段时间，他常常夸耀它。当时，他关在疯人院里，神经完全失了常。”

这话于我犹如一声霹雳，我塞了一枚银币在老妇人手里，仓皇逃离了她的身边。

“你那时是幸福的啊！”我情不自已地喊着，快步奔回城去。“那时候，你自在得如水中的游鱼！——天堂里的上帝，难道你注定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只有在具有理智以前，或者重新丧失理智以后，才能是幸福的么？——可怜的人！但我又是多么羡慕你的神经失常，知觉紊乱啊！你满怀着希望到野外来，为你的女王采摘鲜花，在冬天里！你为采不到鲜花而难过，不理解为什么竟采不到。而我呢，从家里跑出来时既无目的，也无希望，眼下回家去时依然如此。你幻想着，要是联省共和国雇用你，你就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幸福啊，谁要能把自身的不幸归因于人世的障碍！你感觉不出，感觉不出，你的不幸原本存在于你破碎的心中，存在于你被搅乱了的头脑里；而这样的不幸，全世界所有的国王也帮你消除不了啊。”

谁要嘲笑一个病人到远方的圣水泉去求医，结果反倒加重自己的病痛，使余生变得更难忍受，谁就不得善终！谁要蔑视一个为摆脱良心的不安和灵魂的痛苦而去朝拜圣墓的人，谁同样不得善终！要知道这个朝圣者，他的脚掌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踏下的每一步，对他充满恐惧的灵魂来说都是一滴镇痛剂；他每坚持着朝前走一天，晚上躺下时心里都要轻松得多。——难道你们能把这称作是妄想么，你们这些舒舒服服坐在软垫子上的清谈家？——妄想！上帝啊，你看见我的眼泪了吧！你把人已经造的够可怜了，难道还一定得再给他一些兄弟，让他们来把他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仅有的一点点对于你这博爱者的信任，也统

统夺走么？要知道对于能治百病的仙草的信任，对于葡萄的眼泪①的信任，也就是对于你的信任，相信你能赋予我们周围的一切以治疗疾病和减轻痛苦的力量，而我无时无刻不需要这种力量。我所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呵，曾几何时，你使我的心灵那么充实，如今却又转过脸去不再理我！父亲呵，把我召唤到你身边去吧，别再沉默无语；你的沉默使我这颗焦渴的心再也受不了啦！难道一个人，一个父亲，在自己的儿子突然归来，搂住他的脖子喊叫“我回来了，父亲”的时候，他还能生气么？别生气，如果我中断了人生之旅程，没有如你所希望那样苦捱下去。举世无处不一个样：劳劳碌碌，辛辛苦苦，而后才是报酬和欢乐；可这于我有何意义？我只有在你所在之处才得安适，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来吃苦和享乐。——而你，仁慈的天父，难道会赶我走么？

## 十二月一日

威廉！我上次信中讲的那个人，那个幸福的不幸者，过去就是绿蒂的父亲的秘书。他对她起了恋慕之心，先是暗暗滋长着，隐藏着，后来终于表示出来，因此丢掉了差事，结果发了疯。这一段话尽管干巴巴的，但请你体会一下，这个故事是如何震动了我；我之所以写成像你读到的这个样子，因为阿尔伯特就是这样无动于衷地给我讲的。

## 十二月四日

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吧，我这个人完了，再也忍受不住

① 指酒。

了！今天我坐在她房里……我坐着，她弹着琴，弹了各式各样的曲子，可支支曲子全都触动了我的心事！全都！全都！……你看怎么办？……她的小妹妹在我怀里打扮布娃娃。热泪涌进我的眼眶。我低下头，目光落在她的结婚戒指上……我的泪水滚落下来……这当儿，她突然弹起那支熟悉而美妙的曲调，我的灵魂顿时感到极大的安慰，往事立刻一件件浮上心头，我回忆起了初次听见这支曲调的美好日子，想到了后来的暗淡时日，想起了最终的不快和失望，以及……我在房里来回急走。心儿紧迫得几至于窒息。

“看在上帝份上，”我嚷道，情绪激动地冲她跑去，“看在上帝份上，别弹啦！”

她停下来，怔怔地望着我。

“维特，”她笑吟吟地说，这笑一直刺进了我心里，“维特，你病得很厉害啊，连自己最喜爱的东西也讨厌起来了。回去吧，我求你安静安静！”

我一下从她身边跑开，并且……上帝呵，你看见了我的痛苦，请你快快结束它吧。

## 十二月六日

她的形象四处追逐着我！不论我醒着还是做梦，都充满我整个的心灵！现在，当我闭上双眼，在这儿，在聚集着我的内视力的额头中，便显现出她那双黑色的明眸来。就在这儿啊！我无法向你表达清楚。每当我一阖上眼，它们就出现在这里，在我面前，在我心中，静静地如一片海洋，一道深谷，填满了我额头里的所有感官。

人，这个受到赞美的半神，他究竟算个什么！他不是在正好需要力量的当儿，却缺少力量么？当他在欢乐中向上飞升，或在痛苦中向下沉沦时，他都渴望自己能融汇进无穷的宇宙中去，可偏偏在这一刹那，他不是又会受到羁縻，重行恢复迟钝的、冰冷的意识么？

# 编者致读者

从我们的朋友值得注意的最后几天中，我本来非常希望有足够多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这样，我就没必要在他遗留下来的书信中间，再插进自己的叙述了。

我竭尽全力从了解他经历的人们口中搜集确切的事实；他的故事很简单，人们讲的全都大同小异，不一样的只是对当事者们思想性格的说法和评议。

剩下来由我们做的，只是把经过反复努力打听到的情况认真叙述出来，把死者留下的几封信插入其中，对找到的哪怕一张小纸片也不轻易放过；要知道事情是出在一些异乎寻常的人们中间，所以即使某个个别行为的真正动机，要想揭示出来也极不容易。

愤懑与忧郁在维特心中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两者紧紧缠绕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控制了他的整个存在。他精神的和谐完全被摧毁了，内心烦躁得如烈火焚烧，把他各种天赋的力量统统搅乱，最后落得个心力交瘁。为了摆脱这苦境，他拚命挣扎，使出了比过去和种种灾祸作斗争时更大的劲。内心的忧惧消耗了余下的精神力量，他不再生气勃勃，聪敏机灵，而变成了一个愁眉苦脸的客人，因此越发变得不幸，越不幸又变得越发任性起来。至少阿尔伯特的朋友们是这样讲的；他们认为，维特像个一天就把全部财产花光、晚上只好吃苦挨饿的人，他对终于获得渴

望已久的幸福的那个真诚稳重的丈夫，以及他力图在将来仍保持这个幸福的行为，都不能作出正确评价。他们说，阿尔伯特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变，他仍然是维特一开始所认识、器重和尊敬的那样一个人。他爱绿蒂超过一切，他为她感到骄傲，希望别人都承认她是最最可爱的女性。他不希望自己和她之间出现任何猜疑的阴影，他不乐意和任何人哪怕以最无邪的方式，仅仅在一瞬间共同占有这个宝贝，难道因此就能责怪他不成？他们承认，当有维特在他妻子房中的时候，阿尔伯特常常就走开了；但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对朋友的敌视和反感，而只是因为他感觉到，他在跟前维特总是显得局促不安。

绿蒂的父亲染了病，只能躺在家里；他给她派来一辆马车，她便坐着出城去了。那是个美丽的冬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田野全给盖上了白被。

维特次日一早就跟了去，以便在阿尔伯特不来接绿蒂的情况下，自己陪她回来。

清朗的天气也很少改变他阴郁的情绪，他的心总感觉压抑难受，老有些可悲的景象萦绕在眼前，脑子里不断涌现出一个接一个的痛苦念头。

正如他始终对自己不满一样，别人的情况在他看来也就更加可虑，更加暧昧了。他确信，阿尔伯特夫妇之间的和谐关系已遭破坏，为此他不但自责，还暗暗地埋怨身为丈夫的阿尔伯特。

途中，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

“是啊，是啊，”他自言自语说，暗暗还在咬牙切齿，“这就叫亲切的、和蔼的、温柔的、富于同情心的态度！这就叫默默无言的、持久不变的忠诚！不，这是厌倦与冷漠！不是任何一件无聊的琐事，都比他忠实可爱的妻子更吸引他么？他知道珍惜自己

的幸福吗？他知道给予她应得的尊重吗？可是，她好歹已是他的人，她好歹……我知道这个，我还知道别的事情；我已经惯于这样想，他将使我发疯，他还要结果了我。——他把对我的友谊早已抛在脑后，不是吗？他不是已将我对绿蒂的眷恋视为对自己权利的侵犯么？将我对绿蒂的关心，视为对他的无声的谴责么？我清楚知道，我感觉得出来，他不乐意看见我，他希望我走，我在这儿已成了他的累赘。”

维特一次次放慢脚步，一次次停下来，站着发呆，看样子已打算往回走了。然而，他终究还是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思索，边走边唠叨，最后像是很不情愿地走到了猎庄门前。

他跨进大门，打听老人和绿蒂在哪里，发现屋子里的人都有些激动。最大的一个男孩告诉他，瓦尔海姆那边出了事，一个农民给人打死了！——这个新闻没有给维特留下多少印象。他走进里屋，发现绿蒂正在极力劝自己的父亲，叫老人不要拖着有病的身子去现场调查那件惨案。凶手是谁尚不得而知。有人早上在门口发现了受害者的尸体，估计就是那位寡妇后来雇的长工；她先前雇的那个是在心怀不满的情况下离开的。

维特一听马上跳了起来。

“完全可能！”他叫道，“我得去看看，一秒钟也不能等。”

他匆匆忙忙向瓦尔海姆奔去；途中，一桩桩往事又历历在目。他一刻也不怀疑，肇祸者就是那个多次与他交谈、后来简直成了他知己的年轻人。

要走到停放尸体的那家小酒馆去，他必须从那几株菩提树下经过，一见这个曾经极为可爱的所在如今已面目全非，他心中不由一震。邻家孩子们常常坐在上面游戏的那道门槛，眼下是一片血污。爱情与忠诚这些人类最美好的情操，已经蜕变成暴

力和仇杀。高大的菩提树没有叶，覆着霜；以前在公墓的矮墙上形成一个穹顶的美丽树篱如今光秃秃的，盖着雪的墓碑便从空隙中突露出来。

正当他走拢全村人都聚在跟前的小酒店的时候，突然腾起一阵喧闹。人们看见远远走来一队武装汉子，便异口同声喊着："抓到啦！抓到啦！"——维特也朝那边望去，顿时便看得一清二楚：是他！是这个爱那位寡妇爱得发狂的青年长工；前不久，他带着一肚子气恼，垂头丧气地四处徘徊，维特还碰见过他。

"瞧你干的好事，不幸的人呵！"维特嚷叫着，向被捕者奔去。

这人呆呆地瞪着他，先不言语，临了儿却泰然自若地答道："谁也别想娶她，她也别打算嫁给任何人。"

犯人被押进了酒店，维特仓皇离去。

这个可怕的、残酷的经历，大大震动了他，使他的心完全乱了。霎时间，他像让人从自己悲哀、抑郁和冷漠的沉思中拖了出来，突然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同情心所控制，因而产生了无论如何要挽救那个人的强烈欲望。他觉得他太不幸了，相信他即使成为罪人也仍然是无辜的。他把自己完全摆在他的地位上，确信能说服其他人同样相信他的无辜。他恨不能立刻为他辩护；他的脑子里已经装满有力的证词；他急匆匆向猎庄赶去，半道上就忍不住把准备向法官陈述的话低声讲了出来。

他一踏进房间，发现阿尔伯特也在场，情绪顿时就低落下来；但是他仍然打起精神，把自己的看法向法官讲了一遍，讲的时候情绪十分激昂。可法官却连连摇头；虽然维特把一个人替另一个人辩护所可能讲的全讲了，而且讲得如此情词恳切，娓娓动听，但结果显而易见，法官仍然无动于衷。他甚至不容我们的朋友把话讲完，就给以激烈的驳斥，责怪他不该袒护一个杀人

犯！法官教训他说，依了他一切法律都得取消，国家的安全就得彻底完蛋。最后，法官还补充：在这样的事情上，自己除去负起最崇高的职责，一切按部就班、照章行事以外，便什么都不能干。

维特还是不甘心，不过只是再恳求法官，希望他在有人出来帮助罪犯逃跑的情况下，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请求也遭到法官拒绝。这当儿，阿尔伯特终于插话了，他也站在老头子一边，叫维特再也开口不得。维特怀着难以忍受的痛苦走出房去；在此之前，法官一再告诉他："不，他没有救了！"

这句话给了他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们可以从一张显然是他当天写的字条看出来。我们在他的文书中找到了这张字条，上面写道：

"你没有救了，不幸的朋友！我明白，咱们都没有救了！"

至于阿尔伯特最后当着法官所讲的关于罪犯的一席话，维特听了更是反感之极，甚至还以为发现了有几处影射自己的地方。因此，尽管他以自己的聪明，经过反复考虑，不至于看不出这两位的话可能有道理，他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似乎对于他说来，一承认就意味着背弃自己的本性。

从他的文书中，我们还发现另一张字条，与这个问题有着关系，也许它能把维特对阿尔伯特的态度充分泄露给我们吧。

"有什么用呢，尽管我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对自己讲：他是个好人，正派人！可是，我心乱如麻，叫我怎么公正得了呵。"

*　　*　　*

在一个温和的傍晚，雪已经开始消融，绿蒂随阿尔伯特步行

回城去。途中，她东瞅瞅，西望望，像是少了维特的陪伴，心神不定似的。阿尔伯特开始谈他，在指责他的同时，仍不忘替他讲几句公道话。他谈到他那不幸的热情，希望能够想办法让他离开。

“为了我们自己，我也希望这样，”他说。“另外，我请求你，”他接着讲，“想法使他对你的态度改变一下，别让他这么老来看你。人家会注意的；再说据我了解，这儿那儿已有人在讲闲话啦。”

绿蒂默不作声；阿尔伯特似乎感到了她的沉默，至少从此再没对她提到过维特，甚至当她再提到维特时，他也立刻中止谈话，要不就把话题引到一边去。

*　　　*　　　*

维特为救那个不幸者所作的无望的努力，是一股行将熄灭的火苗儿的最后一次闪动；自此，他便更深地沉浸在痛苦与无为中。特别是当他听说，法庭也许会传他去当证人，证明那个如今矢口否认自己罪行的青年确实有罪的时候，他更是气得快要疯了。

他在实际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快，在公使馆里的难堪，以及一切的失败，一切的屈辱，这时都统统在他心里上上下下翻腾开来。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觉得自己的无所作为就是应该。他发现自己毫无出路，连赖以平平庸庸地生活下去的本领也没有。结果，他便一任自己古怪的感情、思想以及无休止的渴慕的驱使，一个劲儿和那位温柔可爱的女子相周旋，毫无目的、毫无希望地耗费着自己的精力，既破坏了人家的安宁，又苦了自己，一天一天向着可悲的结局靠近。

下边我编进他遗留下来的几封信。他的迷惘，他的热情，他的无休止的向往与追求，以及他对人生的厌倦，统统将从这几封信得到有力的证明。

## 十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威廉，目前我处于一种坐卧不安的状态，就像人们说的那种被恶鬼驱赶着四处游荡的不幸者一样。有时，我心神不定；这既非恐惧，也非渴望，而是一种内心的莫名的狂躁，几乎像要撕裂我的胸脯，扼紧我的喉咙！难过哟，难过哟！于是，我只好奔出门来，在这严冬季节的可怕的夜里瞎跑一气。

昨天晚上，我又不得不出去。其时适逢突然的融雪天气，我听见河水在泛滥，一道道小溪在激涨，雪水从瓦尔海姆方向流来，窜进了我那可爱的峡谷里。夜里十一时我跑出家门。只见狂暴的山洪卷起漩涡，从悬崖顶上直冲下来，漫过田畴、草场、园篱和野地里的一切，把开阔的谷地变成了一片翻腾的海洋，狂风同时发出呼啸，那景象怕人极了！尤其是当月亮重新露出脸来，静静地枕在乌云上，我面前的激流在它可怖而迷人的清辉映照下，翻滚着，咆哮着，我更是不寒而栗，心中冷不防产生一个欲望！我面对深渊，张开双臂，心里想着：跳下去吧！跳下去吧！要是我能带着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像奔腾的山洪似地冲下悬崖峭壁，这将是何等痛快哟！唉，我却抬不起腿来，没有把所有的苦难一举结束的勇气！——我的时辰还没有到，我觉着。威廉啊，我真恨不得跟狂风一块儿去驱散乌云，去遏止激流，哪怕为此得付出我的生命！唉，也许连这样的欢乐也不容一个遭受囚禁的人得到吧？

俯瞰着我有次散步时曾与绿蒂一起去过的小草坪，俯瞰着那株我俩曾在下边坐过的老柳树，我心里非常难过——草坪也被水淹了，老柳树也几乎认不出来了，威廉！“还有她家的那些草地，还有她家周围的整个地区！”我想，“我们的小亭子这会儿准让激流毁得面目全非了吧！”想到此，一线往昔的阳光射进了我的心田，宛如一个囚人梦见了羊群，梦见了草地，梦见了荣耀的升迁一般！——我站立着，不再骂自己没有死的勇气。我本该……

唉，我现在又坐在这儿，恰似个从篱笆上拾取烂柴和沿门告化的穷老婆子，苟延残喘，得过且过，毫无乐趣。

## 十二月十四日

怎么回事，好朋友？我竟自己害怕起自己来了！难道我对她的爱，不是最神圣、最纯洁、最真挚的爱么？难道什么时候我心中怀有过该受惩罚的欲念么？——我不想起誓……可现在这些梦！呵，那班相信鬼神能跟我们捣乱的人，他们是太正确了！这一夜——讲起来我的嘴唇还在哆嗦——这一夜我把她搂在怀里，紧紧贴在自己心口，用千百次的亲吻堵住她那说着绵绵情话的嘴；我的目光完全沉溺在她那醉意朦胧的媚眼中！主啊，我在回忆这令人销魂的梦境时，心中仍感到幸福，这难道也该受罚么？绿蒂呵，绿蒂呵！——我已经完了！我神志昏乱，八天来一直糊里糊涂，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到哪儿都不自在，又到哪儿都感到自在。我无所希望，无所欲求。看起来，我真该去了。

*　　　*　　　*

这期间，在上述的情况下，辞世的决心在维特的脑子里越来越坚定。自从回到绿蒂身边，他就一直把这看作最后的出路和希望；不过他对自己讲，不应操之过急，不应草率行事，必须怀着美好的信念，怀着尽可能宁静的决心，去走这一步。

下面这张在他的文稿中发现的纸条，看来是一封准备写给威廉的信，刚开了头，还不曾落日期。从这则残简中，可以窥见他的动摇和矛盾心情：

“她的存在，她的命运以及她对我的命运的关切，从我业已干枯的眼里挤压出了最后的几滴泪水。

揭开帷幕，走到幕后去吧！一了百了，干吗还迟疑畏缩啊！因为不知道幕后是个什么情形么？因为这一去便回不来了么？也许还因为我们的灵智能预感到，那后边只有我们一无所知的黑暗和混沌吧。

维特终于和这个阴郁的念头一天天亲密起来，决心便更坚定、更不可改变了。下面这封他写给自己友人的意义双关的信，提供了一个证明。

## 十二月二十日

我感谢你的友情，威廉，感谢你对那句话作了这样的理解。是的，你说得对：我真该走了。只是你让我回到你们那儿来的建议，不完全合我的心意；无论如何我还想兜个圈子，尤其是天气还有希望冷一段时间，眼看路又会变得好走起来。你来接我我当然很感激；只是请你再推迟两个礼拜，等接到我的下一封信再

说吧。千万别果子没熟就摘啊。而两个礼拜左右可以干很多事情。请告诉我母亲，希望她替自己的儿子祈祷；为了我带给她的所有不快，我求她原谅。我命中注定了，要使那些我本该使他们快乐的人难过。别了，我的好朋友！愿老天多多降福于你！别了！

* * *

这段期间绿蒂的心绪如何，她对自己丈夫的感情怎样，对她不幸的朋友的感情怎样，我们都不便下断语；尽管凭着对她的个性的了解，我们很可以在私下作出评判，尤其是一颗美丽的女性的心，更可以设身处地，体会出她的感情。

肯定的只是，她已下了决心，要想一切办法打发维特离开。如果说她还有所迟疑的话，那也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片好意和爱护；她了解，这将使维特多么难受，是的，在他几乎就不可能。然而在此期间，情况更加逼迫她认真采取行动；她的丈夫压根儿不肯再提这事，就像她也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样，而唯其如此，她便更有必要通过行动向他证明，她并未辜负他的感情。

上面引的那封维特致友人的信，写于圣诞节前的礼拜日。当晚，他去找绿蒂，碰巧只有她一个人在房中。绿蒂正忙着整理准备在圣诞节分送给小弟妹们的玩具。维特说小家伙们在收到以后一定会高兴得什么似的，并回忆了自己突然站在房门口，看见一棵挂满蜡烛、糖果和苹果的漂亮圣诞树时的惊喜心情。

“你也会得到礼物的，”绿蒂说，同时嫣然一笑，借以掩饰自己的困窘，“你也会得到礼物，条件是你要很听话；比如得到一支圣诞树上的蜡烛什么的。”

“你说的听话是什么意思？”维特嚷起来，“你要我怎么样？

我能够怎么样？亲爱的绿蒂！”

“礼拜四晚上是圣诞夜，”她说，“到时候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父亲都要来这里，每人都会得到自己的礼品。你也来吧，可是在这之前别再来了。”

维特听了一怔。

“我求你，”她又说，“事已至此，我求你为了我的安宁，答应我吧；不能，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啊。”

维特转过脸去不看她，自顾自地在房里来回疾走，透过牙齿缝喃喃道：“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绿蒂感到自己的话把他推进了一个可怕的境界，便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来企图引开他的思路，但是不成功。

“不，绿蒂，”他嚷道，“我将再也不来见你了！”

“干吗呢？”她问。“维特，你可以来看我们，你必须来看我们，只是减少一些就行了。唉，你干吗非得生成这么个急性子，一喜欢什么就死心眼儿地迷下去！我求你，”她拉住维特的手继续说，“克制克制自己吧！你的天资，你的学识，你的才能，它们不是可以带给你各种各样的快乐么？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别再苦苦恋着一个除去同情你就什么也不能做的女孩子。”

维特把牙齿咬得咯吱吱响，目光阴郁地瞪着她。绿蒂握着他的手，说：

“快冷静冷静吧，维特！你难道感觉不出，你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存心把自己毁掉么！干吗定要爱我呢，维特？我可已是另有所属啊！干吗偏偏这样？我担心，我害怕，仅仅是因为不可能实现，才使这个占有我的欲望对你如此有诱惑力的。”

维特把自己的手从她手里抽回来，目光定定地、愤怒地瞪着她。

“高明！”他喝道，“太高明了！没准儿是阿尔伯特这么讲的吧？外交家！了不起的外交家！”

“谁都可能这样讲，”绿蒂回答，“难道世间就没有一个姑娘合你心意了么？打起精神去找吧，我发誓，你一定能找到的；要知道一些时候来你自寻烦恼，已经早叫我为你和我们担心了啊。打起精神来！去旅行一下，这将会、一定会使你心胸开阔起来。去找吧，找一个值得你爱的人，然后再回来和我们团聚，共享真正的友谊的幸福。”

“你这一套可以印成教科书，推荐给所有的家庭教师哩，”维特冷笑一声说。“亲爱的绿蒂！你让我稍稍安静一下，然后一切都会好了。”

“只是，维特，圣诞节前你千万别来啊！”

他正要回答，阿尔伯特进屋来了。两人只冷冷地道了一声“晚上好”，便并排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气氛十分尴尬。维特开始讲了几句无足轻重的话，但很快又没词儿了。阿尔伯特也一样；随后，他问自己的妻子，是否已经把这样那样交给她办的事办妥；一听绿蒂回答还不曾办妥，便冲她讲了几句在维特听来不止冷淡，简直称得上是粗暴的话。维特想走又不能走，迟迟挨挨地一直到了八点钟，心里越来越烦躁，越来越不快。人家已开始摆晚饭，他才拿起自己的帽子和手杖。阿尔伯特邀他留下，他只看作是客套敷衍，冷冷道过一声谢，便离开了。

他回到家中，从为他照路的年轻佣人手里接过蜡烛，走到了卧室里，一进门便放声大哭，过不多会儿又激动地自言自语，绕室狂奔，临了儿和衣倒在床上，直到深夜十一点，佣人蹑手蹑脚地摸进来问少爷要不要脱靴子，才惊动了他。他让佣人替他把靴子脱了，告诉佣人明天早上不叫不要进房里来。

礼拜一一大早，他给绿蒂写了一封信。他死后，人们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这封信，已经用火漆封好，便送给了绿蒂。从行文本身看出，信是断断续续写成的，我也就依其本来面目，分段摘引于后。

已经决定了，绿蒂，我要去死。我在给你写这句话时，并没有怀着浪漫的激情，相反，倒是心平气和，在将要最后一次见到你的今天的早上。当你捧读此信的时候，亲爱的，冰冷的黄土已经盖住了我这个不安和不幸的人的僵硬的躯体。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所感到的快慰，就是能和你再谈一谈心。我熬过了一个多可怕的夜晚啊；可是，唉，这也是一个仁慈的夜晚！是它坚定了我的决心，使我最后决定去死！昨天，我忍痛离开你时，真是五内俱焚；往事一一涌上心头，一个冷酷的事实猛地摆在我面前：我生活在你身边是既无希望，也无欢乐啊……

我一回到自己房里，就疯了似地跪在地上！上帝呵，求你赐给我最后几滴苦涩的泪水，让我用它们来滋润一下自己的心田吧！在我脑海中翻腾着千百种计划，千百种前景，但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十分坚决、十分肯定的念头，这就是：我要去死！我躺下睡了，今儿一早醒来心情平静，可它却仍然在那里，这个存在于我心中的十分强烈的念头：我要去死！——这并非绝望；这是信念，我确信自己苦已受够，是该为你而牺牲自己的时候了。是的，绿蒂，我为什么应该保持缄默呢？我们三人中的确有一个必须离开，而我，就自愿做这一个人！呵，亲爱的，在我这破碎的心灵里，确曾隐隐约约出现过一个狂暴的想法——杀死你的丈夫！——杀死你！——杀死我自己！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当你在一个美丽夏日的黄昏登上

山岗，你可别忘了我啊，别忘了我也常常喜欢上这儿来；然后，你要眺望那边公墓里的我的坟茔，看我坟头的茂草如何在落日的余晖中让风吹得摇曳不定……

我开始写此信时心情是平静的；可眼下，眼下一切都生动实在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又忍不住哭了，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将近十点钟，维特叫来他的用人，一边穿外套一边对他讲，过几天他要出门去，让用人把他的衣服刷干净，打点好全部行装。此外，又命令佣人去各处结清账目，收回几册借给人家的书，把他本来按月施舍给一些穷人的钱提前一次给两个月。

他吩咐把早饭送到他房里去。吃完饭，他骑着马去法官家；法官不在，他便一边沉思，一边在花园中踱来踱去，像是在对以往的种种伤心事作最后一次总的重温。

可是，小家伙们却不让他长久地安静，他们追踪他，跳到他背上，告诉他：明天，明天的明天，喏，就是再过一天，他们就可以从绿蒂手里领到圣诞礼物了！他们向他描述自己的小脑瓜儿所能想象出来种种奇迹。

"明天！"维特喊出来，"明天的明天！再过一天！"——随后，他挨个儿吻了孩子们，打算要走；这当儿，最小的一个男孩却要给他说悄悄话。他向维特透露，哥哥们都写了许多张美丽的贺年片，挺大挺大的，一张给爸爸，一张给阿尔伯特和绿蒂，也有一张给维特先生；只不过要到新年早上才给他们。维特深为感动，给了每个孩子一点什么，然后才上马，让孩子们代他问候他们的父亲，说完便含着热泪驰去。

将近五点，他回到住所，吩咐女仆去给卧室中的壁炉添足柴，以便火能一直维持到深夜。他还让佣人把书籍和内衣装进

箱子，把外衣缝进护套。做完这些，他显然又写了给绿蒂的最后一封信的下面这个片断：

你想不到我会来吧！你以为我会听你的话，直到圣诞节晚上才来看你，是不是！呵，绿蒂！今日不见就永远不见了。到圣诞节晚上你手里捧着这封信，你的手将会颤抖，你莹洁的泪水将把信纸打湿。我愿意，我必须！我多快意呵，我决心已定！

绿蒂这段时间的心境也很特别。最后那次和维特谈话以后她就感到，要她和他分手会多么困难，而维特如果被迫离开了她，又会何等痛苦。

她像无意似地当着阿尔伯特讲了一句："维特圣诞夜之前不会来了。"阿尔伯特于是便骑马去找住在邻近的一位官员，和他了结一些公事，不得不就在他家中过夜。

绿蒂独坐房中，身边一个弟妹也没有，便不禁集中心思考虑起自己眼前的处境来。她看出自己已终身和丈夫结合在一起；丈夫对她的爱和忠诚她是了解的，因此也打心眼里倾慕他；他的稳重可靠仿佛天生来作为一种基础，好让一位贤淑的女子在上面建立起幸福的生活似的；她感到，他对她和她的弟妹真是永远不可缺少的靠山啊。可另一方面，维特之于她又如此可贵，从相识的第一瞬间起，他俩就意气相投；后来，长时间的交往以及种种共同的经历，都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不管感到或想到什么有趣儿的事，都已习惯于把自己的快乐和他一块儿分享；他这一走，必然给她的整个一生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空虚。呵，要是她能马上把他变成自己的哥哥就好了！这样她会多么幸福啊！——她真希望能把自己的一个女友许配给他，真

希望能恢复他和阿尔伯特的友好关系！

她把自己的女友挨个儿想了一遍，发现她们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觉得没有一个配得上维特的。

这么考虑来考虑去，她才深深感觉到自己衷心地暗中希望着一件事，虽然她不肯向自己明白承认，这就是把维特留给她自己。与此同时，她又对自己讲，这是不可能的，不允许的。此刻，她纯洁、美丽、素来总是那么轻松、那么无忧无虑的心，也变得忧伤而沉重起来，失去了对于未来幸福的希望。她的胸部感到压抑，眼睛也让乌云给蒙住了。

她这么一直坐到六点半；突然，她听见维特上楼来了。她一下子便听出是他的脚步声和他打听她的声音。她的心怦怦狂跳起来；可以说，她在他到来时像这个样子还是第一次。她很想让人对他讲自己不在；当他跨进房来时，她心慌意乱得冲他叫了一声：

"你食言了！"

"我可没许任何诺言，"维特回答。

"就算这样，你也该满足我的请求呀，"她反驳说，"我求过你让我们两人都安静安静。"

她不清楚自己说些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做些什么，糊里糊涂地就派人去请她的几个女友来，以免自己单独和维特呆在一起。他呢，放下带来的几本书，又问起另外几本书。这时，绿蒂心里一会儿盼着她的女友快来，一会儿又希望她们可千万别来。使女进房回话，有两位不能来，请她原谅。

她想叫使女留在隔壁房里做针线活；但一转念又改变了主意。维特在房中踱着方步，她便坐到钢琴前，弹奏法国舞曲，但怎么也弹不流畅。维特已在他坐惯了的老式沙发上坐下；她定

了定神，也不慌不忙地坐在他对面。

“你没有什么书好念念吗？”她问。

他没有。

“那边，在我的抽屉里，放着你译的几首莪相的诗，”她又说，“我还没有念它们，一直希望听你自己来念，谁知又老找不到机会。”

维特微微一笑，走过去取那几首诗：可一当把它们拿在手中，身上便不觉打了个寒颤，低头看着稿纸，眼里已噙满泪花。他坐下，念道：

朦胧夜空中的孤星呵，你在西天发出美丽的闪光，从云朵深处昂起你明亮的头，庄严地步向你的丘岗。你在这荒原上寻觅什么呢？那狂暴的风已经安静，从远方传来了溪流的絮语，喧闹的惊涛拍击岩岸，夜蛾儿成群飞过旷野，嗡嗡嘈嘈。你在这荒原上寻觅什么哟，美丽的星？瞧你微笑着冉冉行进，欢乐的浪涛簇拥着你，洗濯着你的秀发。别了，安静的星。望你永照人间，你这莪相心灵中的光华！

在它的照耀下，我看见了逝去的友人，他们在罗拉平原聚会，像在过去的日子里一样。——芬戈来了，像一根潮湿的雾柱！瞧啊，在他周围是他的勇士，那些古代的歌人：白发苍苍的乌林；身躯伟岸的利诺！歌喉迷人的阿尔品！还有你，自怨自艾的弥诺娜！——我的朋友们呵，想当年，在塞尔玛山上，我们竞相歌唱，歌声如春风阵阵飘过山丘，窃窃私语的小草久久把头儿低昂；自那时以来，你们可真变了样！

这当儿，娇艳的弥诺娜低着头走出来，泪眼汪汪；从山岗那边不断刮来的风，吹得她浓密的头发轻飏。她放开了甜美的歌

喉，勇士们的心里更加忧伤；要知道他们已一次次张望过萨格尔的坟头，一次次张望过白衣女可尔玛幽暗的住房。可尔玛形影孤单，柔声儿在山岗上唱着歌；萨格尔答应来却没来，四周已是夜色迷茫。听啊，这就是可尔玛独坐在山岗上唱的歌：

## 可　尔　玛

夜已来临！——我坐在狂风呼啸的岗头，独自一人。山中风声凄厉。山洪咆哮着跃下岩顶。可怜我这被遗弃在风雨中的女子，没有茅舍供我避雨栖身。

月儿呵，从云端里走出来吧！星星呵，在夜空中闪耀吧！请照亮我的道路，领我去我的爱人打猎后休息的地方，他身旁摆着松了弦的弓弩，他周围躺着喘吁吁的狗群。可我只得独坐杂树丛生的河畔，激流和风暴喧啸不已，我却听不见爱人一丝儿声音。

我的萨格尔为何迟疑不归？莫非他已把自己的诺言忘记？这儿就是那岩石，那树，那湍急的河流！唉，你答应天一黑就来到这里！我的萨格尔呵，你可是迷失了归途？我愿随你一起逃走，离开高傲的父亲和兄弟！我们两个家族世代为仇，萨格尔呵，我俩却不是仇敌！

风啊，你静一静吧！激流啊，你也请别出声息！让我的声音越过山谷，传到我那漂泊者的耳际。萨格尔！是我在唤你哟，萨格尔！这儿是那树，这儿是那岩石，萨格尔，我的亲爱的！我在这儿等了又等，你为何迟迟不来？

瞧，月亮发出银辉，溪流在峡谷中闪亮，丘岗上灰色的岩石突兀立起；可丘顶却不见他的身影，也没有狗群报告他的来归。我只得孤零零坐在此地。

可躺在那下边荒野上的是谁啊，是我的爱人？是我的兄弟？——你们说话呀，我的朋友！呵，他们不回答，徒令我心增忧戚！——啊，他们死了！他们的剑上犹有斑斑血迹！我的兄弟呵，我的兄弟，你为何杀死了我的萨格尔？我的萨格尔呵，你为何杀死了我的兄弟？你们两个都是我的亲人哟！在丘岗旁安息着的万千战死者中，数你最最英俊！可是他在战斗里却可怕无敌。回答我，亲爱的人，你们可已听见我的呼唤！唉，他们永远沉默无言，胸膛已冰凉如泥！

亡灵们呵，你们从丘顶的巨岩上讲话吧！从暴风雨中的山巅讲话吧！我绝不会毛骨悚然！告诉我，你们将去哪儿安息？我要到群山中的哪道岩穴里才能找到你们啊！——狂风中，我听不见一些儿回音；暴雨里，我听不见微弱的叹息。

我坐在岗头大放悲声；我等待着黎明，泪雨淅沥。死者的友人们呵，你们掘好了坟墓，但在我到来之前，千万别把墓室关闭。我怎能留下呢，我的生命已消游如梦？我愿和我的亲人同住这岩石鸣响的溪畔；每当夜色爬上山岗，狂飙掠过旷野，我的灵魂都要立在风中，为我亲人的死哀泣。猎人在他的小屋中听见我的泣诉，既恐惧又欣喜；要知道我是在悼念自己亲爱的人，声音又怎能不甜蜜！

这就是你的歌呵，弥诺娜，托尔曼的红颜的闺女。我们的泪为可尔玛而流，我们的心为她忧戚。

乌林怀抱竖琴登场，为我们伴奏阿尔品的歌唱。——阿尔品嗓音悦耳，利诺有火一般的心肠。可眼下他们都已安息在陋室中，他们的歌声已在塞尔玛绝响。有一次乌林猎罢归来，还在英雄们未曾战死的时光。他听见他们在山上比赛唱歌，歌声悠扬，

但却忧伤。他们悲叹领袖群伦的英雄穆拉尔的殒落，说他的宝剑厉害如奥斯卡，他的灵魂高尚如芬戈。——但他仍然倒下了，他的父亲悲痛失声，他的姐姐泪流成河，英俊的穆拉尔的姐姐弥诺娜泪流成河。她在乌林唱歌以前便下去了，恰似西天的月亮预见到暴风雨来临，将美丽的脸儿向云里躲藏。我和乌林一同拨响琴弦，伴着利诺悲哀地歌唱。

## 利　诺

风雨已过，雾散云开，天气晴朗，匆匆去来的太阳又映照着山岗。溪流红光闪闪，穿过峡谷，淙淙潺潺，笑语欢畅。可我聆听着一个更动人的声音，那是阿尔品的声音，他在痛苦地把死者歌唱。他衰老的头颅低垂，他带泪的眼睛红肿。阿尔品，杰出的歌手，你为何独自来到这无声的山上？你为何悲声不断，像穿越山林的风，像拍击洋岸的浪？

## 阿　尔　品

利诺呵，我的泪为死者而流，我的歌为墓中人而唱。在荒野的儿子们中间，在岗头，你是何等英俊魁梧。但你也将像穆拉尔一样战死，你的坟上也会有人痛哭悲伤。这些山岗将把你忘记，你的弓弩将存在大厅，从此不把弦张。

穆拉尔呵，在这山岗上你曾飞奔如快鹿，狂暴如野火。你的愤怒如可怕的飓风，你的宝剑如荒野的闪电，你的声音如雨后的山洪，如远方山岗上的雷动！多少人曾被你愤怒的烈火吞噬，多少人曾死在你手中。可当你从战斗里归来，额头上又洋溢着宁

静！你的容颜如雨后的丽日，如静夜的月亮；你的胸膛呼吸轻匀，如风住浪息的海洋！

如今，你的居室湫隘、黑暗，你的墓穴长不过三步；而你当初却是多么伟大呵！四块顶上长满青草的石板砌成你唯一的纪念碑，还有无叶的树一株。一茎长草在风中低语，告诉猎人，这儿就是伟大的穆拉尔的归宿！没有母亲来为你哭泣，没有情人来为你一洒清泪。生育你的莫格兰的女儿，她已经先你亡故。

那扶杖走来的是谁呢，他的头发已经老得雪白，他的双眼已经哭得红肿？呵，那是你的父亲，穆拉尔，你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曾听见你在战斗中高声呐喊，他曾听见你打得敌人四处逃窜；他只听见你如雷的声名，唉，全不知你身已伤残！痛哭吧，穆拉尔的父亲！痛哭吧，尽管你儿子已听不见你的声音！死者酣睡沉沉，头枕尘埃，充耳不闻你的呼唤，永远不会复生。呵，墓穴中何时才会有黎明，才会召唤酣睡者：醒一醒！

别了，人中的最高贵者，沙场上无敌的勇士！从此战斗中再见不到你的英姿，幽林间再不会闪过你雪亮的兵刃！你没有子嗣继承伟业，但歌声将使你不朽，后世将听到你，听到战死沙场的穆拉尔的英名。

英雄们个个放声啼哭，阿明更是撕心裂肺地号啕。他悼念他的亡儿，痛惜他青春年华即已早夭。辽阔的格马尔的君王卡莫尔坐在老英雄身边，问："阿明呵，你为何在痛哭流涕？是什么叫你大放悲声？且听这声声弦歌，真个叫悦耳迷人！它好似湖上升起的薄雾，轻轻儿飘进幽谷，把盛开的花朵滋润；可一当烈日重新照临，这雾啊也就散尽。你为何悲恸伤心啊，阿明，你这岛国哥尔马的至尊？"

“悲恸伤心！可不是吗，我的悲痛真诉说不尽。卡莫尔呵，你没有失去儿子，没有失去如花的女儿；勇敢的哥尔格还健在，天下最美的姑娘安妮拉还侍奉着你。你的家族枝繁叶茂，卡莫尔；可我阿明家却断了后嗣。岛拉呵，你的床头如此昏暗，你已在发霉的墓穴中长眠。什么时候你才会唱着歌醒来呢，你的歌喉可还是那样美，那样甜？刮起来吧，秋风，刮过这黑暗的原野！怒吼吧，狂飙，在山项的橡树林中掀起巨澜！明月呵，请你从破碎的云絮后走出来，让我看一看你苍白的脸！你们都来帮我回忆吧，回忆我失去儿女的恐怖的夜晚；那一夜，强壮的阿林达尔死了，岛拉，我亲爱的女儿，她也未得生还。

岛拉，我的女儿，你曾多么美丽！你美丽如悬挂在弗拉山岗上的皓月，洁白如天空飘下来的雪花，甜蜜如芳馨的空气！阿林达尔，你的弓弩强劲，你的标枪快捷，你的眼光如浪尖上的迷雾，你的盾牌如暴雨里的彤云！

战争中遐迩闻名的阿玛尔来向岛拉求亲；岛拉没有能长久拒绝。朋友们已期待着那美好的时刻。

奥德戈的儿子埃拉德怒不可遏，他的弟弟曾死在阿玛尔剑下。他乔装成一名船夫，驾来一叶轻舟，他的鬈发已老得雪白，脸色也和悦敦厚。“最最美丽的姑娘啊，”他说，“阿明可爱的女儿！在离岸不远的海里，在鲜红的水果从树上向这儿窥视的山崖旁，阿玛尔在那里等待他的岛拉，我奉命来接他的爱人，带她越过波涛翻滚的海洋。”

岛拉跟着埃拉德上了船，口里不断呼唤阿玛尔；可她除去山崖的鸣响，就再听不见任何回答。“阿玛尔！我的爱人，我亲爱的！你干吗要这样把我恐吓？听一听呵，阿纳兹的儿子！听一听

呵，是我在唤你，我是你的岛拉！”

埃拉德这个骗子，他狂笑着逃上陆地。岛拉拚命地喊啊，喊她的父亲，喊她的兄长的名字：“阿林达尔！阿明！难道你们谁也不来救救他的岛拉？”

她的喊声从海上传来，阿林达尔，我的儿子立刻从山岗跃下。终日行猎使他性格剽悍，他身挎箭矢，手执强弓，五只黑灰色猎犬紧紧跟随身边。他在海岸上瞧见勇敢的埃拉德，一把捉住他，把他缚在橡树上，用绳子将他的腰身缠了又缠，缚得埃拉德在海风中叫苦连天。

阿林达尔驾着自己的船破浪前进，一心要救岛拉生还。阿玛尔气急败坏赶来，射出了他的灰翎利箭，只听嗖地一声响，阿林达尔呵，我的儿，射进了你的心田！你代替埃拉德丧了命。船一到岸边，他就倒下了。岛拉呵，你脚边淌着你兄长的鲜血，你真是悲痛难言！

这当儿巨浪击破了小船，阿玛尔奋身纵入大海，不知是为救他的岛拉，还是自寻短见。一霎时狂风大作，白浪滔天，阿玛尔沉入海底，一去不返。

只剩我一人在海浪冲击的悬崖上，听着女儿的哭诉。她呼天抢地，我身为她的父亲，却无法救她脱险。我彻夜伫立在岸边，在淡淡的月光里看见她，听着她的呼喊。风呼呼地吼，雨唰唰抽打山岩。不等黎明到来，她的喊声已经微弱；当夜色在草丛中消散，她已经气息奄奄。她在悲痛的重压下死去了，留下了我阿明孤苦一人！我的勇力已在战争里用光，我的骄傲已被姑娘们耗尽。

每当山头雷雨交加，北风掀起狂澜，我就坐在发出轰响的岸边，遥望那可怕的巨岩。在西沉的月影里，我常常看见我孩子们

的幽魂，时隐时现，飘飘渺渺，哀伤而和睦地携手同行……

两股热泪从绿蒂的眼中迸流出来，她心里感觉轻松了一些，维特却再也念不下去。他丢下诗稿，抓住绿蒂的手，失声痛哭。绿蒂的头俯在另一只手上，用手绢捂住了眼睛。他俩的情绪激动得真叫可怕。从那些高贵的人的遭遇中，他们都体会出了自身的不幸。这相同的感情和流在一处的泪水，使他俩靠得更紧了。维特灼热的嘴唇和眼睛，全靠在了绿蒂的手臂上。她猛然惊醒，心里想要站起来离开；可是，悲痛和怜悯却使她动弹不得，她的手跟脚如同铅块。她喘息着，哽咽着，请求他继续念下去；她这时的声音之动人，真只有天使可比！维特浑身哆嗦，心都要碎了。他拾起诗稿，断断续续地念道：

春风呵，你为何将我唤醒？你轻轻抚摩着我的身儿回答："我要滋润你以天上的甘霖！"可是啊，我的衰时近了，风暴即将袭来，吹打得我枝叶飘零！明天，有位旅人将要到来，他见过我的美好青春；他的眼儿将在旷野里四处寻觅，却不见我的踪影……

这几句诗的魔力，一下子攫住了不幸的青年。他完全绝望了，一头扑在绿蒂脚下，抓住她的双手，把它们先按在自己的眼睛上，再按在自己的额头上。绿蒂呢，心里也一下子闪过维特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的预感，神志顿时昏乱起来，抓住他的双手，把它们捺在自己胸口上，激动而伤感地弯下身子，两人灼热的脸颊便偎在一起了。世界对于他们已不复存在。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身子，把她紧紧抱在怀中，同时狂吻起她颤抖的、嗫嚅的嘴唇来。"维特！"她声音窒息地喊道，极力把头扭开。"维特！"

她用软弱无力的手去推开他和她紧贴在一起的胸。"维特！"她再喊，声音克制而庄重。

维特不再反抗，从怀里放开她，疯了似地跪倒在她脚下。她站起来，对他既恼又爱，身子不住哆嗦，心里更惊慌迷乱，只说："这是最后一次，维特！你再别想见到我了！"说完，向这个可怜的人投了深情的一瞥，便逃进隔壁房中，把门锁上了。维特向她伸出手去，但却没敢抓她。随后他仰卧地上，头枕沙发，一动不动地呆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一些响声使他如梦初醒。是使女来摆晚饭了。他在房中来回踱着，等发现又只有他一个人，才走到通隔壁的房门前，轻声唤道：

"绿蒂！绿蒂！只再说一句话！一句告别的话！"

绿蒂不作声。他等待着，请求着，再等待着；最后才扭转身，同时喊出：

"别了，绿蒂！永别了！"

他来到城门口。守门人已经认熟了他，一句没问便放他出了城。野地里雨雪交加；直到夜里十一点，他才回家敲门。年轻的佣人发现，主人进屋时头上的帽子不见了。他一声没敢吭，只侍候维特脱下已经湿透的衣服。事后，在临着深谷的悬崖上，人家捡到了他的帽子。叫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怎能在漆黑的雨夜登上高崖，竟没有失足摔下去。

他上了床，睡了很久很久。翌日清晨，佣人听他一唤便送咖啡进去，发现他正在写信。他在致绿蒂的信上又添了下面一段。

**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睁开这双眼睛。唉，它们就要再也见不到太阳，永远被一个暗淡无光、雾霭迷朦的长昼给遮挡住了！痛悼吧，自然！你的儿子，你的朋友，你的情人，他的生命就**

要结束了。绿蒂呵，当一个人不得不对自己说："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早晨！"时，他心中便会有一种无可比拟、然而却最最接近于朦胧的梦的感觉。最后一个！绿蒂呵，我真完全不理解这个什么"最后一个"！难道此刻，我不是还身强力壮地站在这儿；可明天就要倒卧尘埃，了无生气了啊。死！死意味着什么？你瞧，当我们谈到死时，我们就像在做梦。我曾目睹一些人怎样死；然而人类生来就有很大的局限，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开始与结束，从来都是不能理解的。眼下还存在我的，你的！你的，呵，亲爱的！可再过片刻……分开，离别……说不定就是永别了啊！……不，绿蒂，不……我怎么能逝去呢？你怎么能逝去呢？我们不是存在着吗！……逝去……这又意味着什么？还不只是一个词儿！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我才没心思管它哩……死，绿蒂，被埋在冰冷的黄土里，那么狭窄，那么黑暗！……我曾有一个女友，在我无以自立的少年时代，她乃是我的一切。她后来死了，我跟随她的遗体去到她的墓旁，亲眼看见人家把她的棺木放下坑去，抽出棺下的绳子并且扯上来，然后便开始填土。土块落在那可怕的匣子上，咚咚直响；响声越来越沉闷，到最后墓坑整个给填了起来！这当儿我忍不住一下子扑到墓前……心痛欲裂，号啕悲恸，震惊恐惧到了极点；尽管如此，却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会出什么事……死亡！坟墓！这些词儿我真不理解啊！

呵，原谅我！原谅我！昨天的事！那会儿我真要死了才好哩。我的天使哟！第一次，破天荒第一次，在我内心深处确凿无疑地涌现了这个令我热血沸腾的幸福感觉：她爱我！她爱我！此刻，我的嘴唇上还燃烧着从你的嘴唇传过来的圣洁的烈火，使我心中不断生出新的温暖和喜悦。原谅我吧！原谅我！

唉，我早知道你是爱我的，从一开始你对我的几次热情顾盼

中，在我俩第一次握手时，我便知道你爱我；可后来，当我离开了你，当我在你身边看见阿尔伯特，我又产生了怀疑，因而感到焦灼和痛苦。

你还记得你给我的那些花么？在那次令人心烦的聚会中，你不能和我交谈，不能和我握手，便送了这些花给我；我在它们面前跪了半夜，它们使我确信了你对我的爱啊。可是，唉，这些印象不久便淡漠了，正如一个在领了实实在在的圣体以后内心无比幸福的基督徒，他那蒙受上帝恩赐的幸福感也渐渐会从心中消失一般。

一切都须臾即逝啊；唯有昨天我从你嘴唇上啜饮的生命之火，眼下我感觉它们在我体内燃烧，而且时光尽管流逝，它却永远不会熄灭。她爱我！这条胳膊曾经搂抱过她，这嘴唇曾在她的嘴唇上颤抖过，这口曾在她的口边低语过。她是我的！——你是我的！对，绿蒂，你永远永远是我的！

阿尔伯特是你丈夫，这又怎么样呢？哼，丈夫！难道我爱你，想把你从他的怀抱中夺到我的怀抱中来，对于这个世界就是罪孽么？罪孽！好，为此我情愿受罚；但我已尝到了这个罪孽的全部甘美滋味，已把生命的琼浆和力量吸进了我心里。从这一刻起你便是我的了！我的了，呵，绿蒂！我要先去啦，去见我的天父，你的天父！我将向他诉说我的不幸，他定会安慰我，直至你到来；那时，我将奔向你，拥抱你，将当着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面，永远永远和你拥抱在一起。

我不是在做梦，不是在说胡话！在即将进入坟墓之时，我心中更豁亮了。我们会，我们会再见的！我们将见到你的母亲！我们会见着她，找到她，呵，在她面前倾吐我的忠诚！因为你的母亲，她和你本是一个人呀！

将近十一时，维特问他的佣人，阿尔伯特是否已回来了。佣人回答是的，他已看见阿尔伯特骑着马跑过去。随后，维特便递给他一张没有用信封装的便条，内容是：

**“我拟外出旅行，把你的手枪借我一用好吗？谨祝万事如意！”**

*　　　*　　　*

可爱的绿蒂昨晚上迟迟未能入眠；她所害怕的事情终于证实了，以她不曾预料、不曾担心过的方式证实了。她那一向流得平匀轻快的血液，这时激荡沸腾开来，千百种情感交集着，把她的芳心给搅得乱糟糟的。这是维特在拥抱她时传到她胸中的情火的余焰呢，还是她为维特的放肆失礼而生气的怒火呢？还是她把自己眼前的处境，和过去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充满自信的日子相比较，因此心中深感不快呢？叫她怎么去见自己丈夫？叫她怎样向他说清楚那一幕啊？——她本来完全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可是到底没有勇气。他俩久久地相对无言；难道她应该首先打破沉默，向自己丈夫交待那一意外的事件，在这不是时候的时候？她担心，仅仅一提起维特来过，就会给丈夫造成不快，更何况那意想不到的灾难！她未必能希望，她丈夫会完全明智地看这件事，在态度中一点不带成见吧？她能希望，丈夫愿意明辨她的心迹吗？然而，另一方面，她又怎么可以对自己丈夫装模作样呢？要知道，在他面前，她从来都像水晶般纯洁透明，从来未曾隐讳——也不可能隐讳自己的任何感情。这样做，她有顾虑；那样做，也有顾虑，处境十分尴尬。与此同时，她的思想还一再回

到对于她说来已经失去了的维特身上：她丢不开他，又不得不丢开他；而维特没有了她，便没有了一切。

她当时还不完全清楚，那在她和阿尔伯特之间出现的隔膜，对她是个多么沉重的负担。两个本来都如此理智、如此善良的人，开始由于某些暗中存在的分歧而相对无言了，各人都在心头想着自己的是和对方的非，情况便会越弄越复杂，越弄越糟糕，以致到头来变成了一个压根儿再也解不开的死结。设若她俩能早一些讲清楚，设若他俩之间互爱互谅的关系能早一些恢复，心胸得以开阔起来，那么，在此千钧一发关头，我们的朋友也许还有救。

此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提提。如我们从他的信中知道，维特是从来也不讳言自己渴望离开这个世界的。对这个问题，阿尔伯特常常和他争论，并在绿蒂夫妇之间也不时谈起。阿尔伯特对自杀行为一贯深恶痛绝，不止一次甚至一反常态地激烈表示，他很有理由怀疑维特的这个打算是当真的，并且以此开过他几回玩笑，也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过绿蒂。这既使绿蒂在想到那可能出现的悲剧时更加不安，又叫她难于启齿，向丈夫诉说眼下苦恼着她的忧虑。

阿尔伯特回到家，绿蒂急忙迎着，神色颇有些窘；他呢，事情没有办好，碰上邻近的那官员是个不通情理的小气鬼，心头也不痛快，加之道路很难走，更使他没有好气儿。

他问家中有没有什么事情；绿蒂慌慌张张地回答："维特昨晚上来啦！"他问有无信件，绿蒂说一封信和一个包裹已放在他房中。他走回自己房间，又剩下绿蒂一个人。她所爱的和尊敬的丈夫的归来，在她心中唤起一种新的情绪。回想到他的高尚、他的温柔和他的善良，绿蒂的心便平静多了。她感到有一股神

秘的吸引力，使她身不由己地要跟着他走去，于是便拿起针线，像往常一样跨进了他的房间。她发现阿尔伯特正忙着开包裹和读信；信的内容看来颇不令人愉快。她问了丈夫几句话，他回答却很简单，随即就坐在书桌前写起信来。

夫妇俩这么在一起呆了一个钟头，绿蒂的心中越来越阴郁。她这会儿才感到，她丈夫的情绪就算好极了，自己也很难把压在心上的事向他剖白啊。绿蒂堕入了深沉的悲哀之中。与此同时，她却力图将自己的悲哀隐藏起来，把眼泪吞回肚子里去，这更令她加倍难受。

维特的佣人一来，她简直狼狈到了极点。佣人把维特的便条交给阿尔伯特，他读了便漫不经心地转过头来对绿蒂道：

“把手枪给他。”随即对维特的仆人说，“我祝他旅途愉快。”

这话在绿蒂耳里犹如一声响雷。她摇摇晃晃站起来，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她一步一步挨到墙边，哆哆嗦嗦地取下枪，擦去枪上的灰尘，迟疑了半晌没有交出去；要不是阿尔伯特的询问的目光逼着她，她必定还会拖很久很久。她把那不祥之物递给仆人，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佣人出门去了，她便收拾起自己的活计，返回自己房中，心里却七上八下，说不出有多么忧虑。她预感到种种可怕的事情。因此，一会儿，她决心去跪在丈夫脚下，向他承认一切，承认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承认她的过错以及她的预感；一会儿，她又觉得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她能说服丈夫去维特那儿的希望微乎其微。这时，晚饭已经摆好；她的一个好朋友来问点什么事情，原打算马上走的，结果却留了下来，使席间的气氛变得轻松了一些。绿蒂控制住自己，大伙儿谈谈讲讲，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佣人拿着枪走进维特的房间；一听说枪是绿蒂亲手交给他

的，维特便怀着狂喜一把夺了过去。他吩咐给他送来了面包和酒，让他的佣人去吃饭，自己却坐下写起信来：

它们经过了你的手，你还擦去了上面的灰尘；我把它们吻了一遍又一遍，因为你曾接触过它们。绿蒂呵，我的天使，是你成全我实现自己的决心！是你，绿蒂，是你把枪交给了我；我曾经渴望从你手中接受死亡，如今我的心愿得以满足了！唔，我盘问过我那小伙子：当你递枪给他时，你的手在颤抖，你连一句"再见"也没有讲！——可悲，可悲！连一句"再见"也没有！难道为了那把我和你永远联结起来的一瞬，你就把我从心中放逐出去了么？绿蒂啊，哪怕再过一千年，也不会把我对那一瞬的印象磨灭！我感觉到，你是不可能恨一个如此热恋你的人的。

饭后，维特叫佣人把行李全部捆好，自己撕毁了许多信函，随后再出去清理了几桩债务。事毕回到家来，可过不多会儿又冒雨跑出门去，走进已故的伯爵的花园里，在这废园中转来转去，一直流连到了夜幕降临，才回家来写信：

威廉，我已最后一次去看了田野，看了森林，还有天空。你也多珍重吧！亲爱的母亲，请原谅我！威廉，为我安慰安慰她啊！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的事情全都已料理好。别了！我们会再见的，到那时将比现在欢乐。

我对不起你，阿尔伯特，请原谅我吧。我破坏了你家庭的和睦，造成了你俩之间的猜忌。别了！我自愿结束这一切。呵，但愿我的死能带给你们幸福！阿尔伯特，阿尔伯特，使我们的天使

幸福吧！你要是做到了，上帝就会保佑你啊！

晚上他又在自己的文书中翻了很久，撕碎和烧毁了其中的许多。然后，他在几个写着威廉的地址的包裹上打好漆封。包内是些记载着他的零星杂感的短文，我过去也曾见过几篇。十点钟，他叫佣人给壁炉添了柴，送来一瓶酒，随即便打发小伙子去睡觉。佣人和房东的卧室都在离得很远的后院，小伙子一回去便和衣倒上床睡了，以便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伺候主人；他的主人讲过，明天六点以前邮车就要到门口来。

## 夜里十一点过

周围万籁无声，我心里也同样宁静。我感谢你，上帝，感谢你赐给我最后的时刻以如此多的温暖和力量。

我走到窗前，仰望夜空。我亲爱的人呵，透过汹涌的、急飞过我头顶的乌云，我仍看见在茫茫的空际有一颗颗明星！不，你们不会殒落！永恒的主宰在他的心中托负着你们，托负着我。我看见了群星中最美丽的北斗星。每当我晚上离开了你，每当我跨出你家大门，它就总挂在我的头上。望着它，我常常真是如醉如痴啊！我常常向它举起双手，把它看成是我眼前幸福的神圣象征和吉兆！还有那……呵，绿蒂，什么东西不会叫我想起你呢？在我周围无处没有你！不是么，我不是像个小孩子似的，把你神圣的手指碰过的一切小玩艺儿，都贪得无厌地强占为己有么？

这张可爱的剪影画，我把它遗赠给你，绿蒂！请你珍惜它吧，我在它上面何止吻过千次。每逢出门或回家来，我都要向它挥

手告别或者致意。

我给你父亲留了一张字条，请他保护我的遗体。在公墓后面朝向田野的一角，长着两株菩提树，我希望安息在那里。你父亲能够，也必定会为他的朋友帮这个忙的。希望你也替我求他一下。我不想勉强虔诚的基督徒把自己的躯体摆在一个可怜的不幸者旁边①。唉，我希望你们把我葬在路旁，或者幽寂的山谷中，好让过往的祭师和辅祭能在我的墓碑前祝福，撒马利亚人②能洒下泪水几滴。

时候到了，绿蒂！我捏住这冰冷的、可怕的枪柄，心中毫无畏惧，恰似端起一个酒杯，从这杯中，我将把死亡的香醪痛饮！是你把它递给了我，我还有什么可犹豫。一切一切，我生活中的一切希望和梦想，都由此得到了满足！此刻，我就可以冷静地，无动于衷地，去敲死亡的铁门了。

绿蒂啊，只要能为你死，为你献身，我就是幸福的！我愿勇敢地死，高高兴兴地死，只要我的死能给你的生活重新带来宁静，带来快乐。可是，唉，人世间只有很少高尚的人肯为自己的亲眷抛洒热血，以自己的死在他们的友朋中鼓动起新的、百倍的生之勇气。

我希望就穿着身上这些衣服下葬，因为绿蒂你曾经接触过它们，使它们变得神圣了。就这一点，我也在信上请求了你父亲。我的灵魂将飘浮在灵柩上。别让人翻我的衣袋。这个淡红色的蝴蝶结儿，是我第一次在你弟妹中间见到你时，你戴在胸前的……呵，为我多多地吻孩子们，给他们讲讲他们不幸的朋友的故事。可爱的孩子们啊！他们眼下好像还围在我身边哩！唉，我

---

① 按基督教教规，自杀乃是叛教行为，自杀者不能葬入公墓。

② 撒马利亚人指救死扶伤者，典出《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

是多么地依恋你呀！自从与你一见，我就再离不开你！……这个蝴蝶结儿，我希望把它和我葬在一起。还是在我过生日那天，你把它送给了我的哟！我真是如饥似渴地接受了你的一切！没想到，唉，我的结局竟是这样！……镇静一点！我求你，镇静点吧！……

子弹已经装好……钟正敲十二点！就这样吧！……绿蒂，绿蒂！别了啊，别了！

有位邻居看见火光闪了一下，接着听见一声枪响，但是随后一切复归于寂静，便没有再留意。

第二天早上六点，佣人端着灯走进房来，发现维特躺在地上，身旁是手枪和血。他唤他，扶他坐起来；维特一声不答，只是还在喘气。仆人跑去请大夫，通知阿尔伯特。绿蒂听见门铃响，浑身顿时战栗开了。她叫醒丈夫，两人一同起来；维特的年轻仆人哭喊着，结巴着，报告了凶信。绿蒂一听便昏倒在阿尔伯特跟前。

等大夫赶到出事地点，发现躺在地上的维特已经没救，脉搏倒还在跳，可四肢已经僵硬。维特对准右眼上方的额头开了一枪，脑浆都迸出来了。大夫不必要地割开他胳膊上的一条动脉，血流出来，可他仍在喘息。

从靠椅扶手上的血迹断定，他是坐在书桌前完成此举的，随后却摔到地上，痛得围着椅子打滚。最后，他仰卧着，面对窗户，再也没有动弹的力气。此刻，他仍穿的是那套他心爱的服装：长统皮靴，青色燕尾服，再配上黄色的背心。

房东一家、左邻右舍以及全城居民都惊动了。阿尔伯特走进房来，维特已被众人放到床上，额头扎着绷带，脸色已成死灰，

四肢一动不动。只有肺部还在可怕地喘哮着，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大伙儿都盼着他快点断气。

昨夜要的酒他只喝了一杯。书桌上摊开着一本《艾米莉亚·迦洛蒂》①。

关于阿尔伯特的震惊和绿蒂的悲恸，就不用我讲了。

老法官闻讯匆匆赶来，泪流满面地亲吻垂死的维特。他的几个大一点的儿子也接踵而至，一齐跪倒床前，放声大哭，吻了吻他的手，吻了吻他的嘴。尤其是平日最得维特喜欢的老大，更是一直吻着他，直至他断气，人家才把这孩子给强行拖开。维特断气的时间是正午十二点。由于法官亲临现场并作过布置，才防止了市民蜂拥而至。当晚十一点不到，他便吩咐大伙儿把维特葬在他自行选定的墓地里。老人领着儿子们走在维特的遗体后面；阿尔伯特没能来，绿蒂的生命叫他担忧。几名手工匠人抬着维特，没有任何教士来给他送葬。

---

① 《艾米莉亚·迦洛蒂》(1772)是德国伟大作家莱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831)的著名抗暴悲剧。女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位军官，他为了不让女儿被暴君玷污，亲手杀死了女儿。



# 歌德文集



9





叙事诗

钱春绮 译

# 歌 德 文 集

9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九 年 · 北 京

# 目　次

## 叙事谣曲

野蔷薇 …… 3
紫罗兰 …… 5
负义的少年 …… 7
图勒的国王 …… 10
法庭上 …… 12
渔夫 …… 14
魔王 …… 16
歌手 …… 19
纺纱女 …… 22
绝美的花 …… 24
掘宝者 …… 29
侍童和磨坊姑娘 …… 32
单身青年和磨坊小溪 …… 35
磨坊姑娘的背叛 …… 38
磨坊姑娘的后悔 …… 42
魔术师的门徒 …… 46
科林斯的未婚妻 …… 51
神与舞女 …… 61
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 …… 66
骑士库尔特迎亲歌 …… 72

婚礼歌 …………………………………………………………… 74
旅人和女佃农 ……………………………………………………… 78
捕鼠人 …………………………………………………………… 82
远距离作用 ……………………………………………………… 84
飞行的大钟 ……………………………………………………… 87
忠实的艾卡特 …………………………………………………… 89
骷髅舞 …………………………………………………………… 92
叙事歌 …………………………………………………………… 95

## 赫尔曼和多罗泰

序诗 ……………………………………………………………… 103
卡利俄珀
运命与同情 ……………………………………………………… 107
忒尔普西科瑞
赫尔曼 …………………………………………………………… 117
塔利亚
市民 ……………………………………………………………… 129
欧忒尔珀
母与子 …………………………………………………………… 135
波利希姆尼亚
世界公民 ………………………………………………………… 146
克利俄
时代 ……………………………………………………………… 157
厄拉托
多罗泰 …………………………………………………………… 171
墨耳波墨涅
赫尔曼和多罗泰 ………………………………………………… 181

乌拉尼亚
前景 …… 186

《赫尔曼和多罗泰》译后记 …… 200

莱涅克狐
第一歌 …… 211
第二歌 …… 224
第三歌 …… 236
第四歌 …… 255
第五歌 …… 269
第六歌 …… 282
第七歌 …… 301
第八歌 …… 313
第九歌 …… 328
第十歌 …… 345
第十一歌 …… 366
第十二歌 …… 383

《莱涅克狐》译后记 …… 399

# 赫尔曼和多罗泰

# 序　　诗*

这也算罪过？普洛佩尔茨① 曾给我灵感，
　大胆的马提雅尔② 也曾跟我结伴，
我没把古人关在书斋里，弃之不顾，
　他们爱随我同往拉提姆③ 生活；
我很忠实地致力于观察自然和艺术，
　并不受盛名所惑，受教条④ 束缚；
生活的限制窘迫没改变我这个“人”，
　我蔑视那种伪善的可怜的假面⑤。
这些缺点，缪斯啊，出于你辛勤培养，
　俗夫⑥ 都怪我；他们只当我卑俗。
甚至那些善良正直的高明人士⑦

---

* 一七九六年十二月作，原拟作为本叙事诗的序诗，但在一八〇〇年发表时，却收入诗集《哀歌》的末尾，题名《赫尔曼和多罗泰》。本诗为哀歌体诗，即单行为六步句，双行为五步句。

① 普洛佩尔茨，即普洛佩提乌斯（约前50—前15），古罗马哀歌诗人。歌德仿他的诗体写《罗马哀歌》。

② 马提雅尔（约38/41—约104），古罗马的警句诗人。歌德仿他的诗体写《威尼斯警句诗》和《克塞尼恩》。歌德以上诸诗因违背习俗和批评当时文坛，受到许多人攻击。

③ 意大利中部地方的古名。当地民族在古代使用拉丁语。

④ 歌德在《光学论稿》、《色彩论》中不同意牛顿的理论。

⑤ 歌德的《罗马哀歌》大胆地以肉欲之爱作主题。

⑥ 由讽刺短诗引起的论敌。

⑦ 指批评家赫尔德尔（1744—1803）、哲学家雅可比（1743—1819）。

也要我改变;缪斯啊,我可只听你;
因为,只有你,还在使我内在的青春
活泼更新,允许它伴我到老死。
可是,女神啊,如今请倍加细心眷顾!
唉! 我头上的鬈发已不再丰满①:
这时就需要戴上花冠以自欺欺人;
凯撒也只是因需要而戴上花冠②。
你如已给我选定桂枝,请让它在枝头
继续常青,留给更合适的人!
现在只要用蔷薇编一顶家常花冠。
不久,银发就像百合般伸出。
让内人③ 生火而在清净的灶上烹调!
让孩子④ 嬉戏忙碌地投入柴薪!
别让酒杯里缺少美酒⑤! "健谈的朋友,
同志们,进来! 花冠⑥,它等着你们!"
先为那大胆把我们从荷马名下解放、
给我们开拓出大道的人⑦ 干杯。

---

① 歌德作此诗时已四十七岁。

② 凯撒因秃头而戴花冠。

③ 歌德之妻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

④ 歌德之子奥古斯特。

⑤ 此句对缪斯说。

⑥ 古人举行盛宴时头戴花冠。德国中古时代亦有此俗。如一三〇八年五月一日阿尔布莱希特大王亲自给参加五一节者分发花冠。

⑦ 哈勒的语言学家弗·奥·沃尔夫(1759—1824)于一七九五年发表《荷马序论》,认为荷马并无其人,荷马作品乃由荷马氏族创作而成,荷马不过是一个普通名词,意为人质。这就鼓励后世人,不致慑于荷马的威名,引起人人可以为荷马的勇气。歌德先同意此说,后又改变。

因为，谁敢跟神[1]、跟这一个人竞争？
　做个荷马派，做末尾一名[2] 也好。
因此，请听最新的诗[3]！ 再痛饮一场！
　葡萄酒、友谊、爱情会娱悦你们。
我要领你们到德国人的宁静的家中[4]，
　他们还接近自然，陶冶人性；
愿那位诗人的精神伴随我们，他忙把
　路易赛[5] 配给体面人，使我们高兴。
我也要领你们看看时代的悲惨的情景[6]；
　但在健全的一代，靠勇气取胜[7]。
如果我引出你们的眼泪[8]，歌唱得你们
　心里高兴，就请来热烈拥抱我！
谈话要聪明！ 这世纪在要结束时把智慧
　教给我们；谁没受命运考验？
如果快乐的心情要你们作一些节制，
　请你们愉快地回顾那些痛苦。
我们认识了人和民族[9]；让我们也认清

---

① 如果荷马作品是出于一人之手，那他就是不可企及的神。

② 能忝列为荷马派的最后一人，也觉得荣幸。但丁也曾表示有这种想法。

③ 叙事诗《赫尔曼和多罗泰》。

④ 本叙事诗以德国市民生活为题材。

⑤ 福斯（1751—1826）的牧歌叙事诗《路易赛》（1795）中的女主人公，她在婚礼前夕，跟牧师瓦尔特结婚。

⑥ 法国革命引起的动乱，见本诗第六歌第三行以下。

⑦ 本诗第九歌 313 行。

⑧ 某日，歌德把刚刚完成的《赫尔曼和多罗泰》第四歌在席勒家朗诵，他自己深为感动，止不住泪下。他一面拭去眼泪，一面说："人就这样被自己的炭火熔化。"

⑨ 特别是法兰西民族。

我们自己的内心[①] 而以此自慰。

① 德国人的心情藏着真正的喜悦和真正的幸福的源泉。

# 卡 利 俄 珀*

## 运命与同情**

“我从没见过市场和街道这样冷清清！
城市像经过大扫除，像死绝一样！我想，
在全体居民之中留下的不到五十人。
好奇心真正厉害！人人都连跑带奔，
去看那些可怜的难民的凄惨的队伍。
走到难民通过的公路上要一个小时，
大家都不顾中午炎热的尘土奔去。
我可不高兴离开，去看那些善良的
难民的惨况，他们带着抢出的财产，
可怜，离开莱茵河对岸① 美好的土地，
来到了我们这边，走过丰饶的山谷
和弯路，在这太平的偏僻角落里流浪。
妻啊，你好心派儿子出去，拿些旧衣裳
和吃的喝的去周济那些可怜的人们，

---

* 司叙事诗之女神。为九位缪斯之一。歌德这部叙事诗共有九歌，每歌各以一缪斯之名作代号，不一定与内容有关。但此处因本诗为叙事诗，故将叙事诗女神作为第一歌的代号。

** 难民的运命与别人对难民的同情。

① 莱茵河左岸，即西岸。

做得很不错；因为，布施是富人的义务。
这孩子真会赶车！驾马的本领也好！
这部新车子看起来很漂亮；里面可以
宽舒地坐上四个人，另有马夫的座位。
他这次一个人赶车；拐起弯来多轻快！”
金狮楼饭店的老板坐在面临市场的
门廊之下，悠闲地对妻子这样说着。

于是那位聪明的懂事的主妇回道：
“老爹，我本不情愿把那些旧衣裳送掉，
因为，可以派种种用处，需要的时候，
花钱也不易买到。可是在今天，我倒是
乐意拿出许多件好好的上衣和衬衫；
因为我听说，老的小的都光着身子。
你能原谅我？我把你衣柜也都翻过了。
特别是那件用上等印花棉布做面子、
用精细法兰绒做衬里、有印度花样的长袍①，
我也送掉了：又薄又旧，全不合时了。”

可是，那位可敬的家主微笑着说道：
“我也舍不得那件旧的印花布长袍，
道地的东印度料子；这种货再买不到。
算了！我本来不穿了。如今男人们出去，
当然总要穿什么长大衣、波兰式上装②，

① 东印度贸易公司进口货。
② 一种有镶边的上装。

总要穿长靴;便鞋和便帽无人穿戴了。”

“你瞧!”主妇说道,“跟去看难民的人
已有几个回来了:难民一定走过了。
瞧,大家鞋子上面都是一层灰!脸色
通红!个个都在拿着手帕揩汗。
这种大热天,我真不高兴跑得那么远,
看那种场面!真的,听听也就可以了。”

那位善良的老爹于是强调地说道:
“这样好收成,碰到这样好天气,真难得,
收割的麦子,也会像收割的麦秸一样
干燥;天空晴朗,看不到一片浮云,
从东方吹来的风是那样凉爽宜人。
天气不会有变化!麦子已经熟透了;
明天就可以开始收割丰收的庄稼。”

他这样说时,通过市场走回家去的
一大群男男女女,人数逐渐多起来;
那位有钱的邻居,当地的头号商人,
也带着他的女儿们,坐着敞篷马车
(那是兰道① 的产品),向着市场对面、
他那最近翻新的房子迅速地驶去。
街道热闹起来;因为城镇小,人口多,

① 兰道,德国巴燕(巴伐利亚)城市。所产马车是一种车篷向前后分折的四座、双马马车。

开设了好些工场，还经营许多商业。

　　这对亲密的夫妇就这样坐在门廊下，
谈论那些过往的行人而以此自娱。
最后，那位端庄的主妇开口说道：
“瞧那边神父来了，跟他一起的还有
药材店老板：他们会把在外面看到的、
令人不大愉快的事情全告诉我们。”

　　那两位亲切地走来，向他们夫妇问好，
在门廊下面木头凳子上坐了下来，
掸去脚上的灰尘，又拿出手帕扇风。
在互相寒暄以后，那位药材店老板
第一个开口发言，简直像有点生气：
“人类总是老样子！ 不管是张三李四，
见邻人发生不测，都喜欢张口呆看！
遇到可怕的火灾，全都要奔去观火，
罪人被带往刑场，也都要跟在后面。
现在，大家都出去，看那些善良的难民
遭殃，谁也不想想，也许是眼下或是
将来，他自己也会碰到同样的命运。
我觉得轻浮不可恕；但人类生性是这样。”

　　于是那位高贵的明理的神父答话，
他是本城的英豪，接近老成的青年，
他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听众的要求，
他深刻理解《圣经》的高贵的价值，因为，

《圣经》给我们揭示人类的命运和心意；
对于世俗的优良的读物他也很精通。
他说道："大自然慈母赐与人类的任何
一种无害的本能，我不想加以斥责；
因为理性和知性未必能办到的，常由这
不可抗拒的、有利的癖好帮我们完成。
如果好奇心不用强烈的刺激吸引人，
请问，他如何知道世间的事物微妙地
互相关联？因为，他首先追求新鲜的，
其次就会去孜孜不倦地探寻有益的，
最后才渴望求善，使自己高尚尊贵。
他年轻时代的快乐的伙伴就是轻浮，
这使他看不到危险，痛苦的灾难一过，
就立刻治好创伤，不留下一点痕迹。
人到了成熟之年，能摆脱这种轻浮，
锻炼出稳定的理智，不管幸与不幸，
都能发奋有为，这当然值得赞扬；
因为，他做出善事，使损失得到补偿。"

那不耐烦的主妇立即亲切地说道：
"把你们看到的讲出来；因为我很想知道。"

"我看到那一切，"药材店老板着力地说道，
"几乎不能使我马上再觉得舒畅。
那种种惨象，谁能描摩得淋漓尽致！
我们还没有走下草原，老远就看见
尘土飞扬；难民已走过一座座山头，

一望无边，简直令人分辨不出来。
当我们抵达那条横贯山谷的公路，
行人和车辆更显得拥挤、扰嚷不堪。
真作孽，我们还看到许多可怜人走过，
痛苦的流亡多辛酸，慌忙拾得了性命，
那种心情多快活，我们全能看得出。
景况很凄惨，一个设备齐全的人家
总少不了的种种用物，好好的主人
总要把它们放在适当的地方，随时
备用，因为一切都是有用的必需品，
现在却看到在各种马车、手推车上面
堆放得乱七八糟，慌慌忙忙地逃难。
柜子上面放着筛子和羊毛毯，
揉面钵里放垫褥，镜子上面放被单。
就像我们在二十年前大火时看到的
那样，危险夺去了世人的一切主见，
抓紧无谓的什物，却丢下贵重的东西。
他们当时也这样，没有考虑得周密，
尽搬些无谓的东西，增加牛马的负担：
什么旧板和旧桶以及鹅栏和鸟笼。
妇女和儿童也带着包裹，喘吁吁走着，
篮里和桶里塞满了毫无用处的废品；
因为，人对于财产，什么也不肯放弃，
拥挤的队伍就这样走过灰沙的公路，
乱糟糟毫无秩序。带着孱弱的牲口，
有的想走得慢点，有的想尽快赶路。
于是妇女和儿童被挤得发出叫喊，

牛哞哞地叫，其间还夹着犬吠之声，
在装载过重的车子上，老人和病人高坐在
被褥上面，摇摇晃晃地唉声叹气。
可是嘎吱嘎吱的车轮被压得出轨，
冲向公路的边上；车子掉进堤沟里，
翻了一个身，车上人发出可怕的绝叫，
倒栽葱，被远远抛在田野里，幸而没送命。
随后，箱子也都滚下去，落在马车旁。
看到人们掉下去，真以为他们会在
箱子、柜子的重压之下粉身碎骨。
就这样，马车被砸碎，受难者也无人营救：
因为，其他人被那汹涌的人潮推挤，
慌慌忙忙地过去，也只能顾到自己。
我们赶过去，看到那些病人和老人，
就是卧床在家，也难受长久的痛苦，
现在却躺在地上，受了伤、呻吟、哭泣，
受烈日烤晒，被灰沙呛得透不出气。”

于是那位仁慈的家主感动地说道：
“但愿赫尔曼遇到他们，给他们衣食。
我不想去看，看到那惨象会使我难过。
我们第一次听到大祸的消息，就深为
感动，拿了些多余的食品捐赠，聊供
几个人长长精神，也安慰我们自己。
可是，不要让我们老去想这种惨状；
因为恐惧和忧愁很容易侵蚀人心，
我觉得它们比灾难本身还更加可憎。

让我们走进后堂，那间凉快的小厅。
太阳照不到那里，热风也不能透进
那厚实的墙；老妈妈会给我们拿出
一瓶八三年陈酒①，让我们消愁解闷。
这里喝酒不舒服，酒杯旁苍蝇乱飞。”
于是他们走进去，同享清凉之福。

主妇小心地拿出清澄的上等葡萄酒，
雕花玻璃酒瓶放在烁亮的锡盘上，
还有喝莱茵葡萄酒专用的淡绿色高脚杯。——
三人就坐在那张打蜡打得很光的
棕色圆台子周围，台子的脚很坚牢。
主人和神父立即高高兴兴地碰杯；
可是第三位却擎杯沉思，动也不动，
主人于是催促他，亲切地开口说道：

“高邻，爽快地喝吧！我们托天主保佑，
幸免于难，将来他还要保佑我们。
因为，谁看不出，自那次恐怖的火灾，
他严罚我们以后，他总是取悦我们，
保护我们，就像人们保护自己的
贵重的眼珠，比身体任何部分都重视。
难道他今后不会给我们保护和帮助？
因为人在危难时，才认识天主的能力。
天主通过勤劳的市民，从灰烬之中

① 一七八三年酿制的葡萄酒，该年葡萄丰收，酿出的酒质地很好。

重建这繁华的城市，给它丰满的祝福，
现在怎会再破坏，使我们前功尽弃！”

高尚的神父于是快活地、温和地说道：
“请坚持这种信仰，坚持这种信念；
得意时它使人明智而坚定，失意时它给人
无上的安慰，使人产生美好的希望。”

抱有男子的聪明思想的主人说道：
“每当我经商回来，又走到莱茵河边，
不知有几次对它的大波惊叹而赞赏！
我总是觉得它伟大，激发我高尚的心情；
可是，我从没想到，它那可爱的河岸
不久将成为抵御法兰西人的壁垒，
宽阔的河床将成为阻拦一切的堑壕。
有这种大自然、又有勇敢的德国人、还有
天主保卫着我们；谁还会愚蠢地沮丧？
战斗者已疲于奔命，一切都预兆和平。
但愿有一天，庆祝盼望已久的和平
节日，在我们教堂里，大钟与风琴齐鸣，
喇叭吹奏，伴唱着崇高的感恩赞美诗[1]，——
神父啊，但愿我的赫尔曼也在那一天
伴着新娘，果断地，到祭台前面去见你，
那么，这个在全国庆祝的幸福的节日，
将来也会成为我家喜事的纪念日！

---

① 原文为古拉丁文圣诗“我侪赞颂天主”之首字。亦称感谢天主颂。

不过，那孩子使我伤脑筋，在家中总是
忙碌不停，出去却不大活跃而怕羞。
他不大喜欢到人群中去抛头露面；
他甚至避免去跟年轻的姑娘们交往，
不参加年轻人全都喜爱的快乐的跳舞。”

他一面说着一面听。听到嘚嘚的马蹄声
由远而近，还听到辚辚的车轮之声，
马车飞快地、轰隆地驶到了门廊之下。

# 忒尔普西科瑞*

## 赫 尔 曼

当那个魁梧的儿子走进厅房里面，
神父用他那锐利的眼光迎望着他，
他用善观气色的观察家的眼睛
察看他的姿态和他的一切举动，
然后微笑着，对他说出亲切的言词：
“您回来完全大变了！我从来没有见过
您是这样的活泼，眼睛这样有生气。
您高高兴兴地回来；看得出，您已把东西
分给那些可怜人，受到他们的祝福。”

儿子随即用诚恳的言词沉着地回道：
“我是否做得对？我不知道；可是，我的心
叫我那样做，现在我就来详细禀告。
妈妈，您找旧衣裳，挑挑拣拣，翻了
很多时间；打好包裹时已经很迟，
葡萄酒、啤酒，又要慢慢地小心扎好。

---

* 司舞蹈与合唱的文艺女神。赫尔曼的心中萌发出喜悦的爱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以舞蹈女神作为象征。

当我赶出了城门，赶到了公路之上，
成群的市民已带着妻儿向我这方面
退回来；因为难民的队伍已经去远。
我于是策马加鞭，迅速赶往前村，
听说，今天他们要在那里过夜歇宿。
当我一路前进，向那条新公路赶去，
看到一部用结实木料做成的车子，
由两头外国种高大强悍的公牛拉着，
旁边跟着一位脚劲很好的姑娘，
用一根长棍驾驭着两头强壮的牲口，
一会儿赶着，一会儿拖住，指挥有方。
那姑娘看见了我，她就镇静地走近
我的马，说道：‘我们并不是一向如此
凄惨，像您今天在路上看到的这样。
我还没惯于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乞讨，
他们只为了打发穷人，才勉强施舍；
可是我迫于不得已开口。在这麦秆上
躺着一位富家的太太，她刚刚分娩，
我用牛车好容易搭救了这个产妇。
如果我到得迟一步，她就有性命危险。
现在，新生的婴儿赤条条躺在她怀里，
即使赶到了今天要去歇宿的前村，
遇到自己人，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而且，我恐怕，他们已经离开了前村。
如果您住在附近，有什么不穿的衣服，
就请您做做好事，布施给可怜的落难人。’
她说罢，那位苍白的产妇就从麦秆上

疲惫地抬起身子望望我，我于是说道：
‘善良的人们，真常有圣灵告诉他们，
让他们感知可怜的同胞面临的苦难；
因为我母亲，预感到你们的苦境，交给我
一个包，要立即送给急需衣物的人。’
我就解开了绳结，把我父亲的长袍
递给了她，另外又给了衬衫和被单。
她欣然感谢，说道：‘福人不信还会有
奇迹出现；因为，只有在患难之中，
才认识天主的指掌，在引导善人行善。
他通过您来行善，愿他也施恩于您。’
我看到产妇欣然摸摸各样的衣服，
特别是那件长袍的柔软的法兰绒夹里。
‘我们赶快，’姑娘对她说，‘到前村去吧，
大伙儿已经到达那里休息和过夜；
我要立刻去准备婴儿的一切衣物。’
她又向我作礼，说出衷心的谢词，
然后去赶牛；车子开动了。我却留下，
依旧拉住马：因为我心里犹豫不决，
还是快马加鞭赶到前村，把食物
分给其他的人们，还是在这里立即
全交给那位姑娘，让她去慎重分配？
我立即作出了决定，就跟在她的后面
慢慢追赶，很快追上了，我急忙说道：
‘好姑娘，我母亲给我装在马车上带来的，
不仅有衣裳，让我送给光身子的人，
而且她还准备了食品和好些饮料，

在我马车上的箱子里装得很充足。
可是我现在打算，把这些全都交到
你手里，这样我就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你可以适当分配，我只能随便乱发。'
那姑娘于是回道：'我要正确处理
您的施舍；使有困难的皆大欢喜。'
她说罢，我就急忙打开了车上的箱子，
拿出了沉重的火腿，又去拿出了面包、
瓶装的葡萄酒、啤酒，全部都交给了她。
我真想再多给一些，但箱子已空空如也。
她把一切全堆在产妇脚边，继续
赶车；我也驾驭我的马赶快回城。"

赫尔曼说完，那位饶舌的邻人立即
接上去叫道："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
在家中过独身生活，没有妻子和儿女
担心地吊在身旁，那种人真是幸福！
我现在觉得幸运；我如今真不情愿
做什么爸爸，为了妻子和儿女操心。
我已经常常想到逃难，已经收拾好
重要的东西，古钱以及先母的金锁链，
这一切我还当作神圣的珍品保存着。
当然，还有许多来之不易的要留下。
甚至苦心搜集来的药草和树根，
虽然不值大钱，我总不愿意丢掉。
如果掌柜的留下，我就能放心离家。
只要保存住现款和身体，也就可算

保存了一切；单身逃难最为轻便。”

“高邻啊，”年轻的赫尔曼加强语气说道
“我跟您想法不一样，我要批评您的话。
一个人，不论是幸与不幸，单想着自己，
不懂得同甘共苦，也没有这种恻隐心，
这种人也可以算是一位可尊敬的人？
我今天不像往日，倒情愿决心结婚；
因为，有许多好姑娘需要丈夫保护，
面临着不幸的男子也需要妻子安慰他。”

父亲微笑着说道：“你说得非常中听！
这种懂道理的话，你真是难得说出。”

那位善良的母亲也急忙插嘴说道：
“儿呀，你说得真对；你父母就是好榜样。
我们互相看中，不是在快活的日子，
倒是最惨的时刻将我们结合在一起。
星期一早晨——我记得清楚，因为前一天
发生可怕的火灾，烧光我们的城市——
那已是二十年前，像今天一样，星期天，
天气又热又干燥，城市里非常缺水。
大家全都穿起好衣裳，出外散步，
走向附近的村庄，走进酒店和磨坊①。
在城市边区突然失火。火势生风，

① 磨坊在从前也供应酒食，星期天，常成为游人盘桓之处。

很快就蔓延开来，烧遍了各条街道。
堆着许多谷物的粮仓被火烧掉了，
大火从街上直烧到市场，就在附近的
我的娘家，还有这座家，都一齐烧毁了。
我们好容易逃出。我在城外的牧场上
坐了凄凉的一夜，看守着箱子和被褥；
最后终于睡着了。到了天亮时分，
太阳没升起之前，凉气拂醒了我，
我只看到烟雾、火焰、空墙和烟囱。
我的心里很难过；直到太阳又升起，
比往常更加壮丽，才给我鼓起勇气。
我急忙站起身。要去看看我家房屋
所在的地方，看看我特别喜爱的鸡
有没有逃出；因为我性情还很幼稚。
当我踏上还在冒烟的一片瓦砾堆，
看到我家的房子已被烧得精光，
你从另一边上来，检查火烧的场所。
你有一匹马埋没在马房里；梁木和废料
还在那儿冒烟，却不见牲口的影子。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踌躇而悲伤：
因为分隔我们两家的院墙倒塌了。
你就过来握紧我的手，对我说道：
'丽斯辛[①]，你怎么来的？快走！要烫坏脚底；
瓦砾很烫，连我的厚靴子也要烫焦了。'
你就抱起我，带着我走过你家的院子。

① 伊丽莎白的爱称。

那座筑有拱顶的门廊还竖在那里，
像现在一样：就剩下它没有被烧掉。
你把我放了下来，吻我，我不允许。
你却说出亲切的、意味深长的话来：
‘你瞧，房子坍塌了。请留下，帮我建造，
我也帮你的父亲造房子，作为回报。’
我不懂你的意思，直到你请你母亲
去见我父亲，迅速说妥了我们的婚事。
我今天还欣然记得那烧剩一半的木梁，
恍惚还看到那一轮灿烂上升的太阳。
因为，那一天把丈夫赐给我，在破坏以后
头几年，又让年轻的我得到了儿子。
因此，我的赫尔曼，在这悲惨的年头，
你真心实意地想找个姑娘，在战乱之中，
在废墟上面，有勇气求婚，我很赞成你。”

于是那位父亲立即热烈地说道：
“你的意见很值得赞许，你讲的事情，
妈妈，也不假；因为，事实确是如此。
不过，能过得好些更好。并非每个人
都要从一无所有开始过他的日子；
并非谁都要像我们大家那样吃苦。
从父母手里承受一份完备的家业，
进一步繁荣发展，这种人多么有福！
万事起头难，而创立家业要算最难。
需要的东西很多，而物价却是一天天
上涨：他就要留心，去多赚一些钱来。

因此，我的赫尔曼，我希望你在最近
能迎娶一个妆奁丰盛的新娘进门；
因为，有为的男子该配个有钱的姑娘，
娶到称心的女人，还带来满篮满箱
非常实用的东西，那真是令人欢喜。
母亲多年来用上等、结实的料子为女儿
准备下许多衣物，教父和教母送给她
各种银器，父亲在他的书桌里为她
留下珍贵的金币，都不是无因，因为，
有一天，要让她拿这些陪嫁妆奁使那位
从众女之中单选中她的青年人欢喜。
我知道，一个新妇看到厨房里、房间里，
都放着自己的器具，床上、桌上的用品，
也都是带来的，她住在家中该多么舒适。
我也希望我家的新娘有许多陪嫁；
因为，穷媳妇总归要受到丈夫的轻视，
她会被当作提着包袱进门的丫头。
男子们总是不公正，恩爱的时光很短。
我的赫尔曼，如果不久，你能从隔壁
那个绿房子邻家娶一个媳妇回来，
你就能使我在晚年获得无上的欣慰。
那位先生真有钱：他的商业和工厂
使他一天天豪富：商人何处不赚钱？
他只有三个女儿；财产由三人平分。
大小姐已有了人家，我知道；可是，二小姐、
三小姐还没有许配，也许不久要订婚。
我如果是你，我就不会耽搁到如今，

定会娶其中一个，像娶你的妈一样。”

儿子对他那着急的父亲谦和地说道：
“我也真像您一样，想从我们的邻家
挑选出一位姑娘。我们在一起长大，
从前曾在市场上喷泉边一同游戏，
我常常保护她们免受男孩的欺负。
可是，那已经很久；姑娘们长大，终于
按本分留在家中，不去作粗野的嬉游。
她们一定有教养。我也有时顾念
旧时的友谊，按您的心意，去她们家里：
可是，跟她们交往，我从未感到愉快。
因为，她们常常挑剔我，我只得忍气：
说我的上衣太长，料子太粗，颜色
也太俗，头发剪得不像样，卷得又不行。
终于我也想打扮得像那些店员一样，
他们逢到星期天，常常去她们家里，
在夏天，穿着轻飘飘的混纺丝上衣。
可是我很快发觉：她们总在取笑我；
真憋气，伤了我的自尊心；特别使我
伤心的乃是：她们误会了我对她们、
尤其是对那位最小的明辛① 所抱的好意。
因为，最后一次，我曾在复活节去过，
我穿了新上衣，就是现在在楼上衣橱里
挂着的那件，头发也理得像其他青年。

① 威廉明涅的爱称。

我进门，她们都窃笑；我没想到是笑我。
明辛在弹着钢琴；她爸爸也在那里，
听他的女儿唱歌，非常激动而高兴。
歌词里说些什么，有许多我听不懂；
我却常常听到帕米娜，还有塔米诺①，
可是我也不愿做哑巴，一等她唱完，
我就问问歌词，问问那两个人物。
大家都沉默而微笑；可是父亲却说道：
‘可不是，朋友，阁下只认得亚当和夏娃②？’
于是谁也忍不住，姑娘们都笑出声来，
青年们也哈哈大笑，老头儿捧腹绝倒。
我窘得帽子都落掉，尽管她们还继续
唱歌弹琴，吃吃的笑声却总是不断。
我感到羞愧恼怒，急忙跑回家来，
把上衣挂进橱里，又用手指抓乱
我的头发，发誓再不进她们的家门。
我想的很对；因为，她们是虚浮而无情，
我听说，她们现在还总是叫我塔米诺。”

　　母亲说道：“赫尔曼，你对那些孩子们
不该老这样生气；她们毕竟是孩子。
明辛确是好孩子，她对你一向很好；
最近她还问起你。你应当选她为妻。”

---

① 塔米诺是埃及王子，帕米娜是夜后之女，这一对情人是莫扎特《魔笛》中的人物。这部歌剧于一七九一年作曲，一七九四年一月十六日由歌德主持在魏玛初演，以后经常演出。为人所熟知。

② 讥笑他只念过《圣经》，而对于文学、音乐全然无知。

儿子犹豫地说道："不知道怎么，那次的
气愤印在我心里很深，我真不愿意
再去看她弹钢琴，再去听她唱歌。"

可是父亲跳起来，大发雷霆地说道：
"我看你真不知趣！ 我不是常常说，
你只是对于驾马和种田感到兴趣：
你干的，全是富贵人家的奴仆所干的
事情；你老子就缺少一个像样的儿子，
让他在别的市民们之前挣一点面子。
你的母亲早就用空虚的希望骗我，
你在学校里，读书、写字、学习，从不像
别人那样进步，你总是最后一名。
当然！ 这是由于：在你年轻人心里
没有荣誉感存在，没有上进的大志。
如果我父亲关怀我，像我对待你这样，
送我进学堂，让我受到老师的教导，
我现在决不会做个金狮楼饭店的老板。"

儿子却站起身来，默默地走向门口，
慢慢地，悄无声响；父亲却怒气难消，
望着他背影叫道："滚吧！ 你这小顽固！
继续干你的行业去吧，别惹我生气；
可是，你别想，把一个粗里粗气的姑娘，
娶进家门做我的媳妇，那种邋遢货！
在世间混了好久，我知道怎样待人，

我懂得怎样招待绅士淑女，使他们
满意而去；我也会恭维得新主顾称心。
因此，我也要娶个这样能干的媳妇
做帮手，使我的无限辛苦得到安慰；
她也要给我弹弹钢琴，像隔壁邻家
星期天那样，我也要让本城第一流人物
都很愉快地来到我家里聚会。”这时，
儿子轻轻地旋转门把，走出了房间。

# 塔　利　亚*

## 市　民

谦和的儿子就这样避开激烈的争论；
可是那父亲，依旧照搬老一套，说下去：
"不合天性的，总勉强不来，我很希望，
我儿子别像老子我一样，而要胜过我，
这种心底的愿望，怕难以得到实现。
家庭和城市，如果不适应时势，按照
外国的潮流，由大家想法来加以维持、
刷新、改善，那将会弄成什么样子！
人活着，总不能像个野菌，从土里生出，
又在生长出它的老地方迅速腐烂，
一点不留下他的生前活动的痕迹。
看一个家庭，立刻就看出主人的性格，
就像走进个城市，能断定当局的政绩；
因为，只要看到塔楼和城墙毁坏，
沟渠里堆满垃圾，街道上也垃圾乱倒，

---

* 司喜剧的文艺女神。本歌对市民们的生活方式作了鲜明的描写，充满幽默、风趣，故以喜剧女神名篇。

石头已经离缝而没有加以修复，
梁柱腐烂，也不去加上新的支柱：
这些现象就说明城市的管理很糟。
因为，在上者若不讲求秩序和清洁，
那么市民就容易习惯于龌龊偷懒，
就像乞丐习惯于衣衫褴褛一样。
因此我想让赫尔曼最近就出去旅行，
至少要看看斯特拉斯堡①、法兰克福②、
建筑整齐明快、令人舒畅的曼海姆③。
因为，见过清洁的大城市，将来就要去
整顿自已的故乡，不管它怎样微小。
外地人不都很称赞我们改建的城门、
粉得雪白的塔楼和焕然一新的教堂？
谁不赞赏我们的石子路？那水量丰富、
四通八达的地下水道，既便利，又安全，
只要火灾一发生，立刻能将它扑灭？
这不全是大火灾以后取得的成就？
我当过六次市议会营造委员，受到
善良的市民欢迎，他们由衷地感谢我，
我的建议，都努力实行，我也实现了
正直之士留下的没有完成的计划。
因此市议会议员最后都很起劲。
现在谁都在大干，那条新马路已决定

① 在莱茵河畔。歌德于一七七〇至一七七一年曾在该市的大学里读书。

② 在美因河畔。为歌德的故乡。

③ 在法兰克福之南。一六八八年被法国人破坏，一六九九年重建。新街道都成直角相交，像棋盘格子一样整齐。

动工，要将本城跟公路连接起来①。
可是我却很担心，青年人不肯这样干！
因为，有的只图享受和一时的打扮；
也有的呆在家里，蹲在火炉边沉思。
我担心，赫尔曼也会老保持这种样子。”

善良的懂事的母亲立即接上去说道：
“老爹，你总是对儿子这样不近情理！
这样，你要他好，反而更难以如愿。
我们不能照自己心意改造孩子；
要根据天主所赐的那样，加以爱护，
好好地抚育他们，让他们自由发展。
因为，孩子们都各有各的不同的天赋；
各自去利用，只有各走各的路，才能
妥善而幸福。我不愿听你责怪赫尔曼；
因为，我知道，他将来有资格继承家业，
做个杰出的主人，市民和农民的模范，
在市议会里，我料他决不会落于人后。
可是你总是像今天这样，每天责骂他，
可怜的孩子，心里的勇气都被你挫伤。”
她急忙离开房间，去追赶她的儿子，
想在哪里找到他，再用好言安慰；
因为他是个好儿子，应该如此对待他。

她刚刚走开，那父亲就微笑着，说道：

---

① 从这座小城到达公路，本来要走一个小时，见第一歌所述。

“妇女和孩子一样，都是一种怪物！
都想按照自己的爱好生活下去，
我们以后只能将他们称赞和抚爱。
古人所说的真实的格言，绝对适用：
‘不进则退！’这句话真是千古不磨。”

　　那位药材店老板于是慎重地说道：
“高邻，我赞成你的意见，只要时新
而花费不大，我也始终力求改进；
可是要大搞一番，把里里外外都改变
面貌，没有充分的金钱，又能做什么？
平民[①]的力量太有限；明知道事情很好，
却没有能力办到；他的钱包太轻，
开销却又太大；因此总受到掣肘。
我本有许多事要做，可是改建的费用，
谁不伤脑筋，特别是在这危险的乱世！
我早想让我的店房换上时髦的新装，
把我的门窗全都配上光亮的大玻璃。
可是，谁能比那位富商，他拥有资财，
而且还十分懂得去赚大钱的门路。
瞧那边他的新房子！绿色的底子，配上
粉白的漩涡形花饰，看上去多富丽堂皇！
橱窗的玻璃板很大[②]；玻璃烁亮地闪光，
使市场上的其它店面都黯然失色！

---

① 此处指属于行会范围内的当地手工业者，跟那位拥有工厂的大商人不同。

② 新古典主义风格代替过时的罗可可风格。

可是在火灾以后，我的天使堂[1] 药店
和你的金狮楼饭店，在当时却是最漂亮。
我的花园在这一带也很有名气，
过路人都要停下，凭着红色的栅栏
观看石雕的乞丐和那彩色的侏儒像。
美丽的石洞，现在当然是颓败肮脏，
但当年我在那里面给人端上咖啡，
瞧那镶嵌精巧的贝壳[2] 发出五色的
毫光，谁都大为欣赏；方铅矿和珊瑚，
就是内行人也会看得眼花缭乱[3]。
客厅里面的绘画也同样使人惊叹，
画着盛装的绅士和淑女在园中散步，
纤纤的手指拿着花朵、向人献花。
现在还有谁光顾！ 我气得杜门不出；
因为一切都要改，要富有他们所谓的
趣味，木板和木凳都要漆成白色；
一切都简单而光滑；什么雕镂和飞金
都不受欢迎，进口的木料[4] 现在最值钱。
现在，我也很想添置一些新东西；
也想适应潮流，常常更换家具；
可是，就是小弄弄，也要使人吃惊，
因为，工钱太贵，现在谁能付得起？
最近我曾有心，要把药店招牌上

---

① 药材店招牌名天使堂。
② 盛行于十八世纪的罗可可式(螺钿式)建筑式样，以浮华纤巧为特征。
③ 赝品可以乱真。
④ 指桃花心木，即红木。

画的天使米迦勒[1] 和那条在他脚下
盘着的可怕的恶龙再去加上一层金;
可是,索价真吓人,我只得听其灰暗。"

① 《新约·启示录》第十二章:"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他被摔在地上。"米迦勒是七天使长之一。

# 欧忒尔珀*

## 母 与 子

男子们这样谈得很起劲。而那位母亲
却在那时走出家门去寻找儿子，
看看门外的石凳，那是他常坐的地方。
在那里没见到他，她就去马房瞧瞧，
看他是否在亲自照料那几匹好马，
买进时还是小马，他从不让人插手。
男仆对她说道："他到园子里去了。"
她于是急忙穿过很长的双重院子，
离开了马房和那造得很好的粮仓，
走进那一直伸到城墙旁边的园子，
她穿过园子，欣喜地看看每一样作物，
苹果树和梨树，枝头都是果实累累，
她把撑住它们树枝的木桩扶正，
又从粗壮的白菜上捡掉一些毛虫；
因为勤劳的妇女，一步也不肯空跑。
就这样她走到了长长的园子的尽头，

---

* 司抒情诗的文艺女神。本歌中母子的会话，充满了作为抒情诗的核心的爱情，故以抒情诗女神名篇。

直走到被满忍冬的凉亭；她走到现在，
没见到儿子的影子，这里，还是没有。
可是，小门却是虚掩着，那是从前，
他家的先祖、尊敬的市长，得到特许，
凿穿城墙，由凉亭那边开出去的门。
她于是毫不费劲地越过干涸的城壕，
在大路边上，就是用栅栏围好的葡萄山，
坡面朝着太阳，有陡径通到山上。
她登上山去，一路上欣赏那些结实
累累的葡萄，在绿叶下面隐藏不住。
沿着用天然石块铺成的石级上去，
当中的高高的走道被覆着一片绿荫。
棚架上垂着水晶葡萄和麝香葡萄，
还有特大粒的、青而泛红的紫葡萄，
全是供宴客作甜食之用而精心栽培的。
但山上其它地方，全种着一种葡萄树，
结实较小，用以制造上等葡萄酒。
她往上走着，已欣然想到收获季节
和那欢庆的好日子，当地人都万分欢腾，
把葡萄摘下来榨汁，把果汁收集在桶里，
到晚上，到处放起了焰火，亮光闪闪，
噼噼啪啪，庆祝最欢乐的收获。
可是，她把儿子唤了两三次以后，
却只听到从各个塔楼上传来一阵阵
聒耳的回声，她走得不由心慌起来。
找儿子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他从不走得
很远，除非先告诉一声，免得慈母

为他担心，害怕他万一发生意外。
可是，她还常常希望在路上碰见他；
因为葡萄园的门，上面的，下面的，全都
同样地开着。她于是一直走进田间，
那一片广阔的田地就开在小山的背上。
她仍然走在自家的土地上，欣然望着
自家的庄稼，那些壮丽的摇曳的麦子，
在整个田野里漂着滔滔的金色的穗浪。
她沿着田间小道一路走了过去，
一眼看到小山上面的那棵大梨树，
那是属于她一家所有的田地的界标。
不知是何人所种。在那一带地方，
处处都看得见它，结的梨子很有名。
割麦者常爱在梨树下面享用午餐，
牧人也常在它的树阴下看守羊群；
天然的石头和草地，就是他们的凳子。
她没有料错：赫尔曼正坐在那里休憩，
手托着腮帮，好像是在眺望着对面的
远处的群山，他的背脊朝着他母亲。
她悄悄走上前去，轻轻地拍拍他肩膀，
他急忙回过头来；她见他眼泪满眶。

“妈妈。”他愕然说道，“你吓了我一大跳！”
这位高尚的青年急忙拭干了眼泪。
“怎么？你哭啦，儿子？”母亲惊愕地回道，
“这真不像你，我从没见过你这种样子。
说吧，有什么伤心？为什么独自一人

坐在这梨树下面？为什么眼里流泪？”

那位卓越的青年定了一定神，说道：
“确实，现在不关心难民的困苦的人，
他那无情的胸中一定是没有良心；
在这种年头，对自己和他祖国的幸福
不考虑的人，脑袋里一定是没有大脑。
今天的所见所闻，都使我心里很乱；
因此我出来，看看这壮丽辽阔的景色，
四周丰饶的丘陵展现在我们面前；
看看这金黄的麦子，垂下头等待收割，
看看这丰硕的果实，会收得盈仓满库。
可是，唉！大敌当前！虽有滔滔的莱茵河
保卫我们；然而，唉！对那像风暴一样
冲来的可怕的军队，河和山又算得什么！
因为他们从四面八方召集了年轻人，
还有老年人，猛烈推进，人多，不怕死，
一批一批紧紧地接着，前赴后继。
唉！作为一个德国人，还敢呆在家里？
还能希望逃过那威胁大家的灾祸？
妈妈，对你讲，上次从市民之中挑选
战士，竟让我免服兵役，今天想来，
真使我生气。确实，我是一个独子，
我们的门户很大，我们的业务也要紧；
可是，我与其在此坐待灾难和奴役，
倒不如上前线抗战，岂不是更好得多？
这是我的良心话，在我的内心之中，

激发着勇气和愿望，我要为祖国而生，
为祖国而死，给别人作出可贵的榜样。
确实，如果德国青年能集中力量，
团结着守御国境，决不对外人屈服，
哦，他们就不会来蹂躏我们美好的土地，
当我们的面消耗我们国家的粮食，
奴役我们的男子，抢走我们的妇女！
妈妈，我的内心里已经作出决定，
要立即实行我认为正当合理的事情；
因为，考虑太多，选的路不一定最好。
我不再回家去了！我就从这里出发，
直接进城，把我的手臂，把我的丹心，
一齐献给了军旅，为我的祖国效命。
那时，让爸爸去说，是否在我的胸中
没有什么荣誉感，是否我不求上进！”

　　善良的懂事的母亲，爱掉泪的眼睛里，
暗暗地噙着眼泪，于是晓谕他说道：
“儿呀，你的心情怎么会起了变化，
不像昨天和往常那样对你妈说话，
你到底想要怎样？爽爽气气地说吧！
现在如果有第三者听到，他真会对你
大加赞赏，说你的决心极其高尚，
被你的话语和似乎有理的论调迷惑住。
可是，我只有责备你；因为我更加了解你。
你隐瞒真心，你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为，我知道，唤你的不是大鼓和军号，

你不是想穿起军装去向姑娘们炫耀；
你平素虽也很刚勇，可是你的生性
却宜于好好管家，安心料理田地。
因此，坦白说：你怎会下定这样的决心？”

儿子诚恳地说道：“您错了，妈妈。一天
跟一天不同。青年人会成熟，变为大人；
动荡纷扰的生活，使许多年轻人堕落，
倒是在平静之中，常常能鼓起干劲。
现在和过去，我一向平静，可是，在胸中
却养成一颗憎恶不公正和不义的心，
我现在颇能辨别世间的一切事物；
劳动已把我的手和脚锻炼得坚强。
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可以大胆断言。
可是，您怪我，很有理，妈妈，您是拆穿了
我的半真的谎话和我的一半伪装。
因为，我承认，我要离开我爸爸的家，
并非是由于迫切的危难，也不是出于
为祖国出力、拚命杀敌的高尚思想。
这只是说说而已：目的无非是对您
隐瞒那一种使我心如刀割的感情。
哦，妈妈，由我去吧！因为，我胸中怀着
虚无缥缈的希望，就让我虚度此生吧。
因为，我明白：若不是大家为全体出力，
光靠个别人献身，徒然是伤害自己。”

“你讲下去吧，”懂事的母亲接着说道，

“大大小小的问题,全都要对我说明;
因为男子们急躁,往往会想到极端,
一碰到阻碍,就很容易脱离正轨;
而妇女却很善于想方设法,尽管她
转弯抹角,总能巧妙地达到目的。
因此,快说明一切,你为何这样激动?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你为何热血沸腾,
眼泪为何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于是善良的青年悲不自胜地哭泣,
倒在母亲的怀里大哭,感动地说道:
“真的! 爸爸的一番话,今天使我很伤心,
今天,任何哪一天,都不该这样怪我。
因为,孝敬父母是我的宿愿,我觉得,
任何人都不及生我的、在我无知的童年
认真管我的父母更加贤达而聪明。
我从游伴们那里,不知受过多少气,
他们常常以恶意报答我的好意,
他们常常殴打我、扔石块,我也不报复;
可是,每当星期天,爸爸从教堂出来,
他们嘲笑他那种威严、从容的缓步,
嘲笑他帽子的带子,嘲笑他穿得堂皇的、
到今天才送掉的长袍上面的花样:
我就狠狠地握紧拳头,怒不可遏地
向他们冲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们
揍了再说;他们流出鼻血而号叫,
逃不过我那一顿猛烈的拳打脚踢。

我这样长大起来，还要受爸爸的气，
上次他在市议会开会，动了肝火，
他不怪别人，却常常对我进行申斥；
同僚之间有争吵，他也要拿我出气。
您也常常怜惜我；因为，我常常想到，
父母总是想替我们增加财产，
为子女们节约，自奉非常菲薄，
应当感恩不尽，所以总忍气吞声。
可是，唉！单单为了日后享福而节约，
算什么幸福，存多少钱，买多少地，
产业连成一大片，也不会使人幸福。
因为，父亲年老，儿子们也跟着长大，
只知道为将来操心，却没有眼前的欢乐。
请看看下面，那一片美好丰饶的田地
是多么壮丽，下面还有葡萄园和菜园，
那边有粮仓、马房，一排排美好的产业！
可是我看看那边的后房，在三角部分，
看到我那间顶楼房间所开的窗子；
我就回想起那时，有多少夜晚在那里
等月亮上升，又由于熟睡，只睡几小时
就够，曾有多少个早晨等着出太阳。
唉！那时，我觉得，院子、园子、在山坡上面
伸展的良田，都像我的房间一样孤寂；
一切都显得荒凉：我缺少一个妻子。"

那位善良的母亲于是明智地回道：
"儿啊，你想娶一位新娘，让夜晚成为

你的生活的美丽的半份，白天的劳动
变得更加舒畅而自觉，这不仅是你，
爸爸、妈妈，也存有这个愿望，我们
常常劝你，甚至催促你，选一个对象。
不过，我明白，我的心现在正对我说道：
如果适当的时机未到，如果在此时
没碰到适当的姑娘，可以等将来再挑选，
娶进一个不好的，最最使人担心。
儿呀，如果要我讲，我认为，你已经选好，
因为，你心神不定，比往常更易激动。
直说出来吧，因为，我心里已经有数：
你所看中的，就是那个逃难的姑娘。"

"妈妈，您猜对了！"儿子快活地说道，
"是的，就是她！如果今天不把她带回来
做媳妇，她就会走掉，在战乱和悲惨的
流浪之中，从我的眼前永远消逝。
妈妈，到那时，即使看到家业兴旺，
一年年丰收，也永远没有什么意思。
真的，住惯的家宅和园子已使我生厌，
就是母爱，也无法安慰我这可怜人。
因为，我觉得，被情丝牵住，就会解脱
一切的羁縻；不仅是姑娘要抛下她的
父亲和母亲，去跟随她所看中的丈夫；
就是男青年，看到心爱的惟一的姑娘
要分手而去，也不再把父母放在心上。
因此，让我自暴自弃，随处行止吧！

因为，爸爸已经把话完全说绝，
如果我要带回的惟一的姑娘，他不让
进门，那么，他的家就不再是我的家。”

善良的懂事的母亲连忙回答他说道：
“两个男人像两座岩石互相对峙！
傲岸而不动，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
谁也不肯先开口说上一句好话。
可是，告诉你，儿子：我心里还抱有希望，
他虽然执意不娶穷媳妇，可是，只要
善良而端庄，虽贫穷，他也会给你定下。
因为，他性情暴躁，虽然话说得不少，
却并不照办；他所拒绝的，也会让步。
不过，他要听好话，这也是理所应当；
他是你爸爸！我们也知道，他在酒席上
说话很激烈，怀疑他人的理由，但酒后
火气并不大：他那暴躁的性子的发作，
是由于酒的作用，他听不进别人的话，
他只听自己，心里也只有自己。
可是，天色快晚了，你爸爸和他的朋友们，
在他们之间，一定已经交谈了许多。
只要他酒意已过，觉到对别人过分，
有欠公允，我知道，他真会和软下来。
来！我们立刻进行：动作快才能成功，
朋友们还在他那里，我们需要他们的
支持；特别是尊敬的神父会帮助我们。”

她这样忽忙地说着，就从石凳上站起来，
又拉起儿子，他欣然跟随着她。两个人
盘算着重大的计划，默默地走下山去。

# 波利希姆尼亚*

## 世界公民**

　　可是，那三人依旧坐在一起聊天，
那位神父、药材店老板和饭店主人；
他们所谈的话题，依旧是那老一套，
牵涉到各个方面，谈的可真是不少。
杰出的神父叙述他的高见，说道：
“我并不想反对您。我知道，人类本应当
永远力求改善；事实上，他们也总是
步步登高，至少在寻求新鲜的花样。
可是，别过分！因为，除了这种感情，
大自然还给我们另一种爱好，喜欢
泥古守旧，喜欢保持久远的习惯。
任何自然而合理的状态，都可谓完善。
人类所求者甚多，可是所需者颇少；
因为，生命很短促，人的命运有限制。
对那种孜孜不倦、东奔西走、大胆而

---

* 司赞歌的文艺女神。本歌的内容赞美了村长的世界主义者的态度。

** 意为世界主义者、四海为家者、无定居者。此处指村长。与第三歌的副题“市民”(指饭店老板、药材店老板)遥相呼应。

热心地飘洋过海，走遍世间的大道，
看着在自己和一家周围堆满了财富
而感到快乐的人，我从不责怪他们；
至于那种在他祖传的产业上安闲地
流连，不违农时，料理他的田务的
沉着的市民，我也认为是可敬的人。
土地并不是一年一年都有变化，
新栽的树木也不是马上就把枝干
伸向天空，开出满树繁盛的花来。
不，农民需要忍耐；他也需要纯洁的
永远不变的平静的心，诚实的头脑。
因为，他只有少数种子给大地化育，
他能饲养繁殖的，只有少数的牲畜；
因为，他一心考虑的，只在实用方面。
生来被赋予这种心性的乃是福人！
他养活我们大家。还有那种小城的
市民，既务农，又经商，也是非常幸福！
他没有那种使农民担心、拘束的压力，
也没有欲望很大的城市居民的烦恼，
后者，特别是他的子女，虽没有财产，
却惯于仿效富人和地位较高的人。
因此，对令郎沉着的苦干，对他将来
选配的志同道合的对象，要永远祝福。”

　　他这样说着。母亲跟儿子一同走进来，
她搀着他的手，把他带到她丈夫面前。
“老爹，”她说道，“我们闲谈时，常常想到，

将来赫尔曼选个对象，使我们高兴的
那种快乐的日子，总有一天要来临。
我们曾思前想后；做父母的总是
多嘴，要给他定这门亲事，定那门亲事，
如今这日子来了；上天已经把对象
带来给他看，现在他心里已经决定了。
我们不是常常说，要由他自己挑选？
你方才不是希望，他在姑娘们面前，
要显得快乐活跃？这样的时辰到了！
他已自觉到，挑选好，爽爽气气决定了。
就是他所遇见的那个外地的姑娘。
给他定下吧！否则，他发誓，要终生不娶。”

儿子也说道：“给我定下吧，爸爸！我的心
已经完全看中她；她不愧做您的媳妇。”

父亲却闷声不响。神父急忙站起来，
插嘴说道：“决定人的一生以及
他的整个的命运，只在于一瞬之间；
尽管商量得很久，但任何决定，只是
瞬间的产物，只有明智者能掌握分寸。
在进行选择之时，如果顾此顾彼，
弄得思绪混乱，这总是比较危险。
赫尔曼很纯洁；从他少年时，我就了解他，
他在孩童时，就不伸手要这样、要那样；
他要的，都跟他相称；而且会把握得很紧。
您长久希望的事情，如今突然到来，

请不要惊惧。确实，眼前您所碰到的，
也许并不像您所希望的那个样子。
因为，我们希望的，常被希望所掩盖；
而恩赐却以独特的姿态从天而降。
使您善良、懂事的爱子初次动心的
那位姑娘，请您不要估计错误。
对于初恋的对象，能马上握到她的手，
不受秘藏的单相思折磨，这乃是福人！
我瞧他脸色就看出，他的命运已定。
真正的爱情使青年立即变为成人。
他不会动摇；我担心，您如果拒绝此事，
他的大好的年华将在凄愁中虚度。"

　　那位药材店老板，他早有一番话
要冲口而出，立即慎重地接上去说道：
"这次还是让我们采取中庸之道！
从容应急① 是奥古斯都皇帝的座右铭。
我很乐意为我亲爱的邻居效劳，
为他的利益，稍尽我的区区的聪明；
特别是年轻的人，需要有人指引他。
让我前去吧！我要去调查那位姑娘，
向在她周围、了解她的同伴们打听。
我不易上当；我能判断话中的真伪。"

---

① 出自罗马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约69—约122后)的《奥古斯都传》。

于是那儿子立即急急忙忙地说道[①]:
“费心吧,高邻,请您去打听打听。可是,
我希望神父也能跟您结伴同行;
两位杰出的好人是无可非议的见证。
哦,爸爸!那位姑娘并不是一个流浪者,
并不是在各处跑来跑去,招摇撞骗,
用巧计迷惑毫无经验的青年的女人。
不,那种毁灭一切的战争的狂暴的命运,
破坏了世界,彻底推翻了各种牢牢
建立的制度,也赶出这个可怜的姑娘。
出身高贵的人士不也在不幸中流亡?
公侯们易服逃生,国王们却被流放。
这位巾帼中的佼佼者,也是这样
被赶出家乡;不顾自己的不幸,却要
支援别人,自身不保,还去助人。
困苦和灾难很大,弥漫在世界各处:
难道不能从不幸之中产生出幸福,
让我托战争之福,投入新妇、可靠的
妻子的怀中,像您托大火之福一样?”

父亲于是郑重其事地开口说道:
“儿子,你舌头已在嘴里贴了多年,
很少转动,现在怎么会松动起来?
我今天也受到威胁,像每个老子一样:
儿子的狂想妄念,母亲总想姑息

① 直译为“用有翅膀的语言”。荷马的惯用语。

袒护，如果来攻击老子，或是攻击
丈夫，所有的邻居也都要帮他们讲话。
我不想反对你们大家：这有什么用？
因为，我已预见到，会碰到抵制和眼泪。
你们去调查，随你们做主，把那位姑娘
带回家来；如不行，他只好死了这条心。”

父亲这样说。儿子显得高兴地说道：
“不等到天晚，就给您送来贤德的媳妇，
心地聪明的男子，都想要那位姑娘。
我可以预期，那位好姑娘也会快乐。
她会永远感谢我，我又给了她父母，
凡是聪明的子女，总希望有你们这样的
双亲。可是，我不能再耽搁，我要
立刻去套马，带朋友去找情人的芳踪，
让他们凭着自己的才智自由处理，
我发誓，我完全依从他们作出的决定，
如果没有谈成功，我决不跟她再相见。”
他于是走了出去，其时，别人在进行
许多慎重的考虑，迅速商定了大事。

赫尔曼立即赶往马房，那几匹健马
静立在那里，迅急地吃着清洁[1] 的燕麦
以及从上等牧场上割来的干燥的草料。

---

[1] 原诗静立（ruhig standen）、迅急（rasch）、清洁（rein）在这里使用头韵。又这一节套马的描写乃是摹仿荷马的笔法。

他急急忙忙给它们装上雪亮的嚼子，
随即把皮带穿进漂亮的镀银的铜扣，
然后就去系紧又长又宽的缰绳，
把马匹牵到院中，热心的仆人已经
轻轻地拉住辕杠，把马车拉了出来。
他们就用干净的绳索把那善于
拉车的快步的马匹好好地系在辕上。
赫尔曼拿起马鞭；坐上去，驶到门廊下。
两位朋友立即坐到宽舒的座位上，
车子迅速开动起来，驶过了石子路，
城墙和那些清清楚楚的塔楼都向后倒退。
赫尔曼就这样驶向那条熟悉的公路，
上坡下坡，毫不迟疑地往前赶去。
当他一眼望到那座村子的塔楼，
那些带着庭园的房子已相距不远，
他心里想着，可以先把马停在这里。

在村子前面有一片广大的青青的草地，
几棵高大的菩提树，在这里扎根，已有
几百年之久，投下森森的蓊郁的浓荫，
这里是乡民和附近城市居民的游乐场。
在菩提树下，有一座泉水池，挖得不深。
走下石阶，就看到几张石凳，放在
泉水池四周，泉水不断地滚滚涌出来，
水很清，围栏很低，汲水非常便利。
赫尔曼决定，把他的马和车子，停在
这树阴下面。他这样做了，就开口说道：

“朋友们，现在下车吧，你们去打听打听，
看那位姑娘，是否值得向她求亲。
我认为不会错，你们不会有新奇的发现；
如果我一人独去，我会赶紧进村去，
三言两语，好姑娘就决定我的命运。
你们会立刻从众人当中认出她来；
因为她的身材，别人都不好相比。
她衣服整洁，我再谈谈有什么特征：
红马甲束着美观的带子，膨隆的酥胸
更显得隆起，黑紧身背心紧贴着身体；
衬衫的领子打着荷叶边，非常干净，
托着圆圆的下巴，显得十分雅致；
可爱的瓜子脸露出轻松愉快的神情；
发辫盘了好几圈，用银针紧紧别住；
在马甲下面系着百裥的蓝色裙子，
走起路来，擦着她那秀丽的脚后跟。
可是，我还有话说，我要明确地求你们：
别跟那姑娘面谈，别让她识破意图，
你们只要问别人，听大家说些什么。
如果有确实消息，能使我父母放心，
就请回到我这里，我们再从长计议。
这是我在一路上自已想出的主意。”

　　他说罢，两位朋友就向村子里走去，
园子、粮仓、房子，到处挤满了大批的
人群，宽阔的街道塞满了一部部板车。
男子们照管着哞哞叫的牛和驾车的马，

妇女们在各处绿篱上面忙着晒衣裳，
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在河边泼水玩耍。
派来的两个探子就这样从车辆、人群、
家畜里面挤过去，东张西望，看能否
见到赫尔曼所说的那位姑娘的影子；
可是一个也不像那个美好的少女。
不一会，人群挤得更厉害。凶狠的男子们
为了车子吵起来，妇女们也夹在里面
叫嚷。有一位老者急忙庄重地走过来，
走向叫骂的人们；他以长者的威严，
喝令他们住口，叫骂声登时静下来。
他叫道："难道灾祸还没有制服我们，
让我们终于懂得，要大家互相忍耐，
互相包涵，即使谁有点越轨之处？
幸福的人，确不易相处；可是这患难，
没教好你们，别再像以前那样内讧？
在外乡要互相谦让，把你们所有的一切，
拿出来大家分，才会获得别人的同情。"

这老者说罢，大家都不响；重新和好的
人们客客气气地整顿牲口和车子。
当神父听到那位老者说的一番话，
看出那位外地村长的沉着的精神，
他就走上前去，郑重地对老者说道：
"老爹，确实！当人们过着太平的日子，
到处敞开的大地，年年月月，不断地
供给他们想望的一切，滋养他们，

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展，谁都当自己
最聪明、最高贵；他们就这样共同生存，
最明事理者也被看成跟别人一样；
因为一切都是平静地各行其道。
可是，当灾难破坏了通常的生活方式，
捣毁了房屋建筑，蹂躏了庭园和田地，
把男男女女赶出他们住惯的家宅，
逼他们出外流浪，日夜担惊受怕：
这时，他们就去寻最明白事理的人，
他所发表的高论就不再被当作耳边风。
老爹，您一下子就排难解纷，我看，
您一定就是这些难民的原来的村长？
真的，今天我看您就像远古的领袖，
率领流离的民众通过旷野的歧途；
我恰像在跟约书亚或是摩西① 谈话。”

　　村长于是露出严肃的眼光回道：
“确实，我们的时代可与宗教史以及
世俗史书上所载的稀有的时代相比。
因为，在这种时世，活过了昨天和今天，
就像已活了好多年：许多事接踵而来。
我稍稍回想一下，就觉得我的头上
已变成白发苍苍，可是我精力还旺盛。

---

① 摩西，《圣经·旧约》中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曾率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羁绊，经过旷野而达迦南。约书亚，原为摩西的帮手。摩西死后，接替做领袖。

哦，我们可以把自己比作在危急之时
看到耶和华从荆棘火中[1]显现的那些
古人；他也曾从云和火中[2] 向我们显现。”

　　神父还想跟这位村长继续谈下去，
想听听这位老者和他的村民的命运，
他的同伴急忙凑到他耳边轻声说：
“跟村长继续谈，把话题扯到那姑娘身上，
我要四处转转，去找她，一找到了她，
我就立刻回来。”神父对他点点头，
那探子就穿过绿篱、园子、粮仓去寻访。

① 《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② 《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此处的云和火指房屋被烧时的烟和火。

# 克　利　俄*

## 时　代**

神父向那位外地的村长继续打听，
村民们受到些什么苦难，离家已多久，
那老者回道："受苦的日子已经不短；
因为，在那些恐怖的岁月里，我们已艰苦
备尝，美好的希望也已经归于幻灭。
因为，谁能否认，他当初没感到兴奋，
在他舒畅的胸中，没感到纯洁的搏动，
当那时，看到新生的太阳透露出曙光，
听到人们在鼓吹万民共享的人权①、
激动人心的自由、值得赞美的平等！
那时，谁都希望能自由自在，就好像
掌握在那些懒汉和自私之徒手中的、
束缚住许多邦国的桎梏已经被粉碎。

* 司历史的文艺女神。此歌描写法国革命时代的事情，故以历史女神名篇。

** 法国革命时代。

① 一七八九年七月法国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曾发表《人权宣言》，谓人出生后有自由平等权利，政府不得非法逮捕监禁。

在那急迫的时期，全世界不都翘望着
那个世界的首都①？它早就获得这美名，
而今比任何时候更足以当之无愧。
最初宣告这种福音的人们②，不是
可与天下最高的伟大人物齐名？
世人的勇气、精神、言论，不都很激昂？

“我们因为是邻邦，首先感到很热狂。
后来战争③ 开始了，法国的武装部队
压境而来；但似乎只是为了友好，
事实也如此；因为他们的精神都很
高尚；他们热心地树立可喜的自由树④，
答应大家都能享有权利和自治⑤。
于是老老少少都感到万分高兴，
围绕着新的旗帜⑥ 开始欢乐的跳舞。
于是，不多久，占优势⑦ 的法国兵就先以

---

① 指巴黎。它为数百年来欧洲文化和发展的中心。

② 指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以博识雄辩著名）、西哀士（1748—1836，法国神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以其《什么是第三等级》著名）、拉斐德（1757—1834，法国将军，曾起草人权宣言）等。

③ 一七九二年法国反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法军进入德国。

④ 法军所到之处常树起这种自由的象征。有时用一根木柱，有时用一棵无叶的树或普通的树。树上挂着三色带、圆圈和三角器，象征自由平等。树顶放一圆锥形红帽，象征奴隶的解放。人民常在自由树四周跳舞、唱革命歌曲。

⑤ 法国人答应帮助德国邻邦获得政治的自由，建立议会政体。

⑥ 红白蓝三色旗。白色代表法国，红蓝代表巴黎。

⑦ 人数和精神两方面的优势。

热烈、活泼的举动赢得男子的钦佩
后又以迷人的温存获得女子的欢心。
战争的消耗，我们反觉得压力不重；
因为，在我们眼前，飘着将来的希望，
它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新开的大道。

“未婚夫携着未婚妻，翩翩起舞，等着
他们盼待的佳期，那时是多么快乐！
可是，当人们看到最高的理想已经
可望而可即，那时的欢喜更无可比拟。
那时，人人都畅所欲言；老中青全都
满怀着高尚的思想和感情，高谈阔论。

“可是，不久就天昏日暗。那些干不出
好事的道德败坏之徒就争权夺利。
他们互相残杀，压制新的邻邦的
同胞，还又派来大批的贪官污吏。
大头头穷奢极欲，进行大规模掠夺，
小头头穷奢极欲，直刮到下层的小民；
人人好像只担心，明天还剩下什么。
灾难是极其浩大，压迫是与日俱增；
真正是无处喊冤，尽是他们的天下。
那时，连冷静的人，也感到悲恸和愤慨；
对于身受的侮辱，对于双重幻灭的
惨重的损失，谁都想到要发誓报仇。
后来，有利的战局转到德国人一边，
法国兵手忙脚乱，纷纷返身逃跑。

那时我们才感到战争的悲惨的命运!
打胜了,宽大而和善;至少表面是如此,
只要战败者每天对他们有利,拿财物
孝敬,他们会加以宽待,当作自己人。
可是,败逃时,却不顾纪律;只求逃命,
只想不顾一切,尽快地抢夺财物。
于是,他们的情绪也变得十分躁狂,
横下一条心,企图肆无忌惮地行动。
无所谓神圣:什么都要抢。粗暴的兽欲
使他们强奸妇女,以恐怖求得快感。
前后都是死,他们就残酷地享受最后的
余生,流血和惨叫,使他们喜见乐闻。

“于是,我们的男儿全萌起敌忾之心,
要收回丧失的一切,要保住尚存的残余。
看到敌兵们仓皇逃遁,面色苍白,
眼神惊慌不定,人人都拿起武器。
那时,不断地听到当当地敲着警钟,
面临的危险抑制不住他们的愤怒。
耕种使用的和平的工具立即变成了
武器;草杈和镰刀滴着淋淋的鲜血。
敌人纷纷被打死,对他们毫不留情;
一片狂怒,暴露出卑怯邪恶的弱点。
人类陷于这种可鄙的混乱,我真是
不想再看到。发狂的野兽倒较为入眼。
还是别侈谈自由,好像真能够自治!
一切邪恶,全靠法治加以禁锢,

如果撤除了栅栏，那就无法遏阻。”

“可敬的老人！”神父着力地回言说道，
“即使您错看了人类，我也不因此责怪您：
粗野的暴行使您受够了许多苦难。
可是，您如能回顾一下悲惨的日子，
您就会承认，您也常见到许多善根，
许多美德，隐藏在人们心中，必待
危险的刺激，患难的煎逼，才使他们
显示出守护神、天使的本色，帮助他人。”

年老的可敬的村长于是微笑着说道：
“你的良言提醒我，就像房子被烧掉，
人们常提醒伤心的业主，去注意有无
烧化的金银留下，散布在灰烬之中。
数量虽少，可是这少许却很贵重；
变穷了的人能把它挖到，就非常高兴。
因此，我也想起了有几桩好事，还留在
我的记忆里，想起来真使我感到快慰。
我不想否认，我看到，为了救城市之灾，
冤家们互相和解；也看到朋友、父母、
子女之爱，竟敢做出不可能之事；
看到青年突然变成大丈夫，老年人
又回复青春，童子也显出青年的气概，
甚至，通常被人称为柔弱的女性，
也显得英勇、刚强，具有沉着的精神。
让我首先介绍一个高尚的女子

所做的侠义行为，这位杰出的少女，
跟几个小姑娘单独留在一幢大宅里；
因为，男子们也已经出去攻打敌兵。
当时，有一批乱兵冲进了那座屋子，
进行抢劫，立即闯进了妇女的房中。
他们看到那位长相很美的少女
和那些不如说还是孩子的可爱的小姑娘，
于是兽性勃发；他们无情地冲向
那些发抖的小姑娘和那位高尚的少女。
她立即夺过一个敌兵腰佩的军刀，
使劲地砍他；他倒在她脚边，鲜血淋淋。
她又去猛砍，英勇地救下那些小姑娘，
又砍中四个盗匪；他们竟活着逃走了。
她于是关上门，手持着武器，等待救兵。”

神父听到对这位姑娘的赞美之词，
他心里立即为他的朋友涌出希望，
他正想继续追问，她后来情况怎样？
现在是否跟大家一起悲惨地逃难？

可是，药材店老板却急忙走了过来，
拉拉神父的袖子，对他耳语着说道：
“我从几百人中间找到了那位姑娘，
真跟所讲的一样！您可以亲自去看看；
请村长跟您同去，让我们得知其详。”
他们回身一看，村长已被人请去，
他的乡民们有事情需要找他商量。

神父立即跟着那位药材店老板
走到篱笆的缺口处，后者狡猾地指着说：
“您瞧见那位姑娘？她已把婴儿裹好，
我看得清楚，那块旧棉布和蓝色被单，
乃是赫尔曼放在包裹里送去的东西。
她把那赠品利用得真是又快又得当。
这些是明显的证据，其它也全都符合①：
红马甲束着美观的带子，膨隆的酥胸
更显得隆起，黑紧身背心紧贴着身体；
衬衫的领子打着荷叶边，非常干净，
把那圆下巴托住，显得十分雅致；
可爱的瓜子脸露出轻松愉快的神情；
盘了几圈的发辫，用银针紧紧别住；
她虽然坐着，我们还看出高大的身材，
百裥的蓝色裙子，从她的胸部蓬松地
飘垂了下来，直拖到她那秀丽的脚后跟。
无疑，就是她。因此，让我们前去打听，
是不是温良贤德、善于持家的姑娘。”

神父打量着那位坐着的少女说道：
“她使年轻人迷住，我真不感到奇怪；
阅历丰富的男子，看到她，也觉得合格。
被母亲自然赋予美姿容貌的人真有福！
总会给人以好感，无往而不受欢迎：

---

① 以下九行，重复第五歌中赫尔曼的口述，仅有少数改动，这是学习荷马叙事诗中常用的复叙法。

如果美丽的姿色再加上和蔼可亲,
人人就都要接近她,都要走到她身旁。
我保证,赫尔曼已经找到一位好姑娘,
她会使他将来的日子过得很愉快,
不论何时,总会忠诚地做他的贤内助。
这样完美的躯体一定也保有纯洁的
灵魂,年轻时结实,保证有幸福的老年。”

那位药材店老板感到怀疑地说道:
“不可以貌取人! 我不爱相信外表;
因为,我常常发觉这句谚语很确实:
‘跟一位新知没有共尝三斗盐[①] 以前,
你不要轻易相信他;只有时间能确定,
相处的关系怎样,友谊是否靠得住。’
因此,先让我们找几个老实人打听,
他们了解她,会把情况告诉我们。”

“我也赞成要当心,”神父附和着说道,
“不是为自己求亲! 为别人求亲要慎重。”
他们于是走向那位正直的村长,
他因为有事,又回头向街道这边走来。
聪明的神父立即慎重地对他说道:
“请问! 我们见一位姑娘,在附近园子里,
坐在苹果树下,用一块像是别人

---

① 宴席上放有盐瓶,与人共尝盐,即与人共餐,亦即相处之意。共尝三斗盐,极言其相处时间之久。犹之我国俗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送来的、穿过的棉布替孩子们做衣裳，
她的模样很可爱；像是个正派的姑娘。
请就您所知见告；我们是出于好心。”

　　村长立即走过去，向园子里面一看，
说道：“你们已经知道她；因为，我方才
曾谈起那位少女，做出了侠义行为，
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她的同伴——
就是她！你们看，她生得非常结实，
不但身体好，心也好；因为，她有个老亲戚，
看到城市的灾难和自己家产的危险，
积忧成疾，她曾看护他，直到他临终。
她的未婚夫牺牲，她也曾镇静地忍受
那种痛苦，那位高贵的青年，刚发出
崇高的理想的火花，要追求高贵的自由，
亲往巴黎，不久就遭遇恐怖的死亡；
他要像在国内一样，去反对专横与阴谋。”
村长说罢，两人就向他辞别道谢，
神父掏出了一块金币（几小时以前，
他看到一批悲惨的难民走过，已把他
钱包里面的银币全都慷慨送掉），
交给村长，说道：“请把这点钱分给
困难的人们，但愿天主化区区为广惠！”
可是那老者却拒不接受，说道：“我们已
抢救出许多金钱，许多衣服和用物，
我希望，在没有用完以前，就能够还乡。”

神父把钱塞到了他的手里，说道：
"在这种时期，谁也不要吝惜施与，
谁也不要拒绝别人好心的奉赠！
安然拥有的一切，谁知道能保持多久；
失去了赖以糊口的田园，有谁知道，
他在异乡还要漂泊到什么时光。"

"的确！"药材店老板连忙插上去说道，
"如果我袋里有钱，不论多少，我都要
奉送；因为，你们定有很多人需要。
可是，我不能让您空手回去，尽管我
力不从心，也要表示我一点心意。"
他说罢，就拉住绣花皮荷包的带子，
把它取出来，荷包里面装有烟草，
他好好打开分了；还可以抽个两三袋。
他接着说道："真是小意思。"村长却回道：
"好烟草确是出门人经常欢迎的东西。"
药材店老板于是大夸其克纳斯台尔①。

神父却把他拖走，他们告别了村长。
"我们快去吧！"明智的神父说道，"年轻人
等得很心焦。让他尽快地听到好消息。"
他们急忙地走了过去，看到年轻人
靠在菩提树下的马车旁，马匹暴躁地

① 委内瑞拉巴里那斯所产的上等烟草。西班牙语 canastro 意为藤篮，因为这种烟草是用一种柳条篮子装运出口的，故名。

将草地踩乱；他拉紧缰绳，站着沉思，
茫然远望，直到那两位朋友走过来
叫他，打手势报喜，他才看到他们。
药材店老板老远地就开始对他说话；
可是他们更走近一点。神父就抓住
他的手，打断同伴的话头，对他说道：
“恭喜你，年轻人！你的慧眼，你的诚心，
挑选得不错！祝福你和你的青春佳偶！
她跟你相配；因此，去吧，掉转车头，
我们马上驶过去，赶到村子的拐角处，
向她求婚，赶快把那位好姑娘接回家。”

年轻人却站着不动，听到使者说出
天外飞来的好消息，竟毫无欢喜的表示，
反长叹说道：“我们匆匆地赶车前来，
也许会丢尽脸面，慢慢地赶车回家；
因为，我等在这里，就产生忧虑、猜疑、
惶惑、使自作多情者伤心的种种妄念。
你们以为：因我们有钱，她贫穷落难，
只要我们去一说，她就会跟着我们走？
并非自取的贫穷，反使人自豪。那姑娘
好像知足而勤劳；走遍天下都不怕。
你们以为，这样美貌贤惠的姑娘，
长到这样大，从没迷住过善良的青年？
你们以为，她到现在还情窦未开？
别忙着赶车前去：我们情愿丢脸，
慢慢地拨转马头赶回家去。我恐怕，

已有个青年占有她的心，这位好姑娘
已经同意，对那位福人矢志不移。
唉！那样，我再向她提出，岂不要难为情。”

神父已经张开口，正要安慰他一番，
那位惯于饶舌的同伴却插嘴说道：
“当然！我们从前可没有这样为难，
任何事情总是按照程序进行。
如果父母替儿子看中了一房媳妇，
首先把一位经常来往的密友请来；
然后派他到中选的新妇的父母那里
去牵线做媒，他于是打扮得衣冠楚楚，
拣个星期天下午，去看那体面的市民，
首先跟他交谈一些平常的客气话，
要有生花妙舌，能跟他东拉西扯。
在转弯抹角之后，就扯到他的女儿，
夸奖她，还夸奖托他的人家和那位令郎。
聪明人会看出来者的用意；聪明的媒人
也立刻看出对方的心意，能继续进言。
如果提婚遭拒绝，也不会怎样难堪。
可是，如果谈成功，以后遇到喜庆事，
人家总要把媒人当作上宾款待；
因为，他使一对夫妇终生难忘，
是他的妙手最初缔结了他们的良缘。
可是这一切，跟其他好风俗一样，如今
都已经过时，人人都自己寻找对象。
因此，让他们亲自去碰碰给他们准备

好了的钉子，站在姑娘的面前丢脸！”

“不管怎样！”年轻人还没有听清对方
说些什么，就已经暗下决心，说道，
“我要亲自前去，亲自从姑娘的口中
探听我的命运，我对她所抱的信任，
比任何男子对妇女所抱的信任更大。
我知道，她所讲的，都完善而且合理。
哪怕是跟她见最后一面，我也要再去
看一看她那目光坦率的一双黑眼睛；
即使我永不能拥抱她，我也要再看一看
我这双手臂极想搂抱的胸膛和肩膀；
我再要看看那张嘴，它吻我，说声‘同意’，
就使我永远幸福，说声‘不’，就永远毁了我。
可是，让我一个人去吧！你们别等我。
你们回到我父母那里，要告诉他们，
他们的儿子没看错，那姑娘确实很好。
让我一个人去吧！我将越过小山，
从梨树旁边，向我们的葡萄园走下去，
抄近路回家。但愿能把那可爱的人儿
高兴地赶快带回去！但也有可能，会独自
悄悄回家，闷闷不乐地走那条小道。”

他这样说罢，就把缰绳交给了神父，
神父娴熟地拉住，驾驭着喷沫的马匹，
立即登上马车，坐上驭者的座位。

可是你[1]，还在犹豫，胆小的邻人，你说道：
“朋友，我愿把灵魂、精神和心交给您；
可是，操圣职的手，妄执俗世的缰绳，
恐怕我的肉体和贱骨会难保安全。”
可是，明智的神父，你却微笑着说道：
“上车吧，肉体和灵魂，全都放心交给我！
因为，我的手久已娴熟于操纵缰绳，
眼睛也训练有素，转弯转得很灵巧。
因为，我从前陪着年轻的男爵[2]，前去
斯特拉斯堡，我们驾惯了马车：每天
总由我做车夫，马车辚辚地通过城门，
驶过飞沙的道路，穿过成天散步的
人群，开到远远的牧场和菩提树那里。”

邻人于是半信半疑地跳上了马车，
像小心准备随时跳下去那样坐着；
马匹思恋栈豆，急忙向归路奔驰。
一阵阵烟尘从那强力的马蹄下扬起。
年轻人还伫立多时，望着尘土飞扬，
望着尘土飘散；就这样茫然站着。

---

① 以第二人称代替第三人称，为荷马史诗的笔法。在中古高地德语诗歌中，也有此用法。

② 从前神父在担任神职以前，常先在贵族那里当几年私人教师。

# 厄 拉 托*

## 多 罗 泰

　　就像一位行人，在太阳落山以前，
把行将消逝的日影再凝眸注望一番，
然后，他在阴暗的树丛里、岩石之旁，
就老是看到它漂荡——不管他看到哪里，
眼前总见它彩色斑斓地闪烁摇晃①。
同样，赫尔曼眼前总看到姑娘的倩影，
轻轻漂过，像跟到田野的小路上来。
可是，他从惊心的幻梦中醒悟，慢慢地
向村庄走去，又不禁感到惊奇，因为，
那位丽人的高个子清姿又迎面而来。
他凝神细看：并不是幻影，正是她本人。
她两手各拿着一只大壶和一只小壶，
提着水壶的把手，向泉边匆匆走来。
他欣然迎着她走去。看到她，使他生出

---

* 司恋歌的文艺女神。本歌叙述相爱的赫尔曼和多罗泰重新相会，喁喁私语，两情缱绻，故以恋歌女神名篇。

① 这里用了五行的比喻，形容赫尔曼对多罗泰念念不忘，乃是仿效荷马的比喻笔法。

勇气和力量，他对吃惊的姑娘说道：
“热心的姑娘，我见你又在忙个不停，
为别人效力，甘心情愿去慰劳大家？
为什么只有你到这远远的泉边来汲水？
别人用村里的水，不是都感到满足？
当然，这泉水有特别效力，水味也很好。
你诚心救了个女病人，你是为她来取水？”

　　好姑娘立即对这位青年亲切地答话，
说道：“我远道来到这泉边，真不虚此行，
因为我碰到给我们施舍很多的好人；
看到施主，跟看到施舍物一样高兴。
去亲自看看，什么人得到您的好处，
请接受一切受惠者表达的安心的谢意。
这儿不断地涌出清泉，为了让您
立即知道，我为何要到这里来打水，
我且告诉您：因为，毫不注意的人们，
把村里的水全都弄浑，供应居民
用水的水源，被他们赶着牛马渡过。
又因为他们洗衣洗物，弄脏了村里的
一切水池，还污染了所有的井水；
因为，每个人只图自己方便，赶快
满足眼前的需要，而不考虑其后果。”

　　她这样说着，就偕同那位友伴一起
走下宽阔的石级；他们两人就在那
泉水的石栏上坐下。她弯下身去汲水；

他替她拿着另一只水壶，也弯下身子。
他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映着蓝天的水中
摇晃，他们临流点首，亲切地交谈。
“让我喝一口，”快活的青年对她说道；
她把水壶给了他。于是两人亲密地
靠在水壶上休息；她便问她的朋友：
“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你①？没有车和马，
离开初会的地方很远，你怎样来的？”

赫尔曼沉思地看着地面；然后静静地
抬起头来，亲切地凝望着她的眼睛，
感到平静和安慰。可是，他却不可能
对她谈爱情：她眼中并不流露出爱情，
却闪着理智的光辉，要求理智的回话。
他急忙定一定神，对姑娘亲切地说道：
“听我说，好姑娘，听我答复你的问题。
我是为你而来！干吗要对你隐瞒？
因为，我跟亲爱的父母幸福地度日，
我是独子，忠实地帮助料理家庭，
管理产业，我们的事情非常繁多。
我掌管一切田务；我父亲在家辛苦
经营；勤劳的母亲全心埋头于家务。
可是，你一定也明白，用人们有时粗心，
有时不老实，使主妇感到非常烦恼，
无奈何常常更换，却总是各有缺点。

---

① 多罗泰在这里使用亲密的称呼：“你”。

因此，我母亲早希望家里有个姑娘，
不但用手，还要用她的忠心帮助她，
代替她那个不幸早死的女儿的位置。
今天我见你赶着牛车，轻松灵活，
看到你手臂结实，身体非常健康，
又听你说话很懂事，使我感到很敬佩，
就急忙回家，对双亲和朋友，把你这外地人
作了应得的夸奖。我来，就为了告诉你
他们和我的愿望。——恕我结结巴巴。”

　　“请不要犹豫，”她说道，“请把话再讲下去；
您① 并不是侮辱我，我觉得非常感激。
坦白地说吧；您的话不是使我吃惊：
您想雇我当使女，去服侍您的父母，
去照料您那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家庭；
您认为我是一个有点能力的姑娘，
干起事来很灵活，性情也并不粗鲁。
您的提议很简捷，回答也应该简捷。
我同意跟您前去，听从命运的召唤。
我已尽了我的义务，我已把产妇
交还给她的家人，他们都庆幸她遇救；
多数已骨肉团聚，其余的也即将会齐。
大家都肯定，短时期以内，就能够依旧
还乡——逃难者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

① 多罗泰以为要找她做用人，没想到要讨她去做媳妇，所以在这里改用第二人称的敬称“您”。

可是，在这悲惨的日子里，我并不过分
乐观，还有悲惨的日子在我们后头；
因为，世界的纽带已松开；除非等到
灾难已达到顶点，谁能再将它系紧？
我如能在上等人家做一个使女餬口，
接受贤明主妇的督导，我也很甘心；
因为，漂泊的姑娘总被人说三道四。
等我把水壶交还给我的朋友，让那些
好人为我祝福，我就跟您同去。
去！ 您该看看他们，从他们那里带我走。”

　　年轻人欣然听到首肯的姑娘的决心，
他踌躇：现在要不要把真相对她说明。
可是，他觉得，最好还是让她去误会，
先把她带回家去，到家里再向她求爱。
啊！ 他看到了姑娘手指上戴着金戒指；
于是他让她开口，自己热心地倾听。

　　她当时继续说道：“我们回去吧！ 姑娘们
在泉边耽搁太久，总要被人家议论；
不过，在涌泉旁边聊天，倒很有意思。”
他们于是站起身，两人又向泉水里
回顾了一次，甜蜜的愿望攫住了他们①。

　　她于是默然拿住两只水壶的把手，

① 即情不自禁、神魂颠倒之意。也是摹仿荷马的笔调。

走上石级，赫尔曼跟在情人的后面。
他要求替她拿一只水壶，减轻点负担。
“不要紧，”她说道，“两边平衡，拿起来便当。
您将来要做主人，使唤我，不可以代劳。
不要严肃地看我，像怀疑我的将来！
妇女照道理应当及早地学习侍候人，
只有通过侍候人，最后才能管家，
才能掌握在家中份所应得的权利。
姊妹们很早就服侍弟兄，服侍父母，
她们的一生就是永远地走来走去，
或者是搬上搬下，为他人辛勤作嫁。
如果她能够习惯，任何方式不嫌苦，
不管夜晚和白天，总是一样地勤劳，
不轻视她的工作，不厌烦针线生活，
完全忘我而为人，那么，她就有福！
因为，做母亲，确需具备一切美德，
生病时，还要被孩子吵醒，身体不好，
还得喂奶，就这样，又受苦，又要担心。
二十个男子，合起来，也难受这种劳苦；
虽不派他们做，他们却应该体谅而感激。”

　　她说罢，就陪着沉默的同伴，走过园子，
走到粮仓的打谷场，产妇躺在那里，
她放心地留下她，由她的女儿们陪着，
就是她搭救的女孩①，她们是纯洁的化身。

---

① 见第六歌中村长所述多罗泰夺过敌兵的武器，保卫几个小姑娘，免遭蹂躏。

两人走了进去，而在同时，村长也从
另一边走了过来，一手搀一个孩子。
因他们失散，母亲一直悲叹到现在；
可是，老村长从人群之中找到了他们。
他们欢喜地跳过来，跟妈妈亲热一番，
高兴添了个小弟弟[①]，刚刚见到的游伴。
他们又跳到多罗泰[②] 身边亲切地问好，
跟她要面包和水果，特别向她要水喝，
她把水依次交给他们。孩子们喝了，
产妇跟她的女儿们接着喝，村长也喝了。
大家喝得很舒畅，称赞绝好的泉水；
有点酸[③]，却很凉爽，喝了对人体有益。

　　这时，姑娘流露出严肃的眼光说道：
“朋友们，我拿水壶送到你们的嘴边，
润润你们的口唇，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今后，如果你们在热天喝水解渴，
在树阴下面休息，尝着纯净的泉水，
请你们也要想起我和我的殷勤侍候，
我乃是出于爱心，并不是跟你们有亲。
你们对我的好意，我一生不会忘记。
我不愿离开你们；但如今，任何人对别人，
是累赘，而不是安慰，如果回不了故乡，

① 产妇生下的婴儿。
② 多罗泰的名字到现在才在诗中提到。全书共提到三次。
③ 该泉水是一种矿泉——碳酸泉。

到最后，大家也要在异乡各自分散。
请看这一位青年，承蒙他施舍过我们，
送过孩子的衣服和大受欢迎的食物。
他到这里来，是要雇我到他家里去，
让我侍候他那富裕的高尚的双亲；
我没有拒绝；女儿家到处总要侍候人，
如果呆在家里使唤人，反变成负担。
因此我愿跟他去；他像是明理的青年，
他父母也该如此，适合富人的身分。
因此，亲爱的女友，再见了，请您珍爱这
活泼的婴儿，他看着您，现在显得多健康。
您把他裹在华美的襁褓里，抱在怀中时，
请记住这位好青年，是他接济了我们，
我是你们的，他将来还要供给我衣食。
至于您，高贵的人，"她转身对着村长说：
"让我感谢您，您常常像父亲一样待我。"

她于是跪在那位和善的产妇面前，
吻那流泪的妇女，听她轻声的祝福。
而你，可敬的村长，却对赫尔曼说道：
"哦，朋友，您真算得上是位会当家的人，
想找个能干的人去帮助料理家政。
因为，我常常看到，人们在做买卖时，
对于牛马和羊，总看得十分仔细；
而对人，能干的、好的，可以保全一切，
做事乱来的，各事会弄得一塌糊涂，
人们却是随随便便地用个人进门，

匆忙的决定，到后来往往悔之晚矣。
您好像很在行；因为，您选的这个姑娘，
要她到家中侍候您和二老，真是很出色。
好好对待她！有她管家务，您就好像是
添了个妹妹，您父母也会像添了个女儿。”

　　这时来了好多人，都是产妇的近亲，
带来了许多东西，告诉她找到了好住处。
大家听到姑娘的决定，全露出含蓄的
眼光，抱着特别的想法，祝贺赫尔曼。
因为，会有人① 交头接耳，说出这种话：
“如果主人成为新郎，她就有依靠。”
赫尔曼于是抓住她的手，对她说道：
“走吧；天色要晚了，进城去还有很多路。”
于是妇女们絮絮叨叨地拥抱多罗泰②。
赫尔曼拖她走；她还拜托转致问候。
可是孩子们却嚷着，大声哭着，拖住
她的衣裳，不肯放走这第二位母亲。
但那些妇女，却一个接一个叮嘱他们说：
“孩子们，别吵！她进城去给你们取点心，
上次你们的弟弟，由老鹳护送而来③，
经过点心店门口，给你们定购了许多。
你们不久会看到带回好看的金纸袋。”

---

① “会有人这样说”也是荷马的笔法。
② 本诗中第二次提到多罗泰。
③ 根据德国民间传说：初生的婴儿是由鹳鸟从池上带来的，还给孩子们带来糖果和点心。犹之我国说麒麟送子。

孩子们于是放了她,赫尔曼好容易带她
脱离众人的拥抱和远远挥着的手帕。

# 墨耳波墨涅*

## 赫尔曼和多罗泰

　　就这样，两人向着西沉的夕阳走去，
夕阳深深地躲在云里，孕着雷雨，
忽东忽西地从云幕后面放出热闪，
在田野上面照着预兆不吉的亮光。
“雷雨要来了，”赫尔曼说道，“但愿别送来
冰雹和倾盆大雨；因为庄稼都很好。”
两人欣赏着那些高高的摇曳的麦子，
几乎跟这两位走过的高个子一样齐。
姑娘对那位带领她的青年说道：
“善人啊，许多难民在露天受风雨威胁，
我倒先托您的福，获得安身的好运！
现在请您先谈谈您的父母的性情，
我打算将来全心全意服侍他们；
如果能了解主人，把他认为最重要、
而且下决心把一定要办的那些事情

* 司悲剧的文艺女神。本题似与内容不合。但赫尔曼和多罗泰虽互相爱慕，却没有勇气说明，胸中各怀着难言的苦衷。而且赫尔曼带她回去，命运未定，而多罗泰又在路上扭伤了脚，似乎不是一个吉兆。故以悲剧女神名篇，亦可牵强附会。

记挂在心，那么，就易于使他满意。
因此请指教：怎样能获得父母的欢心？”

善良的明智的青年于是回答她说道：
“亲切的可敬的姑娘，你首先向我打听
我的父母的性情，我是多么赞成你！
因为，我把家中事当作自己的事办，
从早到晚，料理田地、料理葡萄山，
想尽心侍奉好父亲，到现在还是不行。
我母亲倒对我满意，她识得我的苦心；
如果你料理家庭，当它是自己的家，
她也会把你当作一个最好的使女。
我父亲却不然；因为，他也很喜欢外表，
好姑娘，我对外人立即谈论我父亲，
请不要当我是个冷淡而无情的人。
我向你发誓，我一向不大喜欢多嘴，
今天竟这样脱口而出，还是头一次；
可是，你使我胸中产生出无限信任。
我那好爸爸在生活上有点爱面子，
他要人在表面上表示爱戴和尊敬，
较差的仆人，懂得利用这点，他也许
会感到满意，好用人反而不讨他欢喜。”

她于是动作敏捷地，加快脚步，急忙
走过阴暗下来的小路，愉快地说道：
“我真希望使他们二老都感到满意；
因为，你母亲的心跟我的性情相似，

而对于装点门面，我从小就不生疏。
我们的邻邦法国人，他们在过去时代，
非常重视礼貌：贵族、市民和农民
都是一样，都要叫自己家里人守礼。
在我们德国方面，连孩子也养成习惯，
每早都要向父母问安，吻他们的手，
行屈膝之礼，一天到晚要循规蹈矩。
凡是我所学过的，从小就习以为常的，
从我内心发出的——我都要做给父亲看。
可是现在有谁指教我：对你这独子，
我的未来的主人，我该怎样侍候你？”

　　她这样说时，他们正好走到梨树下。
团圞的月亮从天上泻下灿烂的光华；
夜幕降临了，夕阳的余晖已完全隐没。
明如白昼的月光和那黑夜的阴影，
一块块很分明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
在这宝树的树阴，在他非常喜爱的、
今天曾见他为流亡女友落泪的地方，
听到这亲切的问话，赫尔曼觉得高兴。
他们坐下身来，休息一会，此时，
钟情的青年就握住姑娘的手回道：
“你心里想要怎样，全听从你的心意。”
尽管现在是大好的机会，可是，他不敢
说下去：他恐怕，操之太急，会遭到拒绝。
而且，碰到她手上的戒指，刺心的标志。
就这样，他们默不作声地并肩坐着。

姑娘却开口说道:“我觉得明朗的月光
多么可爱！就像白昼的光明一样。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城里的房屋、院子、
三角墙上的窗子;窗玻璃也能数得出。”

“你所看到的,”青年强作镇静地说道,
“就是我正要带你前去的我们的家,
那窗子就是我住的顶楼房间的窗子,
现在也许要让给你;房间要掉换一下。
这些是我们的田,明天就可以割麦。
我们将在这里的树阴下休息吃中饭。
可是现在,让我们穿过葡萄山和园子
下去吧;因为,一场大雷雨快要来了,
已经在打闪,可爱的月亮就要被吞没。”
于是他们站起来,欣赏着明朗的夜色,
穿过丰盛的麦子,向田野下面走去;
他们走到葡萄山,便进入幽暗之中。

在葡萄阴下的路上,用天然石块铺成
一级一级的石磴,他领她拾级而下。
她把双手搭在他肩上,慢慢走下去;
月亮闪闪地透过丛叶间窥视他们,
随即被乌云掩蔽,把他们丢在黑暗里。
他用力把搭在肩上的姑娘小心地支持住;
可是她,不熟悉路径和那崎岖的石级,
踏错了一步:脚扭了一下,险些跌跤。
慎重的青年急忙掉转身,伸出手臂,

把爱人扶起;她轻轻倒在他的肩上,
胸贴着胸,脸碰着脸。他却呆呆地,
像大理石像,严肃的意志束缚住他,
并没进一步抱紧,他顶住沉重的身子。
就这样,他感到愉快的重荷,心胸的温暖,
向他嘴唇上吹过来的呼吸的香气,
他以男子气概承担住高大的女丈夫。

　　她却忍住了疼痛,对他开玩笑说道:
"进屋时,离门口不远,一只脚扭了一下,
迷信的人们认为预兆着讨人厌烦。
我本来真想得到一个较好的兆头。
我们休息一会吧,免得父母责怪你,
带回跛脚的使女,不像一个好当家。"

# 乌拉尼亚*

## 前　　景

缪斯①，你们很喜爱促进真心的爱情，
引导这卓越的青年前进，直到如今，
在定婚之前，就把那姑娘送到他怀里，
以后，也请大力成全有情人的姻缘，
请立即拨开遮住他们幸福的云雾！
可是请首先谈谈现在家中的情形。

母亲焦急地走进男子们呆着的房间，
她刚刚担心地离去，第三次又走进来，
她说雷雨快来到，月亮已忽然昏暗，
又提到儿子没回来，走夜路非常危险；
大怪那两位朋友，没有跟姑娘讲话，
没有替儿子求婚，就急忙跟青年分手。

“不要把浑水更搅浑！”父亲烦闷地说道，

---

* 司天文星象的文艺女神。在图画上，她被画成拿一根小棍，指着地球而眺望远方。本歌叙述一对爱人，抱着希望与决心，迎向新的未来前进，故以此女神名篇，因星象家能预告未来的前景。

① 古代希腊诗人在开篇时常呼缪斯女神以乞灵感。

“你瞧，我们自己也心焦，等着见分晓。”

邻人却坐在那里冷静地开口说道：
“遇到这种不安的时刻，我总是感激
我的先父，他在我小时就给我铲除
一切烦躁的根子，一丝也不让留下，
我立即学会忍耐，超过任何贤人。”
“请问，”神父问道，“令尊用什么法门？”
“我愿意奉告，因为，人人都可以记住，”
邻人当下回答说。“在我小时，有一次
星期天，我很不耐烦，热切地等一部马车，
带我们前往菩提树下的泉水边去。
车子却没来；我跑来跑去，像只黄鼠狼，
从楼上跑到楼下，从窗口跑到门口。
我的双手作痒；我在乱抓桌子，
跺着脚兜来兜去，几乎要哭了出来。
冷静的父亲全看到；最后，当我闹得
过分荒唐，他就安然抓住我的手，
领我到窗口，说出发人深省的话来：
‘你瞧见那边的木匠工场？今天关着，
明天就会开门；那时，刨子和锯子
就忙个不停，从早晨一直忙到傍晚。
可是，你想想：将来会出现某一个上午，
那时，师傅和全部帮工都要忙着
为你做棺材，迅速、熟练地将它完成；
他们要把那木板房子赶紧抬来，
耐心的，留到最后，不耐烦的，先收进，

还准备立刻加上一层沉重的屋顶。'
我的心眼里马上看到真有那光景，
看到木板拼起来，看到黑纱准备好，
我这才耐心坐着，安心地等候马车。
现在，我看到别人等得不耐烦，粗暴地
跑来跑去，我就要想起棺材的事情。”

　　神父微笑着说道：“死亡的伤心的情景，
贤士不当作恐怖，信士不当作结束。
死亡把贤士推回生路，教他去行动，
使信士在哀愁之中增强未来的希望；
对二者死即是生①。令尊对于敏感的
孩子，指示他死即是真死，这却是不对。
对青年要让他看到高贵、成熟的老年的
意义，对老人要示以青春，让二者都安于
永远的循环，使生活在生活之中完满！”

　　可是，这时门开了。出现了一对好男女。
新娘的体格竟不亚于新郎的体格，
客人们惊异，慈爱的双亲也感到吃惊；
他们现在一同跨进门槛，但门口
似乎太小，容不下两个高大的身材。
赫尔曼向双亲介绍，匆匆忙忙地说道②：

---

① 以上一段在歌德逝世时曾做成银字悬在灵堂上。歌德认为生与死是一种连续的变形，正像动物、植物的变形一样。死并不是灭，而是转生。参看《西东诗集·天福的向往》一诗。

② 原文“用有翅膀的语言”，又一次使用荷马的惯用语。

“你们在家中希望见到的姑娘来了。
好爸爸，热情欢迎她；她当之无愧。好妈妈，
请拿各方面家务事情马上考考她，
让您看看，她在您身边，是多么合适。”
他又把那位高尚的神父拉到一旁，
说道：“尊敬的神父，快帮我脱离困境，
解决个困难，我担心，发展下去不好办。
因为，我对这姑娘，并没提起过亲事，
她倒是以为，到我家来做使女，我恐怕，
我们一提起婚姻，她会生气地逃跑。
可是，要当场决定！不能再让她老是
蒙在鼓里，我也不能再含含糊糊。
快显出您的智慧，我们一向很敬佩！”
神父立即转过身去，面向着大家。
但可惜，姑娘的心已被父亲的一番话
弄得郁郁不欢；那父亲本出于好心，
用一种快活的调子，说出风趣的话来：
“真使我高兴，孩子！看到儿子也跟他
当年的父亲有同样爱好，真是可喜，
我常带最美的姑娘去跳舞，最后，就把那
最美的姑娘娶回家为妻；就是你妈妈。
因为，看男子所选的对象，就可以看出
他本性怎样，他是否认识自己的价值。
可是您，恐怕不需要多时，就作出决定。
因为，我觉得，您确是跟他难舍难分。”

赫尔曼只是粗略地听了一下；他急得

浑身发抖，大家都突然默不作声。

可是，高尚的姑娘，认为话中有刺，
觉得受到了侮辱，内心被深深刺伤，
她站在那里，突然脸颊飞红，一直
红到耳根；但她忍耐住，定一定神，
隐藏不住全部的痛苦，对老父说道：
“真的！听令郎所言，没想到受这样接待，
他介绍太爷的性格，说是个高尚的市民；
我知道，我会见的，乃是有教养的人，
他善于待人接物，而且因人而异。
可是，现在看来，您对这刚刚进门、
准备侍应的贫女，没有充分的同情；
因为，如若不然，您不会这样挖苦我，
笑我的境遇，跟令郎和您的，是如此悬殊。
当然，我非常贫苦，只带个小包袱进门，
府上是应有尽有，生活得无忧无虑；
可是，我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身分。
您立刻用这种讽刺挖苦我，我刚刚进门，
就要把我轰走，这可是高贵的行为？”

赫尔曼忧心忡忡，向神父使了个眼色，
要他来想个办法，立即消除误会。
聪明的神父急忙过来，看到姑娘
抑制住愤怒，忍住痛苦，眼泪满眶。
他心里想出个主意，不马上排难解纷，
却要去考验考验姑娘的激动的心。

他于是对她说出一番试探的话：
“外地的姑娘，你要到陌生人家里帮佣，
决定得过于匆促，一定没仔细考虑，
走进主人的家里听使唤，是怎么回事；
因为，一成交，一年的命运就定了下来，
说一声答应，就得要忍受许多事情。
服侍人最难之处，不是劳累的干活，
也不是因工作没完没了而酸汗直流：
因为，勤劳的主人跟下人一同吃苦；
可是，要应付主人的脾气，无端地怪你，
他自己还没想定，就要你这样那样，
还有主妇的暴躁，动不动就要发火，
再加上孩子们粗野骄横，顽皮淘气；
这些都难以忍耐，你却要毫无犹豫、
迅速完成任务，不能噘起嘴不干。
我看你并不适宜，因为，太爷的玩笑
就已经刺伤了你，其实，逗弄姑娘，
说她看中个青年，这种事极其平常。”

　　他这样说了。姑娘觉得他说得中肯，
她再也坚持不住：她的感情强烈地
流露，胸部剧烈起伏，发出了长叹，
她立即洒下热烈的眼泪，回话说道：
“明智者想劝告受苦的我们，他决不知道，
这种冷淡的言语，不能把严酷的命运
所加于我们的烦恼，从我们胸中解除。
你们幸福而快乐，开玩笑有什么伤害！

但对于病人，轻微的一碰，也感到疼痛。
我即使伪装得很好，对我也没有作用。
还不如说出，免得以后加深痛苦，
或许会使我陷于暗暗憔悴的惨境。
让我回去！我不能再在府上停留。
我要走去，找我的可怜的朋友，我只图
自己舒服，把他们丢在不幸之中。
这是我坚定的决心；现在我要表白
我的心事，免得将来老闷在胸中。
太爷的讽刺深深地刺伤我，并不是由于
我那种不合使女身分的骄傲和过敏，
而是因为我对于这位青年产生了
爱慕之心，他今天仿佛是我的救星。
因为，他在公路上刚跟我分手，我心里
就老是想着他，我想，他也许已经有了
一位意中人，那个姑娘是多么幸福。
后来在泉边又碰到他，我一看见他，
就非常欢喜，好像出现了一位天使。
他要雇我当使女，我就乐意跟他走。
可是，一路之上(我愿承认)，我心里
当然也曾梦想过，如果将来，他家里
少不了我，我也许可以跟他配亲。
可是，跟暗中爱慕的人朝夕相处，
我现在才看出，真是走上危险的道路。
现在我才感到，贫家女即使很能干，
跟有钱人家的儿子，却还有多大的距离。
我把一切都说清，让你们别误解我的心，

偶然的话语伤了它，反使我头脑清醒。
因为，若不是这样，我就得暗藏着心愿，
等他日后把他的新妇娶回家来；
那时，我要怎样忍受内心的痛苦！
幸而我被人提醒，幸而能把这秘密
从胸中解除，现在，这种病还可以治愈。
我的话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不能再在
府上呆下去，我的心事和愚蠢的希望，
已表白出来，我只觉得羞愧和不安。
尽管压下来的乌云笼罩住黑夜，
雷声隆隆(我听到)，全都不能阻拦我，
也不管外面下起猛烈的倾盆大雨，
刮起呼啸的暴风。在凄惨逃难的路上，
在敌兵紧追之时，这一切我都经历过。
我现在再要走出去，卷入时代的漩涡，
跟一切告别，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
再见！我不能久留；一切都已告结束。”

　　她这样说罢，急忙转身向门口走去，
手弯里还夹着她带来的那个小包袱。
可是母亲却伸出双手把姑娘拉住，
抱住她身体，吃惊而诧异地大声叫道：
“说吧，干吗要这样？流这些无谓的眼泪？
我不放你走；你是我儿子的未婚妻。”
可是父亲却抱着反感，站在那里，
望着流泪的姑娘，说出生气的话来：
“这是我极度宽容所招来的结果，

一天结束了，还发生这种扫兴的事情！
因为最使我难忍的，无过于妇女的眼泪，
热烈地号叫，一开始就把事情弄乱，
其实，稍用点理智，就可以迎刃而解。
再要叫我看这种奇妙的把戏，我真
不耐烦。随你们自己做主吧；我要去睡了。”
他急忙转过身子，迅速向卧室走去，
那里有他的合欢床，他惯在那里休息①。
可是儿子留住他，对他恳求地说道：
“爸爸，请不要着忙，别对那姑娘生气！
一切纠纷的责任，都应该由我承当，
神父要花招，想不到把事态更加弄僵。
说吧，尊敬的神父！我把这事拜托您。
别加重不安和愤怒；还是请您打圆场！
您如果不开动脑筋，却只是幸灾乐祸，
我今后就不再愿意这样极度尊重您。”

　　可敬的神父于是微笑着开口说道：
“还有什么好脑筋能引动这位好姑娘
作出美妙的告白，吐露出她的心情？
你的忧虑不是立地里变成了欣慰？
自己去说吧！干吗需要别人的解释？”
赫尔曼于是走过去，亲切地对她说道：
“别后悔落了眼泪，受到暂时的痛苦；
它成全我的幸福，我希望，也成全你的。

---

① 荷马的笔调。

我到泉边去,不是要雇用你这高尚的
外地姑娘做使女:我是去向你求爱。
可是,唉! 我这羞怯的眼光,不能看出你
心中的情意;当你从那平静的水镜中
对它传情,它从你眼中只看到友情。
只要把你带回家,已得到一半幸福。
现在,请把它补全! 请接受我的祝福!”
姑娘深受感动,她望着那位青年,
不回避拥抱和接吻,这种欢乐的绝顶,
对于有情人,这是久已盼待的保证,
保证着像是无穷的、将来一生的幸福。

神父又向其他人说明了一切原委。
姑娘却走到父亲面前,诚恳、温雅地
鞠了一躬,吻着他那缩回去的手,
说道:“您当会原谅感到意外的姑娘,
先流出伤心的眼泪,又流出欢喜的眼泪。
请宽恕先前的心情! 也宽恕现在的心情,
让我沉醉在新赐给我的幸福之中!
由于我慌慌张张,先前惹您生气,
但愿是最后一次! 我做您女儿,我要
做好一个忠心的使女应做的事情。”

父亲于是忍住了眼泪,立即拥抱她。
母亲也很亲昵地走过来,热情地吻她,
跟她握手;两人默默地流着眼泪。

和善的明智的神父于是赶紧上前，
先拉住父亲的手，脱下订婚戒指
（它套在丰满的手指上面，不容易脱下），
又除下母亲的戒指，给两小缔结婚约；
说道："让两只金戒指再完成一次使命，
缔结坚定的良缘，像二老当初一样。
这位青年打从心底里爱这位姑娘，
这位姑娘承认，她也看中这青年。
因此，我根据双亲的心意，朋友的保证，
给你们订下婚约，祝你们将来幸福。"

那一位邻人立即上前鞠躬道喜。
可是，当神父拿着戒指，去套在姑娘的
手上，却看到已有另一只，他感到吃惊①，
先前在泉边，赫尔曼已经担心地见过。
他于是亲切地、开玩笑似地对她说道：
"怎么？你已第二次订婚？但愿你那
第一个未婚夫不到祭台前提出异议！"

她却回答道："哦，让我花一点时间谈谈
这一段回忆！因为，那好人真令人难忘，
他在临别时送了我戒指，就一去不返。
出于爱自由之心，想在改革一新的
制度下工作的愿望，他匆匆前往巴黎，

① 神父在前次已从村长的口中听说她曾经订过婚，所以在这里表示吃惊，乃是佯装。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出于作者的疏忽。

终于死在狱中，一切好像都算到。
他曾说：‘祝你幸福，我去了；因为，现在
世间一切在动摇，一切都像要分离。
连最稳定的国家，国法也荡然解体，
财产已经脱离原来的所有者手里，
朋友跟朋友离散，爱人跟爱人分飞。
我在这里离开你；将来在哪里重逢，
有谁知道？这番话也许是最后的交谈。
常言说得好，人在世间不过是过客；
现在，人人比以前更加变成了过客。
土地已不再属于我们；财宝在转移；
金银器已遭到熔化[①]，恢复神圣的旧观；
一切在变动，已具规模的世界，像要到
混沌黑夜中回炉，重换个新的姿态。
你不要对我变心；如果有一天，我们在
世界废墟上重逢，我们都成了新人，
经过了改造，自由而不受命运牵制；
因为，能度过今朝，还会受什么束缚！
可是，如果我们不能侥幸地逃过
这种危险，将来不再能欣然拥抱，
那就把我的浮影保存在你的记忆里，
要以同样的勇气对付顺境和逆境！
如果有新的住居、新的良缘吸引你，
那就以感激之情接受命运的赐与。
要热爱喜爱你的人，要感谢善待你的人。

---

① 指教堂圣器。

可是，在那时，也还要把脚步好好站稳；
因为，再受到损失，会尝到双倍的痛苦。
一生要珍重；但别把生命看得高于
另一种至宝，一切财宝都是不可靠。'
他这样对我说；那高贵的人就此永别。
从此我失去一切，常想到他的告诫。
如今，在这里，爱情又给我美好的幸福，
打开可喜的希望，我又想到他的话。
高尚的朋友，有你抱住我，我还在发抖，
请你原谅！就像好容易上岸的船夫，
踏着大地的坚实的土地，还觉得摇晃。"

她说罢，就把两个戒指并排地戴上。
深受感动的未婚夫，高贵、豪迈地说道：
"在举世动荡之时，但愿我们的结合，
多罗泰[1]，更加牢固！我们要坚定持久，
一心一德，坚守住我们美好的产业。
因为，时代在动荡，如果人心也动荡，
只会使灾祸增加，使灾祸更加蔓延；
而心志坚定的人，会创造自己的世界。
德国人不会助长这种恐怖的动乱，
也跟在后面摇摇摆摆，举棋不定。
这是我们的看法！让我们声明、主张！
因为，为了天主和法律，父母和妻儿，
进行战斗，团结在一起，抗敌捐躯，

---

① 本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多罗泰的名字。

这种果敢的国民，将永远受人赞誉。
你是我的；如今，我的更加是我的。
我不愿兢兢业业，而要以勇气和魄力
加以保卫和享受。现在或将来，如有
敌人来进犯，请给我武器，亲自装备我。
只要想到有你照料家庭和父母，
我就能放心地挺起胸膛迎击敌人，
如果人同此心，那么，就能用武力
对付武力，我们就都能安享太平。”

# 《赫尔曼和多罗泰》译后记

在歌德的作品之中，一直最为人普遍爱读的，乃是书简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二十五岁时作）和叙事诗《赫尔曼和多罗泰》（四十八岁时作）。但前者自从出版以后，歌德自己却很少再看，一八二四年一月二日他跟爱克曼谈话时说："我经常说，自从此书出版之后，我只重读过一遍，我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它简直是一堆火箭弹！一看到它，我心里就感到不自在，深怕重新感到当初产生这部作品时那种病态心情。"但对于这部叙事诗，歌德却是始终珍爱的。一八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他对爱克曼说："《赫尔曼和多罗泰》在我的长诗之中是我至今还感到满意的惟一的一部，每次读它，都不能不引起亲切的同情共鸣。"在《编年记事》一七九六年条下，歌德自己又记道："《赫尔曼和多罗泰》写时轻松愉快，也给他人以同样的感觉。我全神贯注在这个题材和完稿上面，我朗诵这部作品时，总不能不深为感动。"这是因为，这部叙事诗虽然描写的是狭隘的小市民生活，却能给人一种健康的幸福感，使人对和平建设自己的家园，产生自信的勇气和力量，感到美好的希望。

这部叙事诗的内容，是叙述一个饭店老板的儿子，看中一个逃难在外的勤劳朴实的姑娘，向她求婚，把她接回家去做妻子。情节简单，平铺直叙，却是娓娓动人，书中有关于安静的田园生活的描写和赞美，所以被称为牧歌的叙事诗。

这部叙事诗的素材出自一七三二年出版的小册子《善待萨尔茨堡移民的盖拉市》和一七三四年出版的葛金著《由萨尔茨堡大主教领地被驱逐的路德教徒移民全史》。但直接给歌德提供题材的,大概是后一本。根据该书的记载,有如下一段轶话:

被驱逐出境的萨尔茨堡的新教徒们在走过德国南部的埃廷领地时,其中有一位姑娘,被一个富裕的市民的儿子看中,他问她肯不肯到他父亲家里去帮佣。姑娘答应了。儿子对父亲提出要求,要跟这位姑娘结婚。父亲就征求那位姑娘的意见。姑娘说,别跟她开玩笑。于是儿子就对姑娘说,他是真心愿意跟她结婚的。姑娘想了一会,回答说:如果是真心话,她也满意。事情就这样定了。儿子的眼光不错,那姑娘并不是贫穷的流浪者,她是好人家出身,她把随身带出的二百杜卡登拿出来作为陪嫁钱。

歌德约在一七九四年末读到这本书,开始时想把它写成戏剧,但没有落笔,只把它作为腹稿,搁了多时。到了一七九六年七月上旬以前,又对这个题材发生兴趣,想把它写成叙事诗。他在同年七月七日致席勒信中说:"我正考虑写'现代的牧歌'。"这里指的就是这部叙事诗。加以荷马史诗的德译者福斯于一七九五年发表的牧歌《路易赛》,也对歌德起了刺激作用,使他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相同的半牧歌式的题材。

一七九六年八月十八日,歌德前往耶拿。九月十一日开始下笔,在席勒夫妇热情的支持和鼓舞之下,到十九日一气呵成地写成了原定六章中的开头四章,即相当于后来定稿九歌中的前六歌。他先写第二章,接着写第四章(定稿第五歌与第六歌),然后写第三章的后半部(定稿的第四歌),再写其前半部(定稿的第三歌)。最后才写完第一章。席勒看他每天以一百五十行的速度进行写作,曾给寇尔纳报告说:"我看着他下笔,轻而易举地迅

速进展,达到了使我不可思议的程度。”

歌德原来打算在九月中将全部六章写完,但由于分量较大,最后二章,终于没有续写。十月初,歌德回魏玛。由于心情转变,尽管在伊尔美瑙呆了些时候,也没有能继续写下去。到一七九七年初,在来比锡旅行,才把最后二章的计划定下。当时就订约将草稿以一千塔勒的代价卖给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菲维克书店。二月二十日,歌德又去耶拿,正好患感冒,不得不关在房间里蛰居不出,于是就执笔续写。席勒夫妇和正在耶拿的威廉·封·洪堡都曾给与鼓励,并提了些意见,于是在三月二日前,写好了第五章(定稿的第七歌),并于十五日写完了第六章(定稿第八歌及第九歌)。歌德在三月十五日的日记里曾记下“作品完成”。在这中间,歌德曾在席勒和洪堡家中把完成的部分朗读过。当时,席勒也正在写一部巨著《瓦伦斯坦》。

其后,歌德又对原稿进行推敲、锤炼,于四月初,跟洪堡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讨论。改正韵律上的缺陷,同时将六章改为九歌,每一歌加了双重的标题。六月初旬,完成了定稿。在六月七日的日记上记下:“叙事诗完稿。”次日将最后决定稿交给菲维克书店。于同年十月出版。

《赫尔曼和多罗泰》出版后,颇受读者的欢迎,但也受到当时文学家的怀有偏见的批评,认为是模仿福斯的《路易赛》。这也是因为歌德在不久以前,曾和席勒共同发表过好多讽刺短诗《克塞尼恩》,对当时的文学家进行攻击,树立了很多敌人。连克洛卜施托克那样的人也抑歌德而抬高《路易赛》。但威廉·施莱格尔却站出来评论,说这部叙事诗是一部大部头的完美的艺术品,而洪堡也给以好评,击退恶意的攻击。因此,不久,这部作品不仅在国内备受欢迎,而且很快就蜚声国外。英国、法国、丹麦、意大利都相继出版了译本。尤其是一八二二年出版的拉丁文译

本，歌德特别喜爱。一八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他对爱克曼说："我特别喜爱这部诗的拉丁文译本，我觉得它显得更高尚，仿佛回到了这种诗的原始形式"（即原始牧歌和田园诗的形式）。

这部叙事诗分为九歌，每一歌不用第一歌、第二歌的名称，却用一个缪斯的名字作为代号，因为缪斯女神正好有九位，她们是宙斯和谟涅摩绪涅（记忆）所生的九个女儿。不过在次序排列方面，却与传统的顺序不同。按照一般传统的顺序为：

1.叙事诗女神　2.历史女神
3.恋歌女神　4.抒情诗女神
5.悲剧女神　6.赞歌女神
7.舞蹈女神　8.喜剧女神
9.天文女神

根据赫西奥德的排列顺序为：

1.历史女神　2.抒情诗女神
3.喜剧女神　4.悲剧女神
5.舞蹈女神　6.恋歌女神
7.赞歌女神　8.天文女神
9.叙事诗女神

其他在造形艺术上，也可以看到另外不同的顺序。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著《历史》一书，冠以九位缪斯之名代篇号（或谓为后人所加），其顺序与赫西奥德同。因为是历史著作，故以历史女神为首。歌德这部作品是叙事诗，理当以叙事诗女神为首。至于其他的缪斯，则随意改变，以图同每歌的内容能取得配合，虽然不一定都很得当。

这部叙事诗采用了外来的格律，即扬抑抑六步格，也就是荷马的叙事诗体。歌德是一个善于向外国文学学习和借鉴的作家，从他的诗集里可以看到：他学习希腊诗人品达罗斯写过自由

体和颂歌体诗，学习罗马诗人普洛佩提乌斯写过《罗马哀歌》，学习波斯诗人哈菲兹写过《西东诗集》，而这部叙事诗，却是为学习荷马而写的。当时德国诗人福斯已译出了《奥德赛》(1781)和《伊利亚特》(1793)，这两部叙事诗的杰出的翻译，对歌德和席勒都起了很大的影响。歌德想创作一种体验荷马精神的古典的德国诗，因此写了这部叙事诗。它充分体现了这种古典六步格诗体的优美，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取得了谐和一致，展示了一个新的古典美的世界。我们看到，歌德在这部叙事诗里，很多地方采用了荷马笔调，袭用了荷马用语。例如荷马诗中常用大段的比喻，如《伊利亚特》第三歌开头部分叙述特洛亚人呼噪前进，用五行诗句把他们比作跟侏儒族作战的野鹤，歌德在这部叙事诗的第七歌开头部分，也用了五行诗句把赫尔曼念念不忘多罗泰的面影比作一个行人看到壮丽的夕阳，不管走到哪里，老像看到夕阳的影子在眼前晃荡一样。荷马诗中还有一种常用的复叙法，例如《伊利亚特》第二歌 60—70 行，阿伽门农在会上讲话时，把梦魔托梦给他所说的话(同一歌 23—33 行)一字不易地复述一遍，歌德在本诗第六歌药材店老板叙述多罗泰的装扮时，也把第五歌中赫尔曼口述的情形复述了一遍(不过，并没有一字不易)。又如荷马史诗中有以第二人称代替第三人称(恍如作者自己站出来现身说法)的用法，如《伊利翁之歌》第十六歌 787 行："那就像，帕特洛克罗斯，你的末日临头了。"歌德在这诗中也有三处用了这种笔法。荷马史诗中在神名、人名之前，常加以各种形容词，称作 les épithetès，有时可当作某个神、人的专用外号，如捷足的阿喀琉斯(令人想到《水浒》中的诨名飞毛腿)、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有如《水浒》中的智多星)，也有的是通用的形容词：如高贵的俄底修斯、如神的亚力山大、狡诈的克洛诺斯、聪明的安忒诺耳、勇猛的狄俄墨得斯之类。歌德这部叙事诗，人物较少，

但也常在人名前加上形容词:如高尚的明智的神父、善良的母亲、善良的儿子、高尚的姑娘等。荷马叙事诗中有些常见的用语,如在感情冲动或情绪紧张时说话,常说他说出"有翅膀的语言"(ἔπεα πτερόεντα),例如《伊利亚特》第一歌201行,福斯这样译道:Und er begann zu jener und sprach die geflügelten Worte,歌德在本诗第五歌中有一句也模仿这种用语而这样写道:Da versetzte sogleich der Sohn mit geflügelten Worten(于是那儿子立即急急忙忙地说道)……诸如此类,这里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现在要说一说歌德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他把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段轶话从时间上拉长到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后的一段时期,把故事发生的地点从萨尔斯堡附近搬到中部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小城,这里靠近歌德的故乡,而在莱茵河对岸,法国革命军为了追逐被击溃的干涉军,已进入德国国土。这样,作者就不能单单企图描写一个世外桃源的小城生活,而必然反映出那个时代。歌德自己在一七九六年十二月五日写给J.H.迈耶(魏玛美术学校校长,歌德之友)的信中曾说:"我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的纯人性的东西,在叙事诗的坩埚里,从它的矿渣中分离出来,同时想把世界舞台上巨大的动荡和转变,用这面小镜子来予以反映。"可惜,歌德的这面小镜子,并没有反映那个革命时代的积极的一面,却是反映了消极的一面。如所周知,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后,德国的上层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同情革命的,对于法国革命的精神都是赞同而报以热烈欢呼的,但随着革命逐渐深入,尤其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他们却吓得倒退,甚至对革命抱着反对的态度,歌德也不例外。他曾写了一些嘲讽革命的诗歌,如《威尼斯警句诗》中某些诗篇和戏剧《市民将军》(1793)、《激动的人们》(1794)等。而在这部叙事诗的第六歌中,通过老村长之

口，说出了对革命感到幻灭的心情。不过，这虽是歌德作品中为人责难诟病之处，我们却也不能过分深怪，因为，当革命浪潮汹涌冲来的时候，总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德国作家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他是没有被革命恐怖行动吓倒的，做过美因茨的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在巴黎忠心耿耿地从事革命工作，他在一封书信中曾写道："捣乱分子和阴谋分子伪装成人民之友，借以敛财致富，在法国作威作福，而最聪明的脑袋，同时也是我心目中最善良的心灵，却一个个死在这帮家伙手里。"恩格斯在致马克思信中也曾写道："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我深信，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6页）。由此可见，革命阵营里混进了坏人，拖了革命的后腿，这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歌德的这种心情，对于今天的我们，倒也并不是不能理解的。

尽管这部叙事诗歌颂了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害怕革命的保守思想，有其庸俗的一面，但从艺术角度来看，还是一部写得颇为成功的优秀作品，有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不能一笔抹煞。梅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歌德在《赫尔曼和多罗泰》一诗中，善于在古典的形式里注入现代生活的内容，其技巧更比《伊菲革涅亚》和《塔索》大不相同！这部篇幅不大的叙事诗均匀严整，卓尔不群，犹如荷马史诗质朴简洁，比起那种追奇猎险的浪漫主义不知要高出多少！"

最后，谈一谈这本书的翻译。这部译稿是一九六五年秋所译，原来是根据迈耶古典丛书歌德全集译出的。现在又根据魏玛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歌德十卷集的第五卷进行了一些修

改。原文是扬抑抑格六步体诗，译稿使用了每行六顿的译法，原诗不押韵，译诗也不用韵，有些跨行句，也是根据原诗安排的。译得不妥之处，尚希读者赐教。

1980 年 6 月下旬，上海。

Goethes
Werke

DUXIU.COM